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William Butler Yeats

叶芝诗集

上

傅浩 译



《叶芝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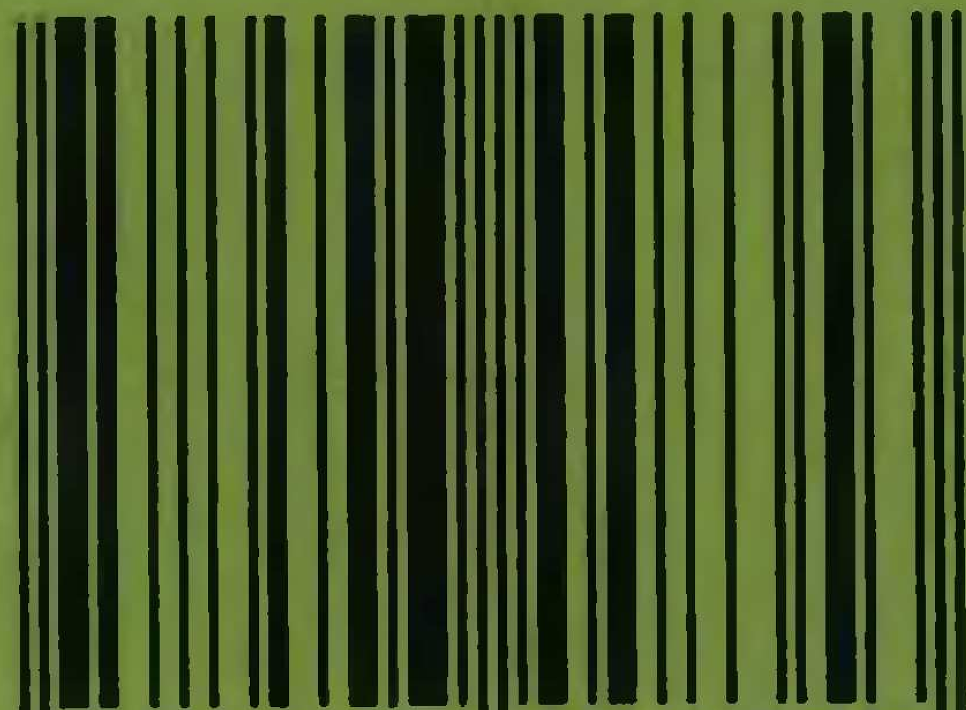
（爱尔兰）叶芝　著
傅　浩　译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19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创作丰富，其诗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精华，几经变革，最终熔炼出独特的风格。其艺术探索被视为英语诗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缩影。艾略特曾誉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本书包括正式结集的全部标准版本的叶芝抒情诗的中译文，共计374首，并附有详尽注释，以及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译者对自己早先的译文和注释做了全面修订。“他在对叶芝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翻译了这本诗集。他的译作忠实于原著的艺术风格，语言流畅，文字凝练”（屠岸评语）。“……是现有叶芝诗歌翻译得最完整，在我看来也是译得最好的一种。……这部书对中国诗歌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以后的时间里会逐渐显现出来”（张曙光评语）。

责任编辑：赵志明　平面设计：张志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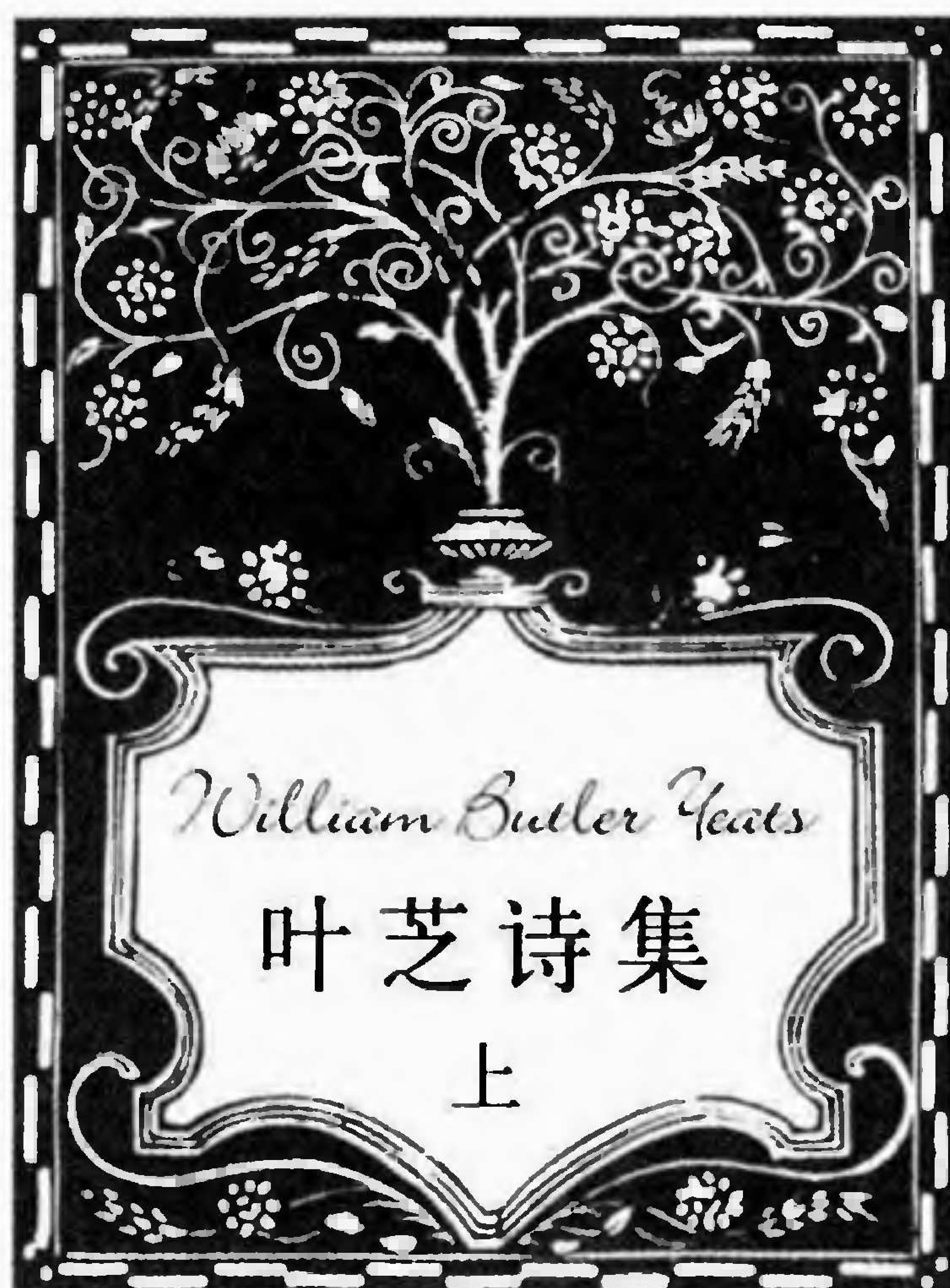
ISBN 7-5434-4835-1



ISBN 7 - 5434 - 4835 - 1
I·793　定价：49.00 元（上、中

20世纪

界 诗 歌 译 丛



傅 浩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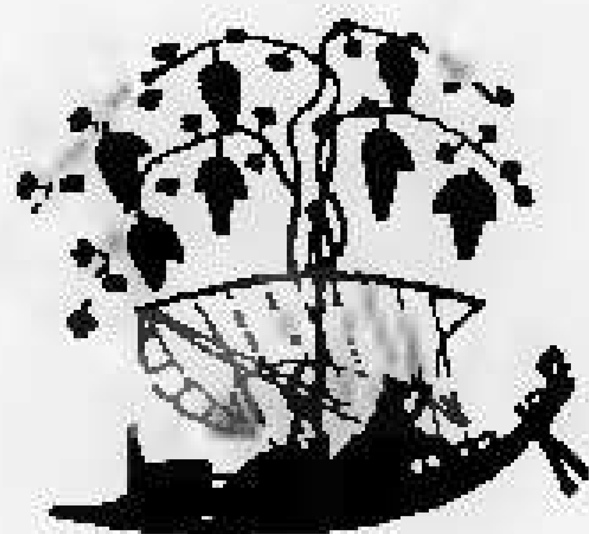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芝诗集/(爱尔兰)叶芝著;傅浩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 第2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835-1

Ⅰ. 叶… Ⅱ.①叶…②傅… Ⅲ. 抒情诗-作品集
-爱尔兰-现代 Ⅳ. I56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3609号

丛书名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叶芝诗集(上、中、下)
作　者	(爱尔兰)叶芝著
责任编辑	赵志明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8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835-1/I·793
定　价	49.00元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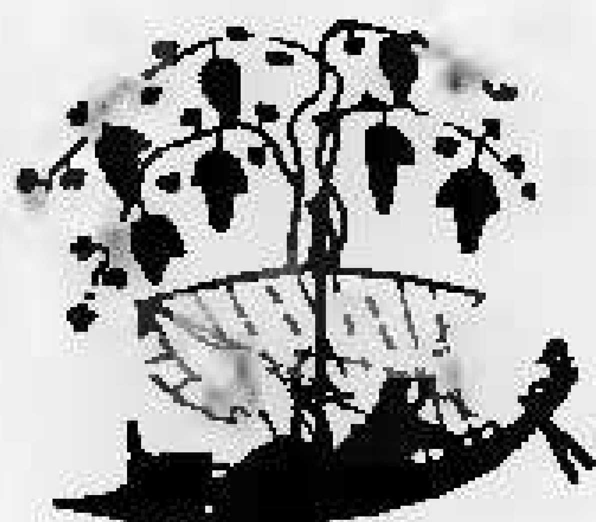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歌者立于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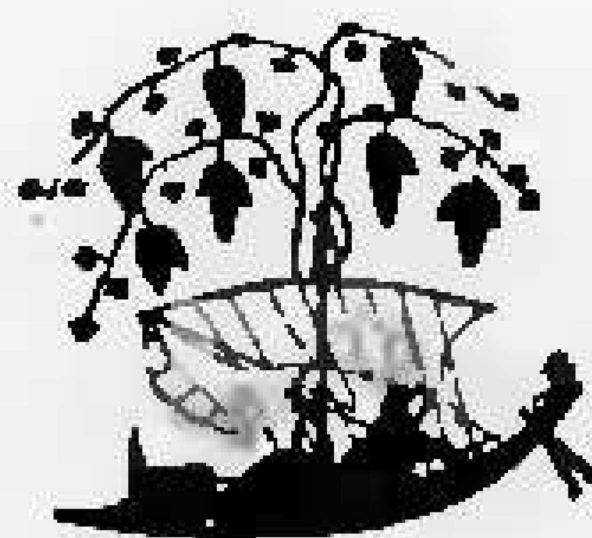
一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系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少年时兴趣广泛:曾在都柏林艺术专科学校学过绘画;很早就显露出诗歌创作的天赋;醉心于东方神秘主义,组织和参加过秘术研究社团;关心民族自治运动,一度加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896—1904年与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等共同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发起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当选为参议员。叶芝一生创作不辍,其诗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精华,几经变革,最终熔炼出独特的风格。他的剧作多以爱尔兰民间传说为题材,吸收日本古典能乐剧的表演方式,开创了现代西方戏剧中东方主义和原始主义风气。1923

年,“由于他那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一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富有灵感的诗”,叶芝被瑞典学术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品有诗集《苇丛中的风》(1899)、《塔堡》(1928)、《旋梯及其他》(1933),剧作《胡里汉的凯瑟林》(1902)、《库胡林之死》(1938),哲学散文《幻景》(1925;1937),短篇小说集《隐秘的玫瑰》(1894)等。

叶芝诞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是一位画家的长子。虽然他的家庭传统上说英语,奉新教,祖先是英国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规的英国教育,但他自小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这也许与他在伦敦上小学时受英国同学歧视和欺负的经历不无关系。作为英裔爱尔兰人,他对宗主国英国的感情是爱恨参半的;他恨英国人在政治上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和压迫,同时又爱使他得以直接学习莎士比亚等大师并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广泛流传的英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地位,才使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就感到确定身份的迫切需要。

作为使用英语的创作家,叶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题材。这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研究和翻译盖尔语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他既必须背离英国文学的传统,退回到爱尔兰的本土风景中去寻找灵感,又必须把所获纳入英语的包装。1886 年,叶芝结识了芬尼亚运动领导人、爱国志士约翰·欧李尔瑞。在他的影响下,叶芝开始接



触爱尔兰本土诗人的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品，他自己的创作也开始从古希腊和印度题材转向爱尔兰民俗和神话题材。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就反映了叶芝早期创作方向的转变和确定。

同年，叶芝结识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毛德·冈。由于她的美貌的吸引，年轻的叶芝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进一步卷入了争取爱尔兰民族自治的政治运动旋涡之中，就好像他笔下的诗人乌辛被仙女尼娅芙诱引到魔岛上一样。但他毕竟不是政客，而是诗人。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激烈的实际行动，而只是尽诗人的本分：

> 知道吧，我愿被视为
> 一个群体中的真兄弟，
> 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
> 大伙把谣曲民歌唱诵；
> 而不愿比他们差毫分，
>
> ——《致未来时代的爱尔兰》

叶芝的第二本诗集《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继续且更集中地以爱尔兰为题材，以象征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民族感情，爱尔兰被“想像成与人类一同受难”的“玫瑰”。他幻想通过创造一种建立在凯尔特文化传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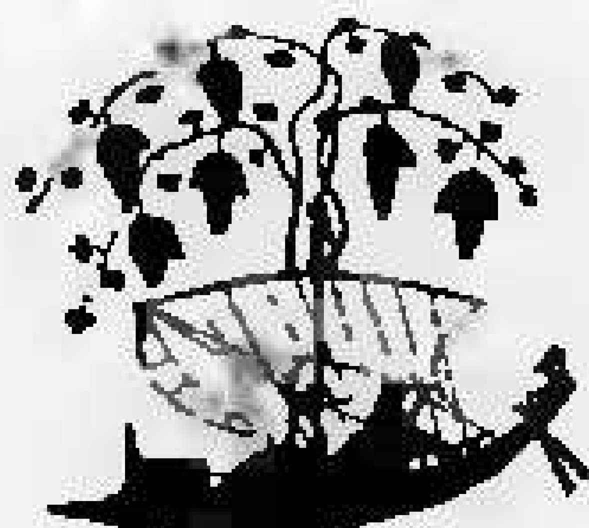
上的英语文学来达到统一两半——天主教和新教徒的——爱尔兰的目的。他相信，如果现代诗人把他的故事置于自己的乡土背景中，他的诗就会像古代的诗一样更细密地渗入人们的思想之中。早在1888年叶芝就曾说过，比较伟大的诗人视一切都与民族生活相关联，并通过民族生活与宇宙和神圣生活相关联：诗人只能用戴着"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他还认为，没有民族就没有较伟大的诗，犹如没有象征就没有宗教。[1] 在他眼里，爱尔兰是一个贮存着比英格兰的更为悠久的历史的"大记忆"，一个充满了诗的象征的仓库。

世纪之交的爱尔兰虽民族情绪高涨，但社会形势复杂。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弃义、党派的勾心斗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的互相仇恨和愚昧无知等现象后，叶芝意识到自己所崇尚的以十八世纪爱尔兰社会为代表的新教贵族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而毛德·冈等共和党人所热衷的暴力行动也令他反感。因此他不久便对政治产生了幻灭感，而又回到了他的艺术王国：

> 凡事都能诱使我抛开这诗艺技巧：
> 有一回是一张女人的脸，或更糟——

---

① Louis MacNeice: *The Poetry of W. B. Yeats*, (N. Y., 1941), p. 72.



我那傻瓜治理的国土貌似的需要；

——《凡事都能诱使我》

1899年，诗集《苇丛中的风》问世，获当年最佳诗集“学院”奖，确立了叶芝作为第一流爱尔兰诗人的地位。有论者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犹如一百年前华滋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其实叶芝深受浪漫主义诗人布雷克、雪莱等的影响，是主张“向后看”的：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取
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们
称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
一切、最能祝福人类心灵
或提升一个诗韵的一切作为主题；

——《库勒和巴利里，1931》

在这首诗里，叶芝把格雷戈里夫人（也包括他自己）看做是贵族文化传统的“一位最后的继承人”，她（他）们所居住的库勒庄园和巴利里塔堡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征。在另一首诗《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里，格雷戈里夫人的儿子罗伯特则被视为文艺复兴式“完人”的一个现代样板。在叶芝

眼里，贵族是人类精华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承者。与此相对的是保存和传播口头的民间知识的乞丐、浪人、农夫、修道者、甚至疯人们。叶芝有许多诗作就是以这些人物为角色，或者干脆是他们所说所唱的转述。这些构成了叶芝的智慧来源的两个极端。然而，在现代风云的冲击之下，这一切都在渐渐消亡。巴利里塔堡前的古桥在内战期间被毁；库勒庄园也在格雷戈里夫人逝世后被迫出卖，后来被夷平；罗伯特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变。叶芝不禁哀叹：

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逝，
与欧李尔瑞一起在坟墓中。

——《1913 年 9 月》

但是，1916 年复活节抗英起义震惊了对政治和现实失望的诗人。叶芝想不到从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产生了他理想中古爱尔兰的库胡林式的悲剧英雄，他看到了一种崇高精神的爆发：

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1916 年复活节》



感奋之余，他及时做出了一位诗人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我们的事/是低唤一个又一个名姓，/像母亲呼唤她的孩子，/当昏沉的睡意终于降临/在野跑的肢体之上时。"他还在《十六个死者》、《玫瑰树》以及晚期的《欧拉希利族长》等诗篇中以他特有的语调讴歌了死难的起义者。

此后，他似乎又恢复了对现实世界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辍地在变化中寻求永恒。然而他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组诗《内战期间的沉思》和长诗《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内战的背景前对人类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关心的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因而谴责任何形式的破坏。

总之，是"她的历史早已开始/在上帝创造天使的家族之前"的"这盲目苦难的土地"——爱尔兰——造就了叶芝和他的诗。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布尔本山下》一诗中，他总结了他毕生的信念，并告诫后来的同志：

> 爱尔兰诗人，把诗艺学好，
> 歌唱一切优美的创造；
> ……
> 歌唱田间劳作的农民，
> 歌唱四野奔波的乡绅，

歌唱僧侣的虔诚清高，
歌唱酒徒的放荡欢笑；
也歌唱快乐的公侯命妇，
……
把你们的心思抛向往昔，
以使我们在未来岁月里可能
依然是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

二

叶芝又是个自传性很强的诗人。他主张写自己主观的切身体验，而非对外界的客观观察。他在《拙作总序》(1937)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一个诗人总是写他的私生活，在他的最精致的作品中写生活的悲剧，无论那是什么，悔恨也好，失恋也好，或者仅仅是孤独；他从不直话直说，不像与人共进早餐时那样，而总是有一种幻觉效果。"[1] 这决定了他的诗是象征主义的，而非写实主义的。他认为，他的一生是一种生活实验，后来人有权利知道。抒情诗人的生活应当被人了解，这样他的诗就不至于被当

[1] W. B. 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ns*, Macmillan, 1961, p. 509.



做无根之花，而是被当做一个人的话语来理解。[1] 他的诗以大量的篇幅和坦诚的笔触记录了他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尤其是他对友谊和爱情的珍重。女性在他的生活和艺术中都占据了显要地位。在《朋友》一诗中，他写到了三位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女友："现在我必须赞扬这三位——/三位曾经造就了/我生活中的欢乐的女士："

其一是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叶芝认为她使他得以专注于文学。她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以理解和支持，而且在物质上为他提供理想的写作条件，照顾他的起居。他在她的库勒庄园度过许多夏天，"在凯尔纳诺在那古老的屋顶下找到/一个更严厉的良心和一个更友善的家"(《责任·跋诗》)。他在那里写出了《在那七片树林里》、《库勒的野天鹅》、《库勒庄园，1929》等大量诗作。她还与他一起搜集民间传说，从事戏剧活动，在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她翻译的盖尔语神话传说被认为是上乘之作，为叶芝的诗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她的剧作也深受爱尔兰观众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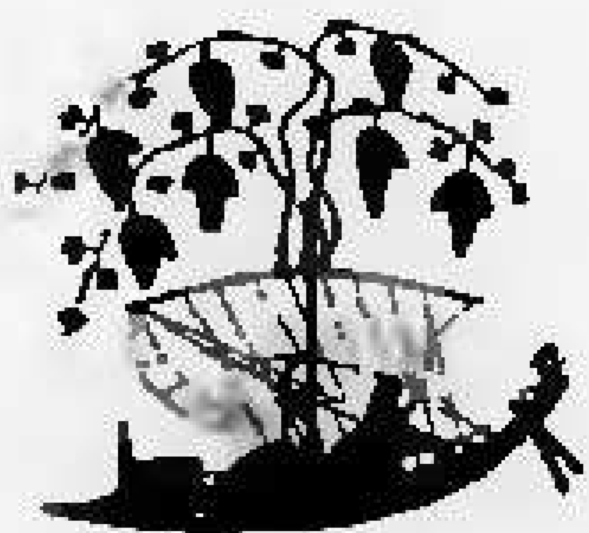
其二是奥莉维娅·莎士比亚(1867—1938)。她是叶芝诗友莱奥内尔·约翰生的表妹，是一位小说家。1894 年当

---

① Jeffares, A. Norman, *W. B. Yeats: A New Biography*, Hutchinson, 1988, p. 208.

叶芝正陷于对毛德·冈的无望恋情的旋涡里无法自拔时，约翰生把奥莉维娅介绍给了他。她聪慧而善解人意，与叶芝相处得很融洽。他们曾考虑结婚，只因她丈夫不同意离婚而未果。他们同居了近一年，直到叶芝再遇毛德·冈时，奥莉维娅发现他对毛德·冈仍不能忘情，遂离开了他。“额白发浓双手安详，/我有个美丽的朋友，/遂梦想旧日的绝望/终将在爱情中结束；/一天她窥入我心底/见那里有你的影像；/她哭泣着从此离去”（《恋人伤悼失恋》）。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友谊；叶芝与她通信比与任何男女朋友都多而详细。他在诗艺、政治、个人等各种问题上征求她的意见，而她的评论非常富于才智。叶芝在她去世后曾对人说：“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在伦敦的生活中心，在所有那些时间里我们从未争吵过，偶尔有些伤心事，但从未有过分歧。”

其三即毛德·冈（1866—1953）。“颀长而高贵，胸房和面颊/却像苹果花一样色泽淡雅”（《箭》）。这是叶芝初见她时的印象。当时他们都二十三岁。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征服了，“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为了争取爱尔兰独立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叶芝追随她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一再向她求婚，并为她写下了大量诗篇。有论者称这些作品是现代英语诗歌中最美丽的爱情诗。而她一直保持着距离，终于在 1898 年向他透露了她与一位法国政客的同居关系。他们的关系一度降温，但给



叶芝以毁灭性打击的是 1903 年毛德·冈与麦克布莱德结婚的消息。此后，加之剧院事务的烦扰，叶芝的心情很坏，诗风也随之大变。从诗集《在那七片树林里》(1904)到《责任》(1914)，诗人逐渐抛弃了早期朦胧华美"缀满剪自古老/神话的花边刺绣"的"外套"而"赤身走路"了(《一件外套》)。

后来，叶芝又多次向离婚了的毛德·冈求婚，又都遭到了拒绝。不得回报的爱升华成了一篇篇感情复杂、思想深邃、风格高尚的诗，它们贯穿于叶芝的第二本到最后一本诗集中。在这些诗里，毛德·冈成了玫瑰、特洛伊的海伦、胡里汉的凯瑟琳、帕拉斯·雅典娜、黛尔德等。有论者认为还不曾有过哪位诗人像叶芝这样把一个女人赞美到如此程度。叶芝意识到是毛德·冈对他的不理解成就了他的诗，否则"我本可把蹩脚文字抛却，/心满意足地去过生活"(《文字》)。毛德·冈也曾对叶芝说，世人会因她没有嫁给他而感谢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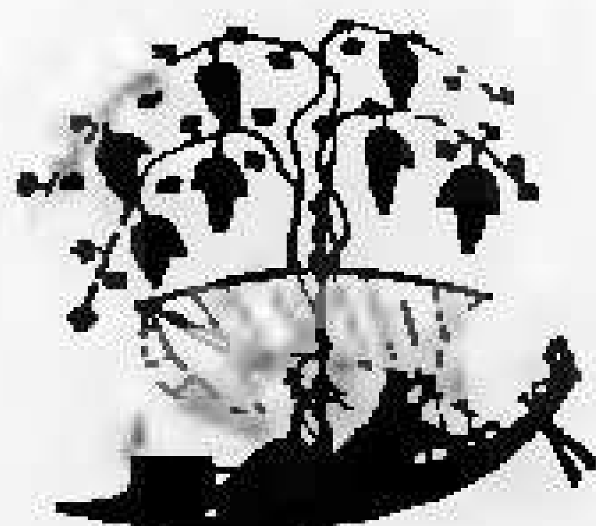
叶芝对爱情的看法一如他对宇宙的看法，是二元的。在早期的《阿娜殊雅与维迦亚》一诗中他就表达了"一个男人为两个女人所爱"的主题。到了晚期的组诗《或许可谱曲的歌词》和《三丛灌木》及伴随的几首歌等，这种灵魂与肉体之爱一而二、二而一的信念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毛德·冈的爱应该说是灵肉兼有的，很可能最初还是出于对其肉体美的爱悦，但青年人耽于理想的气质使他的

爱在诗创作中向灵魂的境界升华："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热爱"（《亚当所受的诅咒》）；"爱你灵魂的至诚"（《当你年老时》）。中年以后，他似乎在较平和的心境里超然把爱情抽象化，当做哲学观照的对象了。而到了晚年，他就好像是做够了梦的佛格斯，洞知了一切，肉体却衰朽了，于是爆发出对生命的强烈欲望："可是啊，但愿我再度年轻，把她搂在我的怀抱。"（《政治》）

叶芝曾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缪斯是年老的，而他变老的时候，他的缪斯却变年轻了。意思是说，年轻时他追求智慧，年老时却又羡慕青春。"肉体的衰老即智慧；年轻时我们曾彼此相爱却愚昧无知。"智慧与青春的不可兼得，亦即灵与肉的对立斗争成了叶芝"艺术与诗歌的至高主题"（《长久沉默之后》）之一。

三

有一回，一位学者问晚年的叶芝，他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叶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智慧。""哲学是个危险的主题"，叶芝还这样认为。但他的中晚期诗越来越向哲学靠近了。对于叶芝来说，诗的内容比外形的价值大。他认为诗若不表现高于它自身的东西便毫无价值可言，它首先至少应该是"人可以进人其中漫游而借以摆脱生活之烦扰



的境地"[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叶芝一生执着追求建立超乎诗之上的"信仰"体系，而不像一般现代派诗人那样热衷于诗艺技巧的实验。

1917 年，叶芝与乔吉·海德—李斯结婚。妻子为改善他当时的忧郁心境（婚前叶芝曾向毛德·冈之女伊秀尔特求婚而遭拒），在蜜月里投合他对神秘事物的爱好，尝试起扶乩活动来。据她说，这是"为你的诗提供隐喻"。这果然引起了叶芝的兴趣。他运用所阅读的新柏拉图主义及东方神秘主义等哲学对妻子"自动书写"的那些下意识的玄秘"作品"的"散碎句子"加以整理、分析、诠释，终于在 1925 年完成了一部奇书《幻景》。这标志着叶芝信仰体系的完成。书的内容涉及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变化的历史循环说、用东方月相学解释人类个性的个性类型说以及灵魂转世说。通过想像和逻辑，来自各种文化的神秘象征被秩序化了，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骨架。但由于该书近乎荒诞不经又驳杂晦涩，遂赢得了"庞杂而古怪的伪哲学"或"粗劣而无价值的自制品"之讥。叶芝本人则希望该书能够被看做是一部神话而非历史或玄学，称它是一个"集体无意识"，一个神话学的意象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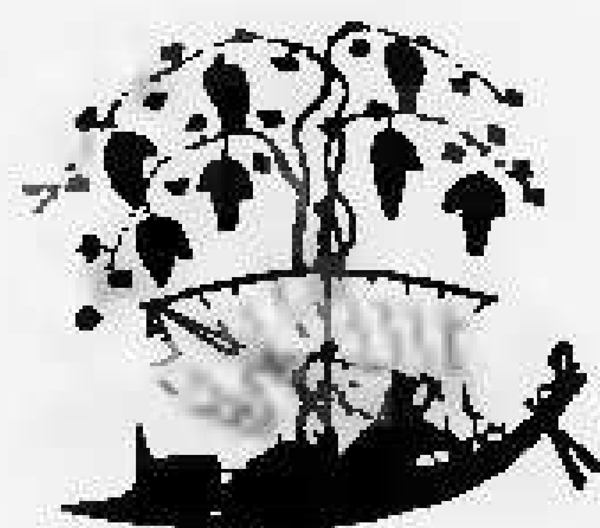
① Yeats, quoted by Richard Ellmann in *The Man and the Masks*, (N. Y., 1948), p. 39.

诗集《库勒的野天鹅》(1919)就已显示了叶芝开始从日常生活主题转向哲理冥想主题。在随后的一本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1921)的前言中，叶芝解释说："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哲学，但他必须使之保持在他的作品之外。"而叶芝自己却禁不住要把哲学揉进诗作中去。他也承认这本诗集中的某些作品很难懂。例如著名的《再度降临》一诗就利用历史循环说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等概念，预言自耶稣降生以来近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即将告一段落，世界正临近一场大破坏。因此，要读懂这些诗，必须对叶芝的信仰和哲学有所了解。

叶芝曾经说，没有宗教他就无法生存下去。然而在他父亲的影响下，达尔文及其他一些英国思想家的怀疑主义阻碍了他接受正统基督教，而为了反抗他们"对生命的机械简化"[①]，他必需建立新的精神支柱。大约在 1884 年，叶芝读到了一本英国人 A. P. 辛内特撰著的名为《密宗佛教》的书，深受影响。稍后他在都柏林听了印度婆罗门摩希尼·莫罕·查特基对印度教义的阐释，从此树立了他对轮回转世学说的终生信仰(《摩希尼·查特基》)。1887－1891 年在伦敦居住期间，他又参加了那里风靡一时的"异教运动"，

---

① See James Hall & Matin Steinmann (eds.): *The Permanence of Yeats*, (N. Y., 1950), p. 217.



钻研起各种东、西方的秘术，冀图通过实验寻求永恒世界的证明，与未知世界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来自科学或其他世俗知识的“灰色真理”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道”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人类灵魂的奥秘，所以他鄙弃关于物的“客观真理”而追求关于人的“主观真理”：“并没有真理，/除了在你自己的心里”（《快乐的牧人之歌》）。这显然是来自佛教和印度教的观念。他的最早的诗作之一《印度人论上帝》更以生动的寓言形式表述了他对于主观真理的理解，是“叶芝最坚定的信念之一——真实在于观者的眼中——的早期陈述”[①]。

与此同时，叶芝还在与人合编《威廉·布雷克诗全集》。布雷克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影响融入了他的异端思想，使他进一步发展和坚定了宇宙二元论信念：

> 然而，我们能够以肉体感官接触和看到的那一部分创造受着撒旦的力量的影响，那魔鬼的名字之一是“暧昧”，而我们能够以精神感官触及和看到的另一部分创造——我们称之为“想像”——

---

① John Unterecker: *A Reader's Guide to W. B. Yeats*, (London, 1969), p. 70.

才是真正的“上帝之体”和惟一的真实。[1]

他还相信，在各种玄秘法术中，有三条自古相传的基本教义：1、人的精神可以相互交流，而造就一个大精神；2、人的记忆也同样是流动的，且是造化的大记忆的一部分；3、此大精神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召致。[2] 后来，他把这些概念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世界灵魂”相认同，视之为“一个不再属于任何个人或鬼魂的形象仓库”。作为诗人，为“召致”或表达某种隐秘的东西，他不得不更注重作为象征的形象，“他照他那类人的方式，仅仅找到了/影像”（《月之盈亏》）。《幻景》一书可以说就是叶芝象征主义体系的集成，也是理解叶芝中晚期诗创作的一把钥匙。它为他的玄学诗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和意象，使作品寓义深刻而又免于抽象枯涩。同时他又在埃兹拉·庞德的建议下采用当代的“现实”素材和意象，从而使创作避免了走进概念化的死胡同的危险，在艺术上达到了他所说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性质的结合”。

诗集《塔堡》(1928)和《旋梯及其他》(1933)即以叶芝实

---

① W. B. Yeats: "Introduction to The Poems of William Blake", in *Critics on Blake*, ed. Judith O'Neill, (London, 1970), p. 22.

② W. B. Yeats: "Magic", in *Selected Criticism*, ed. A. Norman Jeffares, (London: Pan Books Ltd., 1976), p. 80.



际居住的巴利里古堡及其中盘旋而上的楼梯为象征，暗示历史运动的轨迹和灵魂轮回的历程。叶芝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个人，都是灵魂的体现，其中阴阳两极力量交互作用，运动形式犹如两个相对渗透的圆锥体的螺旋转动，往复循环，周而复始。这种思想和象征在稍前的《再度降临》和稍后的《螺旋》等许多诗作中都有所表现。而《丽达与天鹅》这首具有“可怕的美”的十四行诗则用细致、感性的描写再现神话传说的场景，暗示阳与阴、力与美的冲突和结合，把基督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衰亡归因于性爱和战争这两种人类本能。叶芝这一时期所关心的根本问题还是灵魂如何超脱生死，得以不朽。他对赫拉克里特所谓的“此生彼死，此死彼生”的相对主义观点加以重新解释，同时袭用柏拉图的“精灵”说，认为灵魂不灭，它可以不断转世再生，逐渐达到完善境界，即成为介乎神人之间的一种存在——“精灵”，尔后不朽。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可借艺术的力量通过“世界灵魂”互相沟通。《航往拜占廷》一诗即表达了诗人希冀借助于艺术而达到不朽的愿望。姊妹篇《拜占廷》则表现灵魂脱离轮回走向永恒之前被艺术净化的过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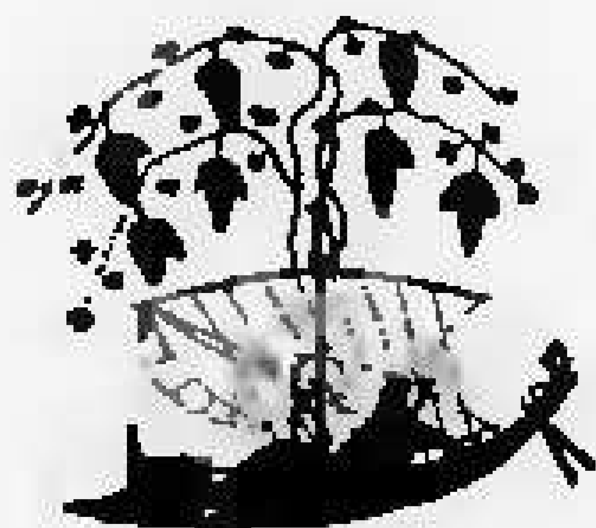
叶芝年轻时曾自称有三大兴趣，其一在于民族主义，其

二在于诗，其三在于哲学。这些兴趣在他一生中从未减退，而是互相渗透、融合，最终被“锤炼统一”，形成体系。象征的系统性是叶芝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而他的全部诗作就是他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生的象征。

叶芝最初是通过研读传统英诗（斯宾塞、布雷克、雪莱等）和从事神秘主义活动而自发地发展出自己的象征主义的。但他也在批评家阿瑟·赛蒙斯的影响下接受了注重作品本身的法国象征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艺术实践中，他不断提出问题，对那些理论重新加以解释，批判地吸收过来，以改进自己的诗艺。他把诗视为一种由意象、节奏和声音构成的复杂的“音乐关系”；这些成分按一定方式结合，产生情感经验的象征，而这种象征非单纯用文字所能表现。他认为，正是建筑在主题之上的象征赋予诗以最终的形式。因此，艺术作品即各种构成因素的形式排列，而引起欣赏者个人感受的是排列的“顺序”。这种顺序并不提供任何意义，却又具有欣赏者根据自己的感受赋予它的一切可能的“意义”：这就是“象征”。假如人们承认他们是为诗的象征所感动的话，那就不再可能否认形式的重要性[1]。为了追求更大的形式，叶芝在不同的诗里反复使用某些主导意象，这样就在诗与诗之间造成某种联系；在每一本诗集里，诗作

---

[1] See W. B. Yeats: "The Symbolism of Poetry", in op. cit., pp. 43－52.



的顺序不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而是按照主题的相互关联重新组合的，这样，借用叶芝所相信的秘法教义作类比，诗篇与诗篇的象征融汇交流，从而造就一个大象征。因此，尽管叶芝多短小篇什，却有论者称他的作品具有“史诗的性质”。

然而，叶芝所注重的形式与先锋派所追求的形式不同。他几乎从不做技巧上的实验创新，不用自由体写诗（可能只尝试过一次，即《美丽高尚的人物》一诗），而是“强迫自己接受那些与英语语言同时发展起来的传统格律”。这是为了避免个人化，而只有非个人的东西才会不朽。“我必须选择一种传统的诗节，甚至我所做的改动也必须看起来像是传统诗节。……我是一群人，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什么也不是。”[1]这就是叶芝，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之间来回奔跑的诗人。诚如一位论者所说，他“在现代作家中最具现代感，而无须是现代主义者”。[2]

埃兹拉·庞德初遇叶芝时称他是惟一值得认真研究的当代诗人，视他为前期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之间的桥梁。托·斯·艾略特则称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

① W. B. Yeat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for my Work", in op. cit., p. 266.

② E. R. Higgins: "Yeats as Irish Poet", in *Scattering Branches*, ed. Stephen Gwynn, (N. Y., 1940), p. 555.

人”。如果说19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含有偶然或非文学的因素的话，那么这两位同时代的大师的评语是否会少点儿恭维和溢美呢？

不管怎样，叶芝一生做了他想做的事情，“我丝毫不曾动摇，/而使某种东西达到了完美”(《然后怎样》)，以至在临终时能够对自己的灵魂骄傲地喊出：“冷眼一瞥/生与死。/骑者，去也！”遵照诗人在《布尔本山下》一诗中的遗嘱，他的遗体于1948年从法国运回爱尔兰，归葬于给他的童年以欢乐、给他的诗歌以灵感的故乡斯来沟，这似乎是他完满的人生之旅的象征，而他的灵魂仍驾着飞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驰向永恒。

五

作为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和世界文学巨匠之一，叶芝对各种语言的现代诗歌(也包括我国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方，叶芝研究已成了一门学问，有关他的各种学术著作多不胜数。而在华语地区，至今也有了叶芝作品的多种中译本。

叶芝的创作丰富，思想驳杂，几乎每个方面都有文章可做。所以，在篇幅如此有限的序文里要对叶芝做全面而准确的勾画是不可能的。好在这里为中文读者提供了叶芝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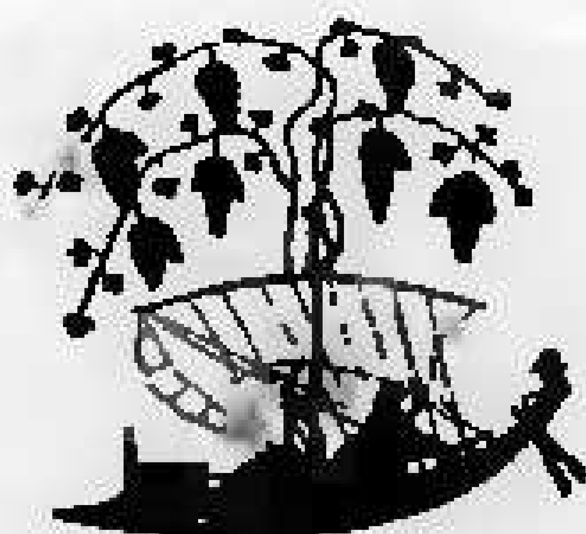


情诗代表作品的中译及详细的注释。至于如何评判和接受,则任凭读者见仁见智。

本书正文主要是根据理查德·J·芬呐阮编《叶芝诗集新编》(The Poems of W. B. Yeats, ed. Richard J. Finneran, NY: Macmillan, 1983)并参考彼得·奥尔特与拉塞尔·K·奥斯帕赫合编《校刊本叶芝诗集》(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oems of W. B. Yeats, eds. Peter Allt & Russell K. Alspach, NY: Macmillan, 1957; 5th printing, 1971)译出的,包括正式结集出版的全部标准编定版本的叶芝抒情诗,共计 374 首,但不包括叙述诗、戏剧诗和集外诗。译文以忠实为务,即尽量做到在内容和风格上贴近原文。注释除参考以上二书外还参考了其他有关文献资料,译者平素的研究心得也在具体注文中有所体现,但力求客观,不臆解;形式采取标行注释的办法,一则为保持与原文行句对应,二则为使译文整齐美观(在此修订本中,为保持丛书体例一致,由编者改为标号注释)。附录部分编译自其他书籍,意在为读者较完整地了解叶芝其人其诗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材料。由于译者能力所限,书中谬误必定不少,敬待读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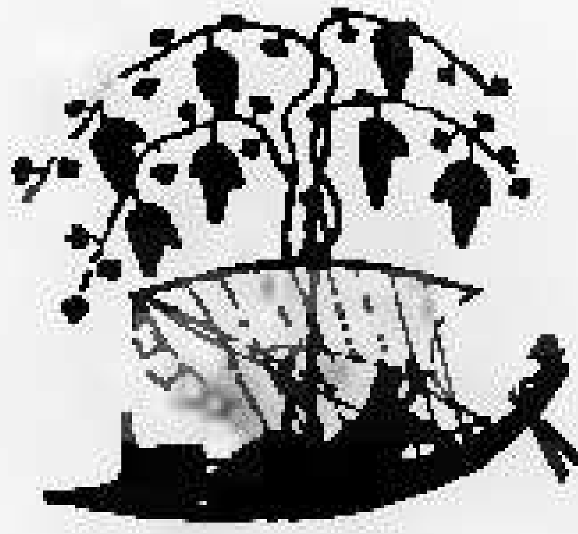
傅　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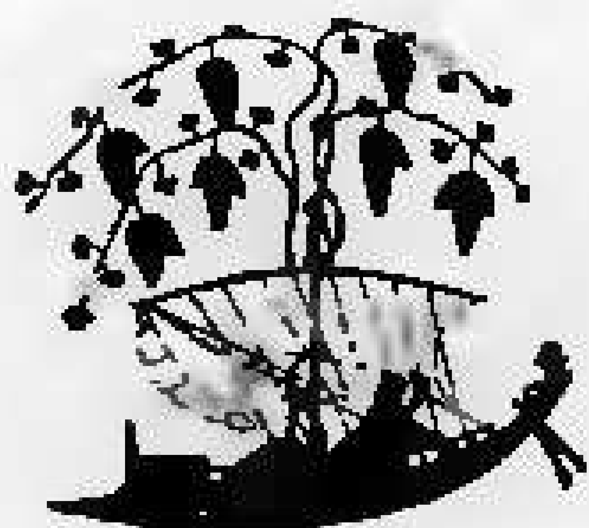
1993.12 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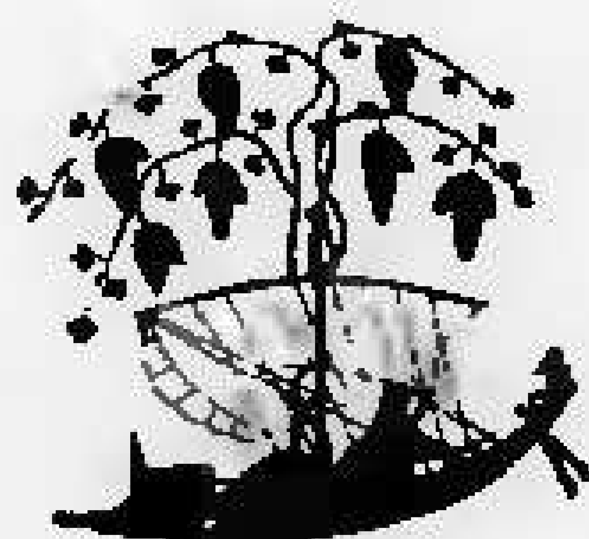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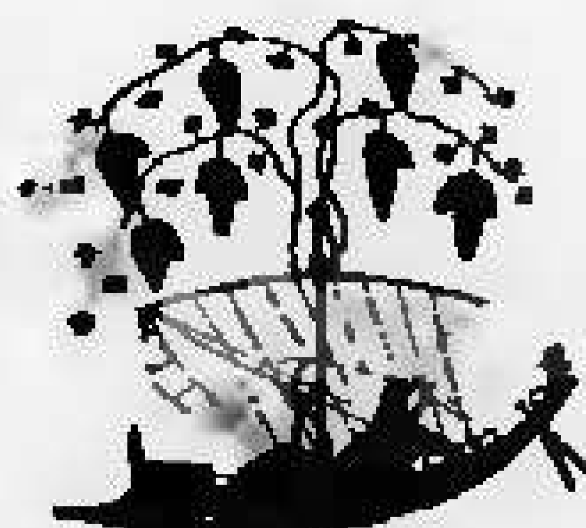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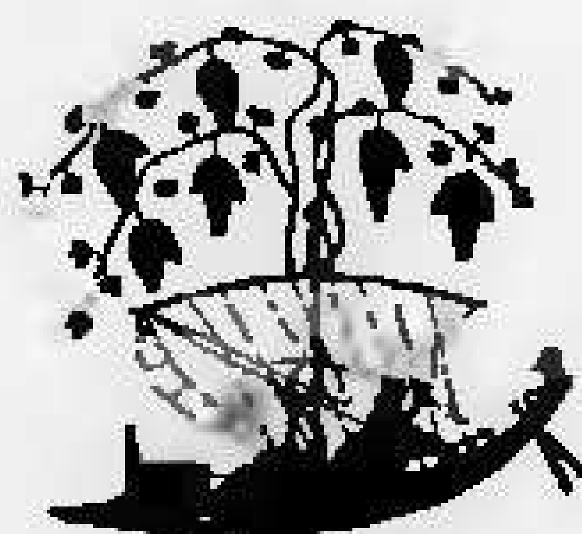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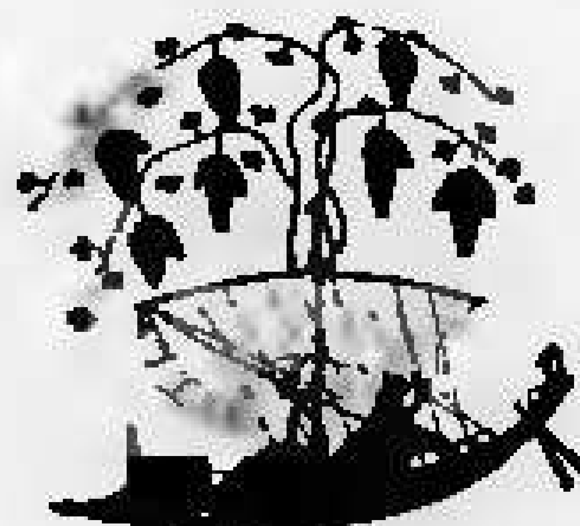
















十字路口[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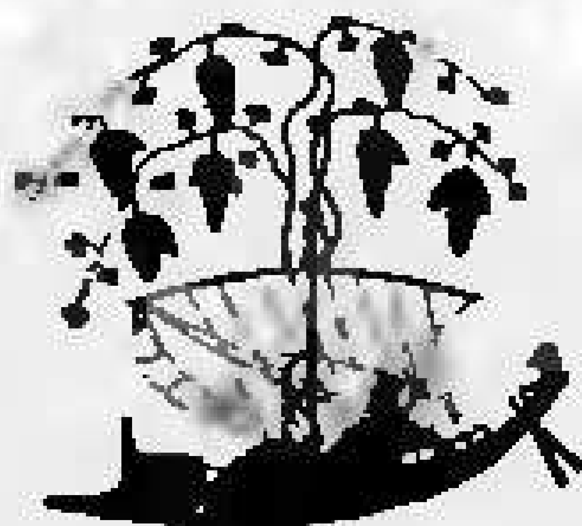
1889

“星星被摔打着，从它们的谷壳里灵魂被摔打了出来。”

——威廉·布雷克

献给
艾·伊

① 标题和年代初见于《诗集》(1895)。作品选辑自《乌辛漫游记及其他》(1889)和《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共16首。题记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布雷克(1757—1827)的长诗《瓦拉》(后改题为《四天神》)第653行。艾·伊是叶芝好友、爱尔兰作家兼画家乔治·W·拉塞尔(1867—1935)的笔名。叶芝原注说：“《十字路口》中的许多诗，当然是那些关于印度或牧人和牧神题材的诗，肯定作于我二十岁以前，因为从我在那个年纪开始写《乌辛漫游记》那一刻起，我相信，我的题材就变成爱尔兰的了。”(1925)



快乐的牧人之歌[①]

阿卡狄[②]的森林已经死了，
其中的古朴欢乐也已结束；
这世界靠梦想往昔过活；
灰色真理[③]如今是她的彩绘玩物；
然而她仍把不安的头转过：
但是啊，这世界病弱的孩子们，

---

① 此诗作于1885年，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1885年10月)，初题为"'雕像之岛'和'寻求者'的尾声——手执海螺的山林之神的独白"；后题为"最后的阿卡狄亚人之歌"。"雕像之岛"是叶芝的一部诗剧；"寻求者"是一首戏剧诗。

② 即阿卡狄亚，是古希腊南部一山区。当地居民以牧、猎为生。传统上被视为纯朴的田园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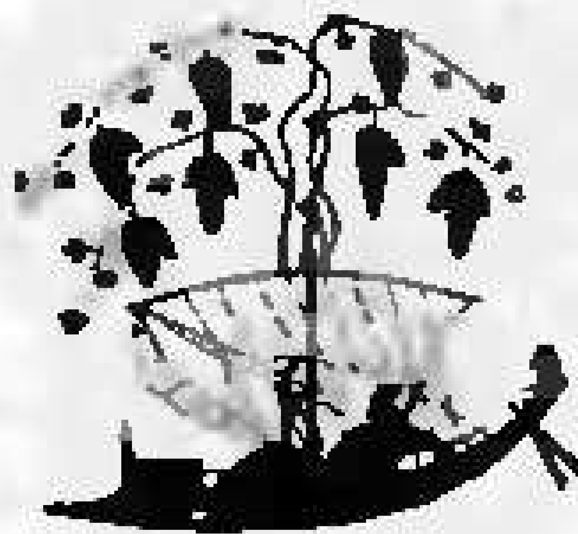
③ 灰色真理：指世俗或科学真理。叶芝认为真理有两种，一为客观真理，一为主观真理。客观真理是关于物质的，是暂时和相对的，而主观真理是关于人的灵魂的，是永恒和绝对的。因此，只有主观真理才值得追求。

在伴着克罗诺斯[1]的嘶哑的歌
忧郁地旋舞着掠过我们
这所有众多变幻的事物中，
10 确实美好的惟有文字。
而今安在那些好战的君王，
文字的嘲弄者？——真的，
而今安在那些好战的君王？
他们的荣耀如今是那读着
头绪纷乱的故事的小学生
结结巴巴说出的一句废话：
古代的君王们都已经死啦；
漫游的大地自身就可能
只是一个骤然闪耀的字眼，
20 片刻回响在铿锵的宇宙间，
惊扰着绵绵无尽的幻梦。

那就不要崇拜尘土般的功名，
也别去——因为这也是真理——
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
免得你的千辛万苦仅仅产生

---

① 希腊文义为"时间"，被品达人格化为"万物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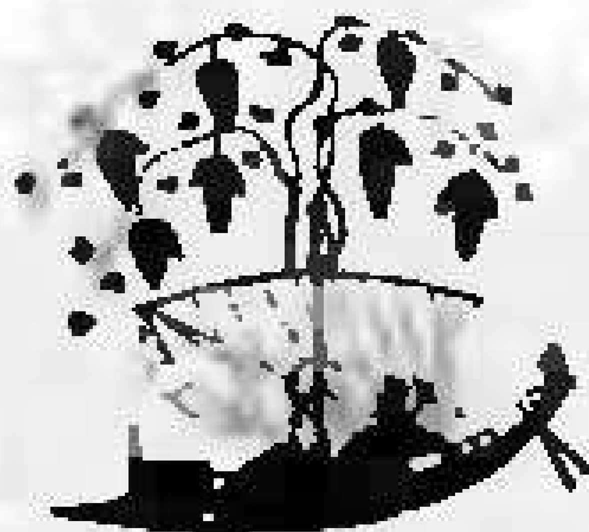
新的梦，新的梦；并没有真理，
除了在你自己的心里。那么，
就别向占星学家们寻求学问，
他们借助望远镜跟踪
掠过的星星的弧旋轨迹—— 30
那就别去——因为这也是真理——
寻求他们的文字——冰冷的星毒
已经把他们的心劈成两半，
他们有关人的真理全都已死。
去到那嗡嗡哼唱着的大海边
捡一个扭曲的拢着回声的螺壳，
对着它的双唇把你的故事述说，
它们就会给你慰藉使你心安，
用迷人的旋律给你的烦恼
言语以片刻的酬报，直到 40
它们歌唱着在怜悯中消逝，
在珍珠般的兄弟情谊中死去；
因为确实美好的惟有言语：
那么，唱吧，因为这也是真理。

我必将逝去：有一处墓穴，
那里摇曳着水仙和百合；

我愿在黎明前以欢快的歌声
使被埋葬在沉睡的地底
那不幸的牧神欢喜高兴。
50　他欢呼的日子早已逝去；
但我仍梦见他踏着草丛
幽灵似的在露水中行走，
被我欢快的歌声穿透——
我歌唱古老大地的如梦青春：
可是啊！她如今不梦；你梦！
因为山崖上罂粟花[1]开得美丽：
梦吧，梦吧，因为这也是真理。

---

① 睡眠之象征。



悲哀的牧人[①]

有一个人被“哀愁”当做了朋友，
他，渴想着“哀愁”，他那高贵的伙伴，
去沿着那微光闪烁、轻声吟唱的沙滩
慢步行走，那里狂风挟着巨浪怒吼。
他向着群星大声呼唤，请求它们
从银色宝座上俯下身来安慰他，可
它们只顾自己不断地大笑和唱歌。
于是那被“哀愁”当做朋友的人
哭喊：昏暗的海，请听我可悲的故事！
大海汹涌，依然喊着她那古老的嘶喊， 10
带着睡梦翻滚过一个又一个山峦。
他从她的壮美荣耀的折磨下逃离，

① 此诗作于1885年，最初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1886年10月)，题为“最悲伤者”。

到一处遥远、温柔的山谷中驻停，
向晶莹的露珠把他全部的故事哭诉。
可它们什么也没有听见，因为露珠
永远在倾听它们自身滴落的声音。
于是那被“哀愁”当做朋友的人
又回到海滩搜寻，找到了一只空螺，
思忖：我要把我沉痛的故事述说，
20　直到我自己的、再度回响的话音
把悲哀送进一颗空洞的珍珠般的心里；
直到我自己的故事重新为我讴歌；
直到我自己的低语令人感到慰藉；
那时，看！我古老的重负就可以脱离。
于是他对着温润的螺唇轻轻歌唱；
但是那孤寂的大海边悲伤的居民
在她那迷人的螺旋中把他的歌声
都变成了含混的呻吟，把他遗忘。



披风、小船和鞋子[①]

“你在做什么，这么光艳美丽？”

“我做一件‘忧愁’的披风：
呵，在人人眼里将显得可爱，
那‘忧愁’的披风，
在人人眼里。”

“你用乘风的帆篷做什么东西？”

“我为‘忧愁’造一条小船：
呵，整日整夜里在海上疾驶，
‘忧愁’那流浪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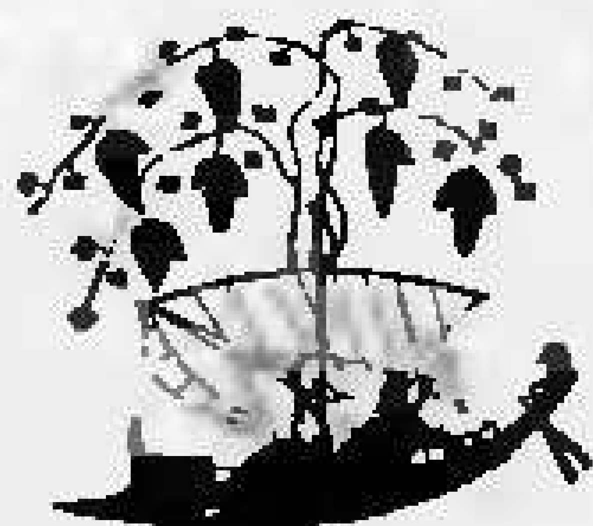
---

① 此诗原是诗剧“雕像之岛”中的一首无题歌，1885 年 3 月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时题为“人声”。

10　整日整夜里。”

“你用雪白的羊毛织什么东西？”

“我织一双‘忧愁’的鞋子：
轻盈的脚步将悄然无声
在所有人忧愁的耳朵里，
骤然而轻盈。”



阿娜殊雅与维迦亚[①]

黄金时代的一座印度小庙。庙外花园环绕，园外森林环抱。年轻的女祭司阿娜殊雅跪在庙内。

阿娜殊雅：请降和平于所有的土地和摇曳的庄稼。——
　　呵，要是他没爱别的人，但愿
　　他在森林里漫游时，宁静陪伴着他。——
　　请垂听，但愿懒散的羊群繁衍。——

---

① 此诗作于1887年，原题"忌妒"。叶芝原注："那个小小的印度戏剧场景原是打算作为一出关于一个男人为两个女人所爱的剧本的第一幕的。他在她们之间有一个灵魂，一个女人醒着时另一个睡着，一个只知道白天另一个只知道黑夜。当我在罗西斯角看见一个男人拎着两条鲑鱼时，这念头来到我脑海中。'一个人有两个灵魂，'我说，然后又补充说，'哦不，两个人有一个灵魂。'现在我在《幻景》中再次忙于这种思想：昼与我、日与月的对立。"(1925，《叶芝诗集新编》589页)阿娜殊雅：梵语义为"无想"，在印度神话里是一仙女的名字，亦为印度古剧《沙恭达罗》中一人物；维迦亚：义为"得胜"。"黄金时代"传统指人类的最初时代。

假如他爱上另一个，
但愿群豹将他结果。——请垂听，且时时
赐予我王以智慧的重负。——我们死后，
愿我们俩站在万千落日之外，
远离别的幽魂，长发交缠在一起，
10　　抚弄着同一只琵琶。

维迦亚（走进寺内，抛向她一朵百合）：万福！万福，我的阿娜殊雅。

阿娜殊雅：　　　　别，别出声。
我，本庙的祭司，
在为国土祈祷。

维迦亚：　　　　我愿在此恭候，阿沐丽塔[1]。

阿娜殊雅：以伟大梵天[2]永远飘拂的圣袍的名义，
阿沐丽塔是谁？无比的悲伤啊！
另一个人占据了你的心。

---

① 在印度神话里义为不死仙药。
② 梵天：印度神话中三大神之一，是世界的创造者。



维迦亚：那是我母亲的名字。

阿娜殊雅（走出庙外，唱）：

一缕悲哀、悲哀的思绪缓缓从我身边流过：
叹息吧，啊，小星星！叹息并抖动你们蓝色的衣裙！
那悲哀、悲哀的思绪此刻已从我这里全然消逝：
歌唱吧，啊，小星星！歌唱且扬起你们欢快的赞颂！　　20
赞美伟大的梵天，他造就了你们，多如沙砾，
且用平静的双手把你们安置在黄昏的门楣上。

（在寺前台阶上坐下。）

维迦亚，我带了我的晚饭来；
太阳已经把他的下颌搁在灰暗的林梢上，
困倦了，他周围环绕着朵朵罂粟花。

维迦亚：这正是欲天[1]起身的时辰：他
带着睡意大笑着，把芬芳的花箭射出；
低鸣的矢镞把苍茫的暮色穿透。

阿娜殊雅：看，那些神圣的老火烈鸟来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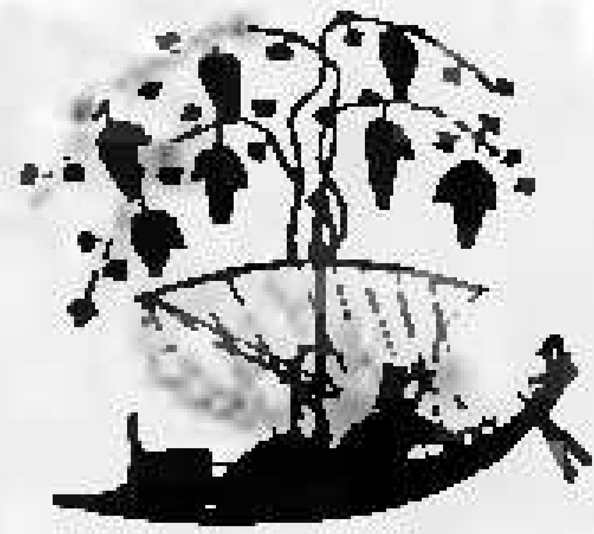
[1] 又称"无形"，印度神话中的性爱之神，持五支花朵制成的箭，因引诱湿婆而被湿婆用神火烧死。

30　在所有的石阶上涂满了阴影：
它们年老睿智，在庙里寻找
它们惯常的栖处，供它们忧郁的心绪
徘徊漫游的迂曲的路径。
瞧，那高个儿在那儿盯上了我的晚饭；
把它轰走，轰得远远的。我用你的名字叫它。
它是个捕鱼的好手；时不时地，
它的长嘴巴从水里叼起小鱼儿来。
啊！它在那儿偷吃我的饭。我跟你说过。
快赶它走。它走了！你救了我的米饭，
40　赏你一个吻：你就不谢谢？

维迦亚（唱）：初现的疏星，你们歌颂她吧，
那受梵天摩顶赞美的人儿！因为
你们前导着漫游的寂静；趁着身心未老，
歌唱吧，在你们的车厢中翻腾！
歌唱吧，直到你们举手叹息，向车外窥望，
长发旋舞，洒下许多幽蓝的泪珠。

阿娜殊雅：这些泪星的前导知道些什么？

维迦亚：它们面容憔悴，它们眼中



闪烁着悲哀之火，因为它们目睹
遍野的冰柱使北国陷入饥馑，　　　　　　50
那里的人们僵卧在耀眼的雪地里；
在燃烧的森林里群狮在颤抖，
它们的幼崽呜呜哀嚎；还有，
那永远游荡在万物边缘的幽灵——
美，笼罩在一片眼泪的雾霭中；
而惟独我们身处密织的林阴里，
感受着彼此的手掌的温软，
阿沐丽塔，而——

阿娜殊雅（从他身边跑开）：唉呀，你爱另一个人！
（突然痛哭。）
但愿可怕的灾病降临在她身上！

维迦亚：我是曾爱过另一个人；如今我只爱你一个。　　　　　　60
在这森林古木的枯枝败叶间
住着你；在那边村头上住着她，
守着她年老的父亲，那盲目的伐木人。
就在刚才我还望见她站在家门里。

阿娜殊雅：维迦亚，发誓不要再爱她吧！

维迦亚：是，是。

阿娜殊雅：　　凭着万神始祖[1]的名义，

发个重誓！在神圣的喜马拉雅山上，

在那遥远的金峰顶，居住着万神的始祖，

硕大的身形；当大海年轻时，他们久已苍老；

70　他们宽广的面庞带着神秘和梦幻；

他们滚滚的发浪奔泻在群山之间，

无畏的鸟雀一年年在其中修筑起

无数窠巢；他们凝立的脚畔

环聚着一群群欢快的鹿和羊，

它们从未听见过无情的犬吠。

起誓吧！

维迦亚：　　以万神的始祖的名义，我发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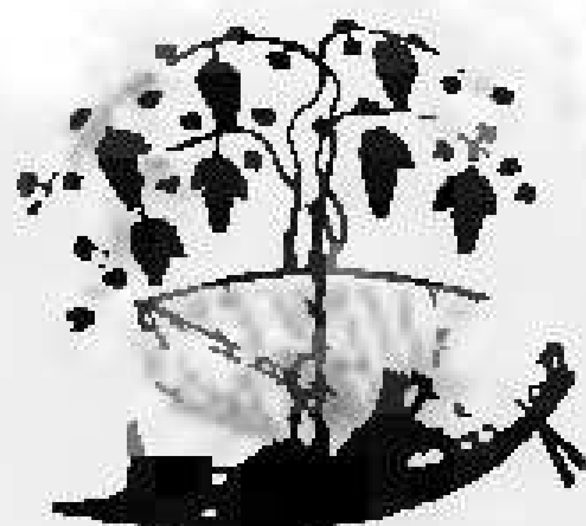
阿娜殊雅（唱）：我已经宽恕了，呵，新星！

你刚刚来临，也许还不曾听说过我们。

你这辽远的旷野上的猎人！

---

① 指印度神话中的始祖神迦叶波和他的妻妾们。



啊，凭借他射猎的飞矢，你会认出我的爱人；　　80
请把宁静的长箭射向他，好让他永远保存
一声孤寂的大笑，且在睡梦里向我飞吻。

再见，维迦亚。不，别说话，别说话；
我，本庙的祭司，
在为国土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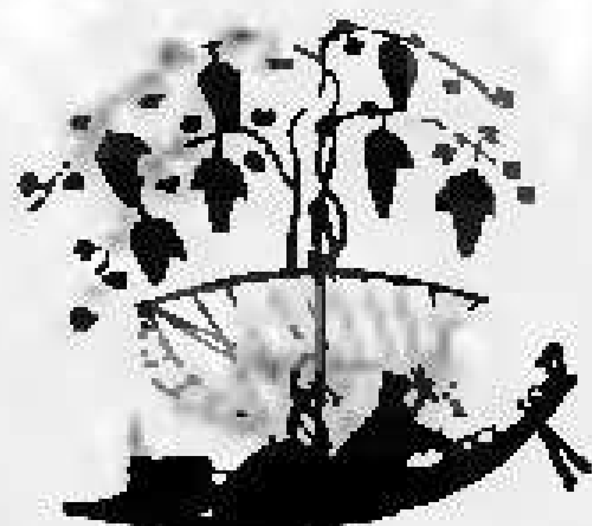
（维迦亚离去。）

大梵天啊，请庇护
酣睡中快乐的羊群、惬意的牛群，
树叶底下的飞虫，树根深处的田鼠，
所有神圣的红色火烈鸟；
还有我的爱，维迦亚；
但愿没有好动的小精灵用活泼的手指　　90
搅扰他的睡眠：让他梦见我。

印度人论上帝[1]

我在潮湿的树木下面沿着湖岸漫步闲行，
我的魂魄摇荡在暮霭里、双膝深陷在水草丛中，
我的魂魄摇荡在睡眠和叹息中；看见一群水鸡
湿淋淋地在草坡上踱步，又见他们停止
彼此绕圈嬉逐，听那最年老的开口演说：
把这世界衔在喙间并把我辈造就得或弱或强者，
是一只不死的水鸡，他居住在九天之上；
月光洒自他的眼睛，雨水降自他的翅膀。
我继续向前走不远，听见一朵荷花在阔论高谈：
10　世界的创造和统治者他悬挂在一根茎端，
因为我就是依他的形象塑造的，这叮咚的潮水

① 此诗作于1886年，最初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1886年10月)，原题"印度人卡乌里之书第五章节选：论上帝的本质"；收入《乌辛漫游记及其他》时题为"印度人玟瓦论上帝"。



不过是他宽阔的花瓣间一颗滚动的雨滴。
不远处的黑暗里，一只雄獐抬起满含着
星光的眼睛，他说：重重天穹的铸造者
是一只高雅的獐鹿；否则的话，请问，他怎能
构想出如此多愁善感，像我这样的高雅的生灵？
我又继续向前走不远，听见一只孔雀说：
那创造百草、千虫和我的悦目的羽毛者
是一只巨大的孔雀，他整夜在我们的头顶上面
挥动着疲倦的尾羽，上面亮着成千上万个光斑。　　20

印度人致所爱[1]

海岛在晨光下做梦，
粗大的树枝滴沥着静谧；
孔雀群舞在柔滑的草坪，
一只鹦鹉在树梢摇摆，
朝如镜的海面上自己的身影怒啼。

在这里我们要系泊孤寂的船，
手挽着手永远地漫游，
唇对着唇细语喃喃，
沿着草丛，沿着沙丘，
10　诉说那不平静的国土有多么遥远：

诉说世俗中惟独我们两人

---

① 此诗作于1886年，最初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1886年12月)。



是怎样远远在宁静的树下藏躲，
而我们的爱情长成一颗印度星辰，
一颗燃烧的心的流火，
带有那粼粼的海潮、那疾闪的羽翮、

那沉重的枝柯、那叹息呜咽
长达百日的银光闪闪的鸽子：
诉说我们死后，魂魄将怎样漂泊，
当黄昏的寂静笼罩铺满羽毛的道路之时，
在那海水困倦的磷光边留下模糊的足迹。 20

叶　落

秋色降临在爱恋我们的纤长树叶，
也降临在麦捆里小小田鼠的身上；
我们头顶上的山梨树叶已变成黄色，
露水浸湿的野草莓叶也变得焦黄。

我们已经困处于爱情凋萎的时刻，
如今我们忧伤的灵魂厌倦而消沉；
分手吧，趁情热季节未把我们忘却，
在你低垂的额头留一个含泪的吻。



蜉蝣[1]

“从前你的双眼从不厌看我的双眼，
如今却低垂在哀愁的眼帘下面，
因为我们的爱情正在枯萎。”

接着她说：

“尽管我们的爱情正在枯萎，让你我
再一次在那孤寂的湖畔伫立，
共度那温柔的时刻——
当那可怜的孩子，疲倦的情热，睡去。
群星看上去是多么遥远；多么遥远啊，
我们的初吻：啊，我的心多么衰老！”

他们忧郁地踏过褪色的落叶； 10
手握着她的手，他慢慢地回答：

① 此诗作于 1884 年，原题“蜉蝣：一首秋日田园诗”。

"情热常常消损我们漂泊的心。"

树林环绕着他们;枯黄的秋叶陨落,
就像夜空中暗淡的流星;从前,
一只老兔一瘸一拐在这路上走,
身上披满了秋色:如今他们两人
又一次站在了这孤寂的湖畔:
蓦回头,他看见她泪眼晶莹,
把默默掇拾的死叶,狠狠地
塞进胸襟和头发里。

20 "啊,别伤心,"他说,
"别说我们已倦怠,因为还有别的爱等着我们[1];
在无怨无艾的时刻里去恨去爱吧!
我们的面前是永恒;我们的灵魂
就是爱,是一声连绵无尽的道别。"

---

① 叶芝相信或宁愿相信生命是轮回的,所以来世还会有爱。



郭尔王之癫狂[①]

我曾经高坐在獭皮宝座上：
从伊斯[②]到埃曼[③]我言出令行；
在阿马金河口[④]声威远扬，

---

① 此诗作于1884年，最初发表于《闲暇时刻》(1887年9月)，题为"郭尔王，一个爱尔兰传奇"。叶芝原注说："郭尔或高尔生活于约三世纪的爱尔兰。他在其中丧失了理智的那次战役为一部至今犹存的吟唱史诗提供了素材。欧卡瑞在其《爱尔兰历史的手抄材料》中如是讲述这故事：'极热切地进入战斗之后，他的兴奋很快增进成狂热；在表现了惊人的英勇之后，他在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下逃离了残杀的场景，一直远远跑到国内一处荒山野岭之上跳入了峡谷。这个峡谷从此被叫做疯人谷，甚至至今在南方人们还相信，如果获得自由的话，全爱尔兰的疯人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的。'"(1887，《校刊本》857页)郭尔：盖尔语，义为"独眼"。

② 即玛·伊莎(义为"谷物平原")，在多呐戈尔郡，据说是因爱尔兰的早期入侵者麦利斯人伊斯而得名。

③ 即埃曼·玛莎，据爱尔兰传说，女马神玛莎生有一对孪生子，并在平原画出一座城镇的轮廓，该城即北爱尔兰王国的首都，名为"埃曼·玛莎"，义为"玛莎的孪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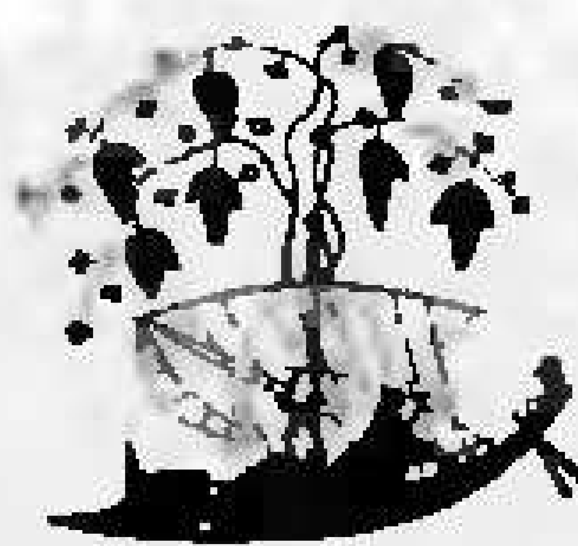
④ 韦克娄郡的阿沃卡河的河口，因红枝传奇中康纳哈的祭司、神秘诗人阿马金而得名。

让混世的海盗丧胆惊心；
骚扰和战祸闻风远遁，
再不敢侵犯儿女和人畜。
田野一天天肥美丰盛，
空中的野禽增长无数；
俯下他们衰老的头颈，
10 年迈的欧拉夫[①]个个称颂：
“他赶走了北方的凛冽。”[②]
它们不肯沉寂，我周围飘落的树叶，衰老的榉叶！

我静坐凝思，啜饮着甘醇；
一个牧人来自内地的河川，
哭诉，海盗赶走了他的猪群，
去填满他们空空的乌头船。
从滚滚山峡和潺潺河谷
我调集起冲锋陷阵的兵将，

---

① 古爱尔兰知识界的最高学位或诗人。
② 北方的凛冽：据叶芝解释，“佛魔罗，死亡、黑暗、寒冷、邪恶之力量，来自北方”（1895，《校刊本》796 页）；“佛魔罗又为来自海下，是死亡、黑暗、寒冷之神的名字。佛魔罗是畸形怪状的，时而有牛羊之头，时而只有一条腿和一条从胸口正中伸出的胳膊。它们是邪恶精灵之祖，据某位盖尔语作家说，又是一切畸形人之祖。巨人和小妖精尤其被认为是属于佛魔罗之类。”（1895，《校刊本》79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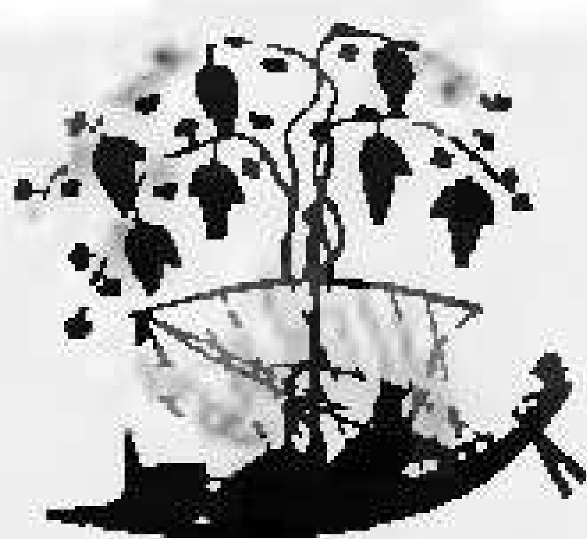
驾起轰鸣如雷的黄铜战车，
身披着点点闪烁的星光，　　20
猛扑向海边集结的盗贼，
把他们抛进了沉睡的海湾：
这双手夺得了无数的金链。
它们不肯沉寂，我周围飘落的树叶，衰老的榉叶！

可渐渐地，在我狂呼滥戮，
在冒泡的泥潭中奔突之间，
我隐秘的灵魂深处生发出
一团盘旋、飘荡的火焰。
我停步站定：头上星光耀熠，
四周闪烁着晶亮的眼睛。　　30
我放声大笑，继续向前冲击，
跑过岩岸，越过草丛；
我大笑，笑群鸟惊起，
笑星光闪耀，笑云朵高飞，
笑海潮翻滚，笑蒲苇摇曳。
它们不肯沉寂，我周围飘落的树叶，衰老的榉叶！

如今我流浪在森林里，
不论是在夏季金蜂餍饱，

还是在秋天的孤寂里
40 斑驳的树木耸立高高，
或者岩石上鸬鹚瑟瑟颤抖
在寒冬的河岸上之时；
我不停地流浪，挥舞着双手，
歌唱，抖动我浓重的发丝。
那灰狼认得我；牵着一只耳朵
我领着那野鹿从树林里走过；
跑过的野兔变得不再胆怯。
它们不肯沉寂，我周围飘落的树叶，衰老的榉叶！

我曾到过一座沉睡在
50 中秋的月光里的小城镇；
我踮着脚尖往来徘徊，
喃喃地伴着断续的曲韵，
吟唱我如何日夜追随
一双巨足的沉重的踏步；
我看见在一家门洞里
台凳上丢弃着这只破鼓，
就把它背起回到森林；
我和它疯狂地轮番唱吟，
吟唱某种非人的惨祸。



它们不肯沉寂，我周围飘落的树叶，衰老的榉叶！　　60

我吟唱如何在辛劳一天后，
沃琪儿[1]抖开她长长的黑发
遮住那即将逝去的日头，
把淡淡的幽香向风中抛洒。
我的手指滑过琴弦之时，
琴声丁冬像滴落的露珠
把那盘旋飘荡的火焰浇熄；
如今却发出一声悲哀的唏嘘，
因为那可亲的琴弦已扯断无声；
我只好流浪在荒山野林，　　70
历经盛夏的炎热和寒冬的凛冽。
它们不肯沉寂，我周围飘落的树叶，衰老的榉叶！

---

① 沃琪儿：据叶芝说，“一个佛魔罗族女巫，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我忘了原先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1899，《校刊本》796 页)。据斯坦迪什·詹姆斯·欧格莱蒂的《库胡林的到来：一个英雄时代的传奇》，她被称为“阴间的王后”和“统治地下世界的女巫”。

被拐走的孩子

斯利什森林[1]所在的陡峭
高地浸人湖水之处，
有一个蓊郁的小岛，
那里有振翅的白鹭
把瞌睡的水鼠惊扰；
在那里我们已藏好
盛满着浆果的魔桶，
还有偷来的樱桃红通通。
来呀，人类的孩子！
到那湖水和荒野里， 10
跟一个仙女，手拉着手，
因为人世充溢着你无法明白的悲愁。

---

① 在斯来沟郡吉尔湖南岸。



在极远的罗西斯角[1]岸边，
那月光的浪潮
冲洗着朦胧的银色沙滩；
在那里我们彻夜踏着脚，
把古老的舞步编织；
交流着眼神，交缠着手臂，
直到月亮飞逃；
我们往来跳跃， 20
追逐着飞溅的水泡，
而人世却充满烦恼，
正在睡梦里焦灼。
来呀，人类的孩子！
到那湖水和荒野里，
跟一个仙女，手拉着手，
因为人世充溢着你无法明白的悲愁。

格仑卡[2]湖上的山坳里
奔涌的泉水四处流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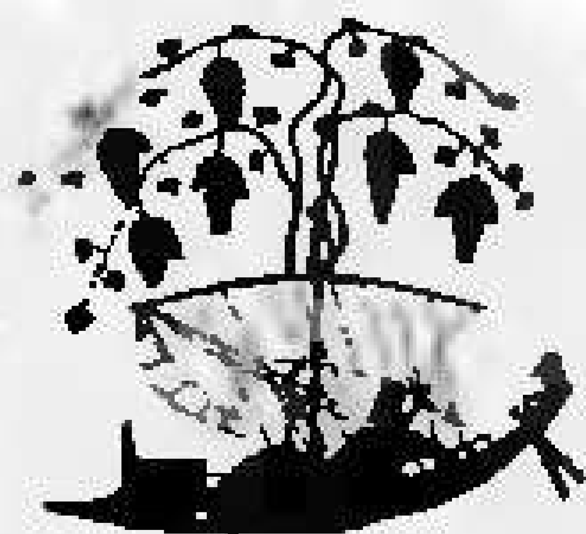
---

① 斯来沟附近一海滨渔村。叶芝原注说："这里有一块多岩石之地，如果有人在那里睡着了，就有醒来变痴呆的危险，因为仙女们拿走了他们的灵魂。"（1888，《校刊本》797页）

② 格伦卡：盖尔语，义为"纪念碑之谷"，斯来沟附近一湖泊名。

30 水草丛生的深潭浅池
难得能沐浴一丝星光；
在那里我们寻找沉睡的鳟鱼；
在它们耳边轻轻地低语，
给它们以不平静的梦想；
从滴洒着泪珠的草丛深处
缓缓地把头探出，
在那年轻的溪水之上。
来呀，人类的孩子！
到那湖水和荒野里，
40 跟一个仙女，手拉着手，
因为人世充溢着你无法明白的悲愁。

那眼神忧郁的孩子，
他就要跟我们离去：
他将不再听见群群的牛崽
在那暖暖的山坡上低吼；
将不再听见火炉上的水壶
使他心中充满宁静的歌吟；
也不再会看见棕色的家鼠
围着食柜前前后后地逡巡。
50 因为他来了，那人类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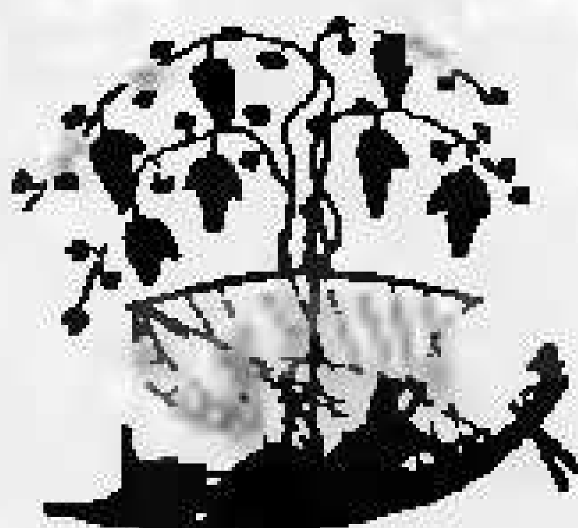
到这湖水和荒野里，
跟一个仙女，手拉着手，
从一个充溢着他无法明白的悲愁的世界。

去那水中一小岛

羞答答，羞答答，
我羞答答的心上人，
炉火映照她忙碌，
心事重重不肯走近。

她端进碗碟一摞摞，
一排排儿摆放好。
我愿带上她一起走
去那水中一小岛。

她拿进蜡烛一枝枝，
照亮遮严的屋子，　10
羞答答站在屋门口，
羞答答在暗影里；



羞答答像个小兔子，
羞答答的人儿好。
我愿带上她一起逃
去那水中一小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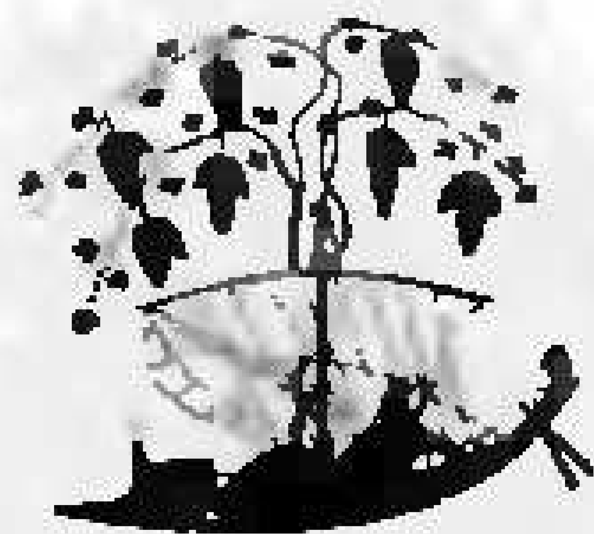
经柳园而下[1]

我的爱人和我确曾相会在柳园下边；
她那一双雪白的小脚款款走过柳园。
她让我从容看待爱情，如树头生绿叶，
可我，年少无知，不愿听从她的劝诫。

我的爱人和我确曾伫立在河畔田间；
她那只雪白的小手搭着我斜倚的肩。
她让我从容看待人生，如堰上长青草，
可我，那时年少无知，如今悔泪滔滔。

---

① 诗原题"老歌重唱"。叶芝说"这是根据斯来沟郡巴利索代尔村的一个经常自哼自唱的老农妇记不完全的三行老歌词重写的尝试"（1889.《校刊本》90页）。



老渔夫的幽思[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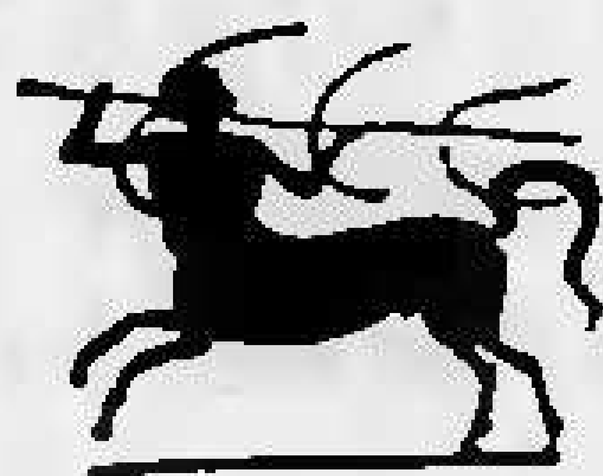
海浪，虽然你们像玩耍的孩子在我脚边跳舞，
虽然你们眼发亮，脸放光，你们叫声欢，脚步轻，
但是在从前比现在更暖和的六月，那海浪更欢娱，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心里没有一丝裂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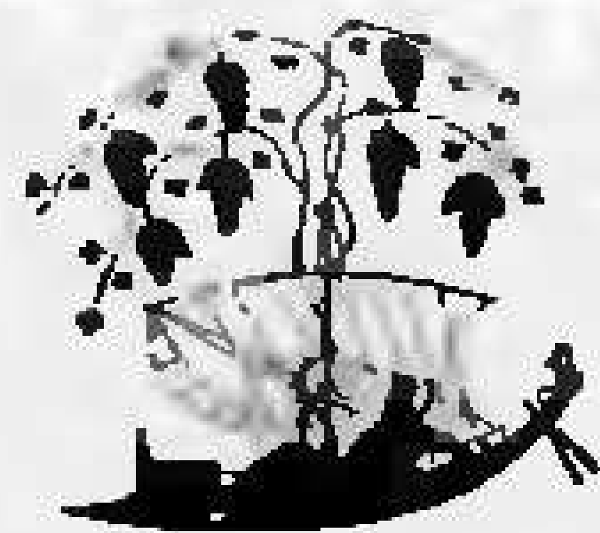
大潮里再也不像往日那样游动着群群的鲱鱼；
真令人悲伤！因为当年那大车上的藤筐响个不停，
满载着刚捕来便要出卖的鲜鱼到斯来沟县城里去，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心里没有一丝裂痕。

啊，骄傲的女孩，听他的桨声在水面上荡响，

① 此诗作于1886年6月，最初发表于《爱尔兰月刊》(1886年10月)。叶芝称“此诗所根据的是一个从斯来沟湾捕鱼归来的渔夫对我说的一些话”(1895，《校刊本》797页)。

10　你并不比她们漂亮，那些骄傲而与众不同的美人，
她们曾经在黄昏时散步，在卵石滩上的鱼网近旁，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心里没有一丝裂痕。





欧哈特神父谣曲[1]

善良的神父约翰·欧哈特
在惩治的日子[2]里骑马出门去
找一个暴发户，他田多地广，
还有自己的鹬鸟和鳟鱼。

他受托接管了约翰的土地；
吝啬鬼们都是他的同类；
他把土地给女儿们作嫁妆，
她们都攀上了高门第。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爱尔兰吟唱诗集》(1888)。叶芝原注说："此谣曲是根据科隆尼现任牧师在其极有趣的《巴利索代尔和凯尔瓦奈特的历史》中所述关于上个世纪科隆尼的某位教士'欧哈特神父'的故事改写的。"(《校刊本》798 页)

② 1695—1727 年间，英政府对爱尔兰实施"惩治法"。禁止天主教徒拥有地产。天主教徒纷纷将土地的名义所有权委托给诚实可靠的新教徒。

但是约翰神父走到西，
约翰神父走到东；　　10
他的鞋子磨出了小洞，
他的长袍磨出了大洞。

从主妇、猫儿和孩子们
到空中的鸟儿，全都喜欢他，
惟有那个暴发户除外——
魔鬼揪住了他的头发。

鸟儿喜欢他，因为所到之处
他总是打开它们的囚笼；
他笑一笑说："现在太平啦"；
然后又皱着眉头上路程。　　20

但要是谁家死了人，
来哭丧的嗓门[1]嘶哑赛乌鸦，

---

[1] 指职业哭丧者，他们受雇为死者唱颂歌。"约翰神父的一些言论传了下来。有一回他正为兄弟之死大放悲声，人们对他说：'你禁止我们哭丧，却为什么为你兄弟这么悲伤？''天性，'他回答说，'强迫我，而你们强迫天性。'他的名声和影响留传下来，事实上在科隆尼至今不再有人哭丧。"（叶芝，《校刊本》797页）



他是一个读书人，
所以总劝他们别哭啦。

这些都是约翰的善行：
突然间，人们哭哭啼啼，
成群结队来到科隆尼[1]；
因为他善终时年九十四。

并不曾有人来哭丧；
只有来自克瑙克纳瑞[2]的群鸟　　30
和克瑙克纳希[3]周围的万物
在那一天前来哭吊。

飞来的幼鸟和老鸟
翅膀沉重心儿悲伤；
从提拉拉赫[4]来哭吊，
从巴里纳法[5]来哭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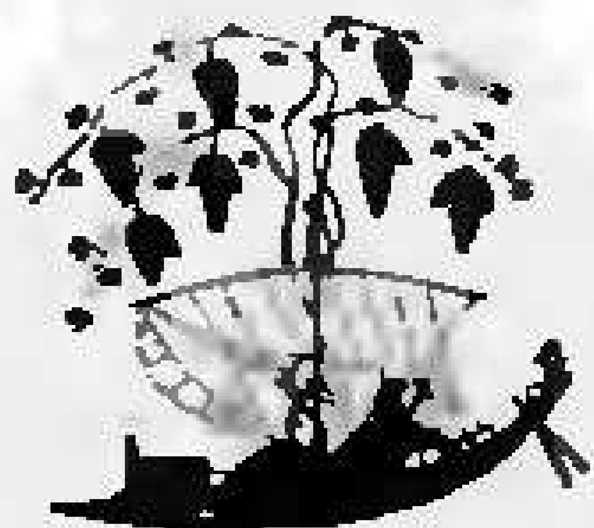
---

① 位于斯来沟镇南数英里的凯尔瓦奈特乡的一个村子。
② 盖尔语，义为"王者之丘"，斯来沟郡一山名。
③ 斯来沟郡一圆形山丘。
④ 斯来沟郡一男爵领地。
⑤ 斯来沟郡一乡村。

从伊尼士穆瑞[1]来哭祭，
却不停留吃吃喝喝；
所有发掘旧风俗的人
40 就这样受到了谴责。

---

① 斯来沟郡沿海一岛屿。



茉儿·梅吉谣曲[1]

围到我跟前来，小孩儿；
唉，别因为我边走边自语
就朝我扔石头块儿；
而要可怜茉儿·梅吉。

我男人是个穷渔夫，
往海里下钓把鱼捉；
腌鲱鱼是我的活儿，
一天到晚不停地做。

整天呆在腌鱼棚里，

[1] 叶芝说此诗所本的是"在厚斯听的一篇布道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07，《校刊本》843 页）。厚斯是都柏林附近一渔村，叶芝于 1881—1883 年间在那里居住。

10 我几乎寸步也难挪，
有时去有福的月光下
沿卵石街道踱一踱。

我一向体弱又多病，
我的宝宝又刚出生；
白天里邻居照看她，
夜里我守她到天明。

我压在了宝宝身上；
乖乖孩儿，你们想，
等到清晨结霜且明亮，
20 看我的宝宝已冰凉。

困乏的女人睡得真死！
我男人脸变红来又变白，
他给我钱，叫我滚，
回我的娘家金塞尔[1]。

他撵我出来关上门，

---

① 柯克郡一海港。



背后还送我一顿骂；
我一声不响走开去，
看不见一个邻人家。

家家户户门窗紧闭，
一颗孤星闪着暗淡绿光，　　30
细碎的干草翻滚着
掠过荒凉的小巷。

我一声不响走开去：
在老马丁的牛栏那边
我看见一个好心的邻居
正在吹火做早饭。

她问出了我的故事——
我的钱已不剩一个，
她眼里闪着怜悯和轻贱，
还是给了我吃和喝。　　40

她说我男人肯定会
来把我重新接回家；
可是，在我到处流浪，

在人家的门里檐下，

在捡柴或拾炭，
或去井边打水的时候，
我总是在想我的宝宝，
独个儿伤心难受。

有时候我肯定她知道
50 什么时候上帝会大开天门，
点亮星星，他的烛火，
照看天下的受苦人。

那么现在，你们小孩儿，
就不会朝我扔石头块儿了；
而会脸蛋儿放光围拢来，
可怜茉儿·梅吉了。



猎狐人谣曲[①]

“把我放在铺坐垫的椅子上；
你们四个，抬起我，
这儿铺靠垫，那儿铺靠垫，
再去看一眼这世界。

“去到马棚，去到狗圈；
把要带的东西都带齐；
牵着我的罗拉来回遛，
或牵着它慢慢兜圈子。

“把椅子放在草地上，

---

① 叶芝说：“此谣曲所本是基坎姆的‘克瑞克纳沟’——很可能是提珀勒瑞传说的转述——中的一个事件。”（1892，《校刊本》798页）他指的是查尔斯·J·基坎姆（1828－1882）的《克瑞克纳沟或提珀勒瑞之家》（1879）第55章。

10 找来罗弟[1]和他的猎狗，
好让我心满意足地走，
撇开这些尘世的拘束。”

他眼皮垂下，头低下，
老眼昏花笼罩着梦；
那普照万物的太阳
落进了沉睡的溪水中。

棕色的罗拉在草地上踏步，
朝着那椅子走过去；
此刻老人的梦幻已消逝，
20 他抚摸那棕色的长鼻子。

这时许多可爱的舌头
舔着老人枯干的双手，
因为那猎人站在他身边，
牵着大大小小的猎狗。

“猎户罗弟，吹起号角，

---

① 《克瑞克纳沟》中的猎人名。



让群山发出回声。”
那猎人一声欢快的呼啸
回荡在清晨的空中。

老人的眼里闪烁着火花，
老人的手指来回地摆动；　　30
回荡的音乐声消失之后，
人们听见他微弱的话音：

“猎户罗弟，吹起号角，
让群山发出回声。”
“我无法吹响我的号角，
我只有眼泪和叹息声。”

椅子周围的仆人们
心头增添了新的悲伤；
大大小小的猎狗们
眼睛齐盯在他的脸上　　40

一只瞎眼的猎狗只远远
躺在骄阳曝晒的草地上；
它与他的心深切地交通：

时光在一点一滴地流淌。

瞎眼的猎狗一声哀号，
缓缓抬起它苍老的头颅；
仆人们把遗体抬进屋；
群狗为死者放声大哭。

玫　瑰[1]

1893

"太晚了我才爱上你，呵，古老而常新的美！太晚了我才爱上你！"

——圣·奥古斯丁

献　给

莱奥内尔·约翰生

---

① 标题和年代初见于《诗集》(1895)。作品选辑自《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共23首，其中"谁与佛格斯同去"一诗为《诗集》1912年再版时所增补。题记为1925年增补，原文为拉丁文，出自古罗马著名基督教神父圣·奥古斯丁(354—430)所著《忏悔录》第10卷第27章。莱奥内尔·约翰生(1867—1902)是英国诗人、学者、批评家，叶芝的朋友。叶芝原注说："《玫瑰》是我的第二本书《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的一部分。几年后我第一次读这些诗的时候注意到，那被象征为玫瑰的品质与雪莱和斯宾塞的理性美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把它想像成与人类一同受难，而不是从远处追求和望见的某种东西。这一定曾经是我这一代人的一种思想……"(1925)





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1]

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
请来到我近前，听我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
奋勇与凶险的大海浪潮搏斗的库胡林[2]；
那鬓发灰白，目光平静，幽栖山林，
给佛格斯[3]周围撒下无数梦和祸根的祭司；
还有那脚趿银屐在海面上舞蹈，渐已
衰老的群星用高远而寂寞的曲子
所歌唱吟咏的你自己的悲戚。

---

① 叶芝自注说："玫瑰是爱尔兰诗人们最喜欢的一个象征。以它为题的诗作不止一首，既有盖尔语的又有英语的；它不仅被用于情诗里，而且被用于称呼爱尔兰……当然，我不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它。"（《校刊本》798—799 页）十字架上的玫瑰又是创始于十五世纪德国的秘术修道团体"玫瑰十字兄弟会"的标志，象征一种神秘的结合。一般来说，玫瑰在叶芝早期诗中代表精神和永恒的美。它盛开在时间和受难的十字架上。此处或亦象征毛德·冈。

② 见"库胡林与大海之战"一诗 59 页注①。

③ 见"佛格斯与祭司"一诗 55 页注①。

请近前来，好不再被人类的命运所遮暗，
10 我在那爱恋和仇恨的枝柯下面发现，
在朝生暮死的可怜而愚昧的万物之中
永恒的美在她的道路上漫游逡巡。

近前来，近前来，近前来——啊，还是给我
留下一小块空间，让那玫瑰的香气来充填！
免得我不再聆听平常事物祈求的声音：
那在地下小小洞穴里深藏的弱小的蠕虫，
那在草丛中从我的脚边跑过的野耗子，
和辛劳然后消逝的种种沉重的凡俗希冀；
而是独自寻求去倾听上帝对那些久已
20 死去者的明亮的心所宣说的奇异之事[①]，
并学习念诵一种人们所不懂得的语言。
请近前来；在我逝去的时刻到来之前，我愿
歌唱古老的爱尔[②]和那些古代的故事：

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

---

① 叶芝后来写道："我不记得我用'明亮的心'表示什么意思了，但是稍后我写到'心里有镜子'的精灵。"（《自传》255页）

② 爱尔兰的盖尔语名称。原为古神话中"妲奴部族"一女神名，后被用于指爱尔兰早期居民中的一种族。



佛格斯与祭司[①]

佛格斯:这一整日我都在山岩间追寻,
　　你却频频地流动,变化身形,

---

① 叶芝原注:"我是根据罗埃之子佛格斯的事迹塑造'那骄傲的好做梦的国王'的,但是在我写作这首诗和我早年的书'现在谁愿跟佛格斯同驱'中的歌时,我仅从斯丹迪什·欧格拉蒂先生的作品中得知他,我的想像力当时自由地处理我所知的,今天我则不大会赞同。"叶芝还解释说,佛格斯是"红枝系列中的诗人……他曾经是全爱尔兰的王,据佛格森所整理的传说,他放弃了王位,以便能在森林里过平静的狩猎生活。"(1889,《校刊本》795页)这里所指是塞缪尔·佛格森爵士(1810—1886)所作"罗埃之子佛格斯的退位"。但是这篇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格森想像的产物。在北爱尔兰或红枝英雄传说故事中,佛格斯不是诗人,也从未做过全爱尔兰的王,而是北爱尔兰王,红枝英雄的首领。被他的寡嫂兼王后耐丝用计哄骗,而让位给她的儿子康纳哈。耐丝原是北爱尔兰王"巨人"法赫纳之妻,生于康纳哈。法赫纳死后,其异母弟佛格斯继位,因为康纳哈尚早幼。佛格斯甚爱耐丝,欲娶之。她乘机提出条件说:"让吾子享位一年,好让他的后裔为王者种。"佛格斯同意了。但是,一旦期满,由于康纳哈统治圣明,人民要求他继续在位;而佛格斯又耽于宴饮射猎,于是他就到林中去隐居,以静修和梦术等方法获取诗人和哲人的痛苦智慧。祭司(Druid)音译为"督伊德",特指古凯尔特人的祭司、巫师,他们精通占卜、魔法、医术等,在古爱尔兰等地享有崇高地位。

先是一只渡鸦，苍老的双翅
几乎片羽不留，然后你好似
一只黄鼬穿行在块块乱石间，
如今你终于披上了人的外形，
骨瘦鬓斑半隐在渐浓夜色中。[1]

祭　司：你有何心愿，骄傲的红枝众王之王？

佛格斯：生灵中的最智者，我想要说的是：
10　在我断事决疑之时，年轻机灵的
康纳哈[2]坐在我身边，他言语聪慧，
在我看起来像是无尽负担的事务
对他却似很容易，因此我将王冠
戴在他的头上，以抛却我的忧愁。

祭　司：你有何心愿，骄傲的红枝众王之王？

佛格斯：称王且骄傲！就是这令我绝望。
我如今与我的臣民们欢宴在山巅，

① 2—7行　祭司施展变化之术。
② 康纳哈是佛格斯的继子和继承者，红枝英雄传说中的北爱尔兰王。



漫步在深林，驾驭着战车奔驰
在喃喃低语的大海白色的边缘；
但我依然觉得王冠在我头顶上。 20

祭　司：你有何心愿，佛格斯？

佛格斯：　　　　　　　　　　不再为王，
而学习你那梦幻的智慧。

祭　司：看我灰发稀疏，双颊深陷，
看这双手也许拿不动刀剑，
这身体抖瑟瑟似风中芦苇。
没有女人爱过我，没有男人求过我。

佛格斯：一个国王不过是个愚蠢的苦力，
他浪费他的血以成为别人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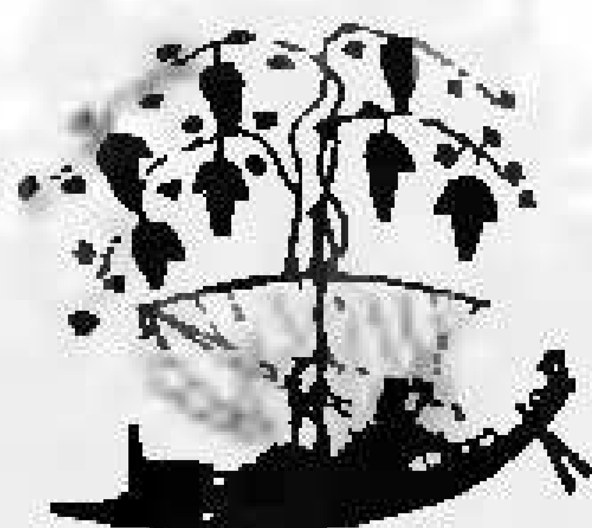
祭　司：喏，你一定要，就拿去这小袋梦；
解开那绳索，梦幻就会把你围裹。 30

佛格斯：我眼看我的生命漂流像条河，
变化不辍；我曾是许多东西——

波浪中一滴碧沫，一柄剑上
寒光一抹，山丘上冷杉一棵，
一个推着沉重的石磨的老奴，
一位坐在黄金宝座上的国王[1]——
所有这些都曾经美妙而伟大[2]；
如今我身成无物，心知一切[3]。
啊！祭司，巨大的忧愁之网[4]
40 怎藏匿在这小小灰色物件里[5]！

---

① 31—36行　灵魂的轮回转世。
② 生命销蚀，而智慧增长。
③ 祭司的梦使佛格斯洞知一切，但觉自身空无。
④ 指梦。
⑤ 指盛梦的魔袋。



库胡林与大海之战[1]

一个男人缓缓地从落日走来，
来到在堡垒里染着衣物的埃玛[2]跟前，
说："我是那猪倌，你曾吩咐我
去守望那森林与海潮之间的道路，
可是现在我已不需要再守望。"

于是埃玛把编织物扔在地上，
高举起被染料全部染红的双臂，
张开双唇爆发出一声突然的大喊。

---

① 叶芝解释说："库胡林是康诺传奇（译按："康诺"是"康纳哈"的现代英语化发音；康诺传奇即红枝英雄传奇）中的伟大武士。我的诗是根据柯廷（译按：杰热迈厄·柯廷（1838—1906），美国民俗学家）的《爱尔兰神话和民俗》中所述爱尔兰西部一传说改写的。游吟传统则非常不同。"（1892.《校刊本》799页）

② 系埃法之误，为一部落女王，曾被库胡林征服，被其遇奸，因而生子康莱赫。

那猪倌注视着她的脸庞说：
10 “活着的人，死了的人中间谁也
不曾赢得他的战车所载的黄金。”

“可是，假若你的主人得胜回家，
你又何必脸色苍白，从头到脚直发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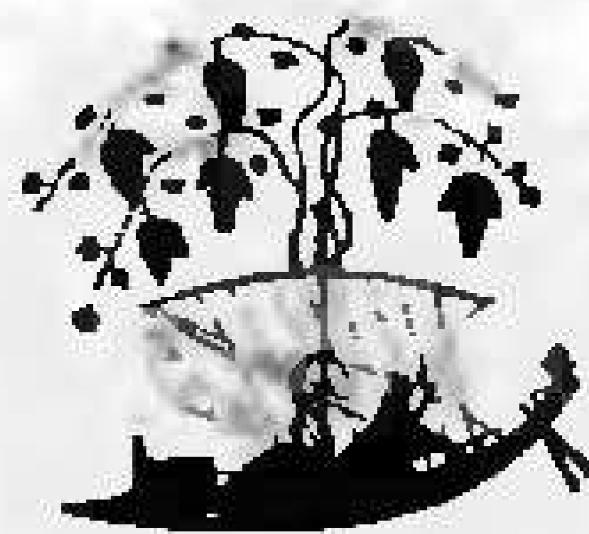
于是他抖颤更剧，颓然跌倒
在堆满织物的地面上，哭诉说：
“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莺声婉转的人儿[1]。”

“你竟敢当面挑逗我，”于是
她挥起染红的拳头猛揍，然后
脚步踉跄着来到她儿子放牛的地方，
20 用愤怒的嗓音呼喊：“一个寻常放牛郎
不该懒懒散散，虚度年华。”

“我等待已久，母亲，等待这句话：
可是现在为什么呢？”

---

① 指艾瑟娜·国古巴、库胡林的年轻情人。



　　　　　　　　“有一个人得死；
你有天下最沉重有力的膀臂。”

“无论是在日光还是在星光下面，
我父亲都挺立在他的战车中间。”

“但是你已经长成更高大的男子汉。”

“可是在某个地方，星光或日光下面
站立着我的父亲。”

　　　　　　　　“在步下，在马上
或在战车中长年征战，已老朽不堪。” 30

“我只是问我应当上哪条路去旅行，
因为使你受苦的神使你聪明。”

“红枝英雄的大队人马驻扎在
森林的边缘和大海的奔马之间。
去那里，在森林的边缘燃起一堆篝火；
只把你的名字和血统告诉那能用刀

威胁你的性命的人，等到他们找到
某个受同样誓言约束的宴饮之人。”

在那些欢宴的人们中间居住着库胡林，
40 身旁紧紧跪坐着他的年轻的心上人，
她凝视着他双眼中悲伤的诧异神情，
就好像春天女神凝视古老的天穹，
沉思着他的鼎盛之年的光荣；
四周围竖琴弦颂赞着他的武功，
康纳哈[①]，众王中的红枝之王，
亲自用手指把黄铜琴弦拨响。

终于库胡林说了话：“有个人
在林阴里生起了他过夜的篝火。
我常常听见他来来往往地歌唱，
50 我常常听见他弓弦的美妙声响。
去弄清他是谁。”

有一人去而复返。
“他让我告知所有人，他只有在剑尖

① 见“佛格斯与祭司”一诗56页注②。



索命之时才说出他的名字，且要等到我们
找出某个受同样誓言约束的宴饮之人。”

库胡林大喊：“我是这全军之中
惟一从童年起就受如此约束的人。”

在林阴里短暂的交战之后，
他对那年轻人说：“难道没有
姑娘爱你，没有雪白的胳臂环抱你，
要么你是渴望去那昏暗的长眠之地， 60
所以你才前来向我当面挑战？”

“人们的命运藏在上帝的隐秘处所。”

“你的面貌有点儿像我从前爱过的
一个女人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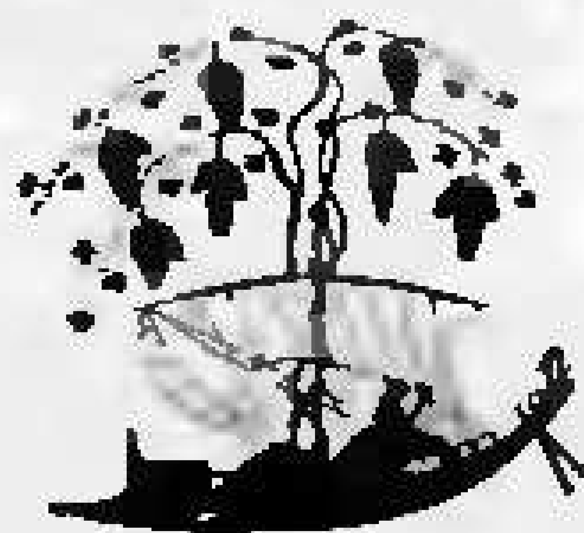
战斗重新加剧进行，
但此时战争的怒火在库胡林心中觉醒，
那老剑锋攻破了新剑锋的防守，
刺穿了他。
“在你咽气之前说出来。”

"库胡林,我,强大的库胡林之子。"

"我让你免受痛苦。别的我做不到。"

70 在白昼驮着它的重负走向黄昏的时候,
库胡林凝然不动,头颅低垂在双膝上;
于是康纳哈派来那莺声婉转的姑娘,
为了赢得他的欢心,她把他的灰发抚弄;
徒劳,她的玉臂,徒劳,她雪白的酥胸!
于是康纳哈,一切人中最足智多谋者,
让他的巫师们十人一组在他周围排列,
如是说道:"库胡林会待在那里,
在可怕的寂静中再郁郁沉思三日,
然后站起来,狂叫着把我们全都杀死。
80 去把魔法的幻觉念诵到他耳朵里,
好让他去与大海的奔马战斗。"
巫师们开始施行他们的秘术,
诵经念咒整三日。

库胡林动了起来,
凝视着大海奔腾的群马,耳中听见



战车的隆隆声和呼唤他的名字的呐喊：
于是向那不可损伤的浪潮开战。

尘世的玫瑰[①]

谁曾梦见过美像梦一般逝去?
为了这些满含哀叹的骄傲的红唇——
哀叹没有新的奇迹会降临,
特洛伊在一场冲天的殡葬之火中逝去[②],
尤什纳[③]的孩子们断了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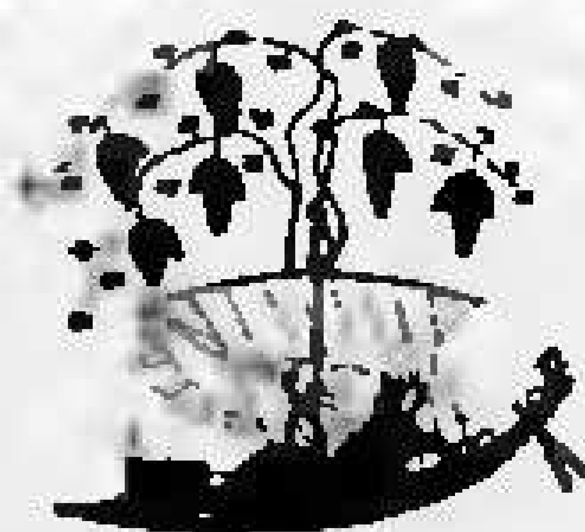
我们同这辛劳的尘世正在流逝:
在那飞掠的群星、天空的浪沫下头,

---

① 对于叶芝,玫瑰仍是理性美或爱的象征,但不同于雪莱或斯宾塞的理性美。后者是被追求的遥远的东西,而前者是与人类一同受难的美。

② 据希腊神话,因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斯巴达王后海伦而引起十年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最终被希腊人焚毁。

③ 叶芝解释说,尤什纳是"黛尔德的恋人奈希及其朋友阿尔丹和安利的父亲"(《校刊本》779页)。据爱尔兰传说,北爱尔兰武士奈希在兄弟阿尔丹和安利的陪伴下,与美女黛尔德私奔到苏格兰,而黛尔德已被北爱尔兰王康纳哈选中作王后。后来他们被康纳哈诱回爱尔兰,三兄弟遂被康纳哈的军队所杀。



在那仿佛冬季里奔腾的苍白河流
迂回蜿蜒的人们的灵魂里，
这孤独的面容[1]永生不朽。　　10

鞠躬，大天使们，在你们朦胧的住处：
在你们存在，或任何心脏跳动之前，
有位疲倦而仁爱者[2]已在神的座前盘桓；
他把这尘世造成一条铺满青草的路，
在她的漫游的双脚前边。

---

① “孤独的面容”指海伦或毛德·冈的面容。
② “疲倦而仁爱者”指海伦，或亦影射毛德·冈。

和平的玫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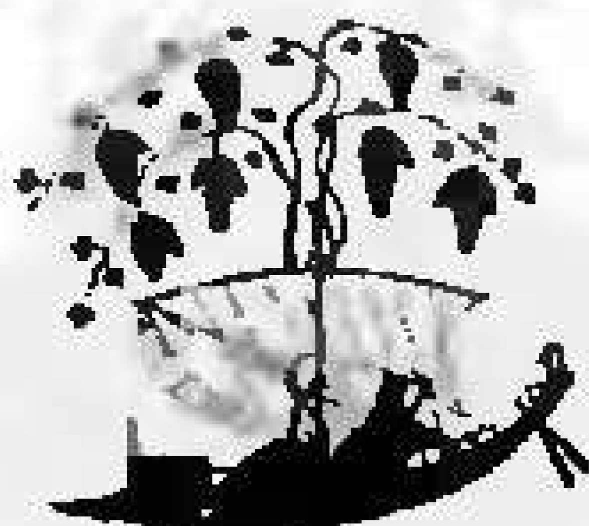
假如在天堂和地狱相遇之时，
上帝的天兵之帅米迦勒[2]
从天国的门柱旁俯身凝视你，
那他就会忘记他的功业。

不再在他神圣的住宅里
为上帝谋划战争，
他将会去用群星为你
编织珠冠一顶。

看见他俯首鞠躬，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国民观察家》(1892 年 2 月 13 日)，原题"玫瑰的和平"。
② 米迦勒是天使长，曾率众天使与龙战斗，并征服撒旦。



莹白的星星把你赞美， 10
世人终会被温和的道路引领，
来到上帝的伟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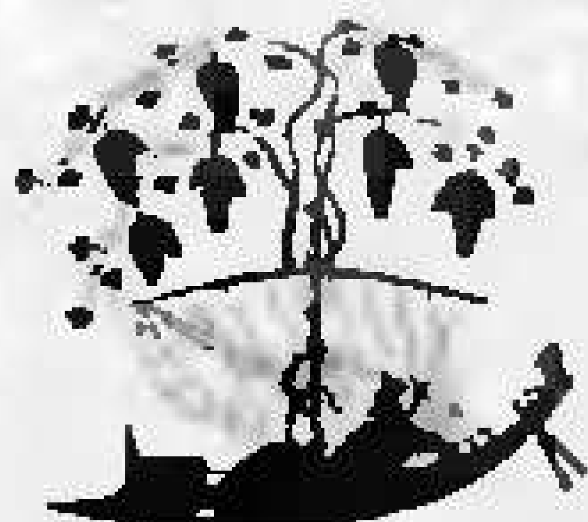
上帝将会下令停止他的战争，
说，一切都是好的[1]，
且轻柔地造出一个玫瑰色的和平，
一个天堂与地狱的媾和。

① 上帝创世时所说，见《旧约·创世记》第一章。

战斗的玫瑰[①]

一切玫瑰之冠，举世共仰的玫瑰！
那思绪编织的高帆，鼓荡在
时间的浪潮之上，搅动着空气，
上帝的钟声漂浮，成为海水的忧思；
同时，由于恐惧而沉寂，或满怀希望而喧哗，
一支队伍集合在即，披散着风吹浪打的长发。
要是你们能够，就逃避前所未有的大战，
在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过我身边时，我呼喊，
对于那听见爱情在她扫净的炉台边，
10　在她恬静的阴影旁永远不停歌唱的人
危险不提供庇护，战争不维护和平：
但是，集合起那所有的人——没有爱情
曾为他们编织沉默，或仅仅前来把一支歌

① 此诗原题"他们出发去战斗但总是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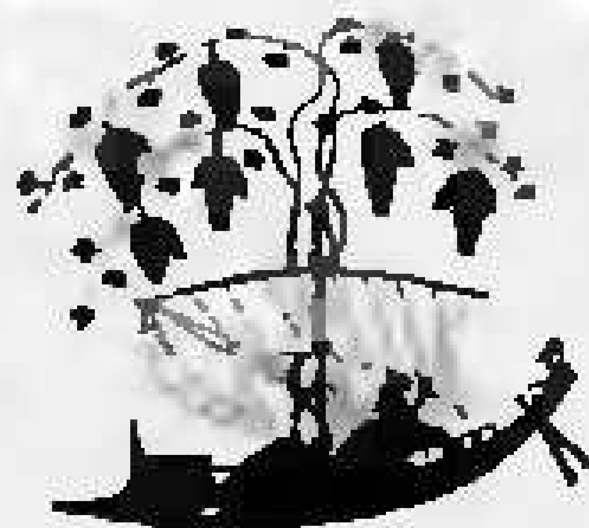


抛掷在空中，然后歌唱着走过
去朝着苍白的黎明微笑；你们也集合起来——
你们曾经寻求，多过雨水或露水里，
或太阳和月亮里，或大地上的所有东西，
或在那漫游的、星光下的欢笑中间叹息，
或在大笑声中来自大海的忧伤的唇边——
在那长长的灰色战舰中来为上帝作战。 20
那些悲哀的人、寂寞的人、不满的人，
对他们，古老的夜将告知她的全部神秘：
他们那不会生也不会死的悲哀的心
发出微弱的喊声，上帝的钟声凭此把他们认领。

一切玫瑰之冠，举世共仰的玫瑰！
你，也已来到这里，看昏暗的海浪摔打在
忧愁的码头上，听海潮鸣响着招呼
我们的钟声；那美妙的遥远的事物。
因其自身的永恒不朽而变得悲哀的美
用我们、用那朦胧的灰色海洋造就了你。 30
我们的长舰落下用思绪编织的帆篷待命，
因为上帝已诏令它们分担一份同等的命运；
最终，在他的战争中被击败，
它们在那同一片莹白的星群下沉没之时，

我们将再也听不见我们那不会生
也不会死的悲哀的心发出的微弱喊声。





仙　谣[1]

在一石栅栏下面，狄阿米德和格拉妮娅
新婚同眠时，环绕他俩的群仙所唱。

我们，老而又老又快活，
啊，这么老！
成千上万岁，成千上万岁，
如果全都算到：

给这些从尘世新来的孩子

① 叶芝解释说，格拉妮娅是“一个美女，为逃避年迈的芬的爱情而与狄阿米德私奔。她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跑遍了爱尔兰，但是最终狄阿米德死于斯来沟布尔本山朝海的一角。芬赢得了她的爱情，把倚靠在他颈上的她带回到芬尼亚勇士集会之处，大伙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笑声”(1895，《校刊本》795页)。老英雄芬·迈库阿尔是芬尼亚系列传奇中的主角，他手下的勇士统称芬尼亚勇士；狄阿米德是他的侄儿，是其中的美男子，被野猪触死。石栅栏：系爱尔兰史前墓葬标志。

宁静和爱情；
还有丁冬滴露的长夜良辰
和头上的星星：

给这些从尘世新来的孩子
10　远离人群的安歇。
可有更好的事，更好的事？
那就给我们说说：

我们，老而又老又快活，
啊，这么老！
成千上万岁，成千上万岁，
如果全都算到。



湖岛因尼斯弗里[1]

现在我要起身离去，前去因尼斯弗里[2]，
用树枝和泥土，在那里筑起小屋：
我要种九垄菜豆，养一箱蜜蜂在那里，
在蜂吟嗡嗡的林间空地幽居独处。

我将享有些宁静，那里宁静缓缓滴零
从清晨的薄雾到蟋蟀鸣唱的地方：
在那里半夜清辉粼粼，正午紫光耀映，
黄昏的天空中布满着红雀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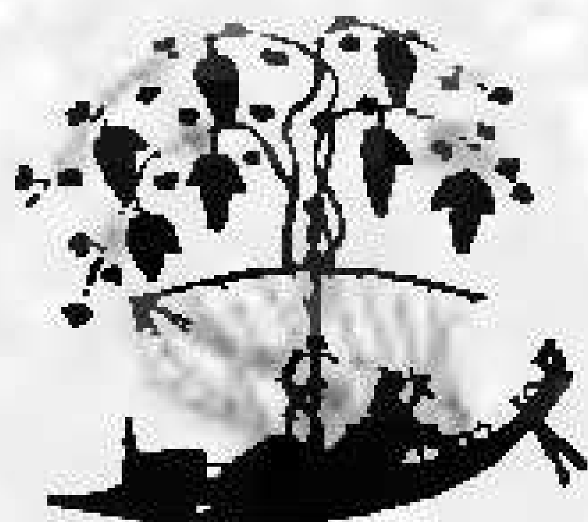
现在我要起身离去，因为在每夜每日

---

① 此诗作于1890年。因尼斯弗里：盖尔语，义为“石楠岛”，是斯来沟郡吉尔湖中一小岛。

② 仿《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句：“我要起身，前去我父亲那里。”

10 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舐湖岸的响声；
伫立在马路上，或灰色的人行道上时，
我都在内心深处听见那悠悠水声。



摇篮曲

天使们正俯身
在你的卧床前；
它们已感倦困
与死魂灵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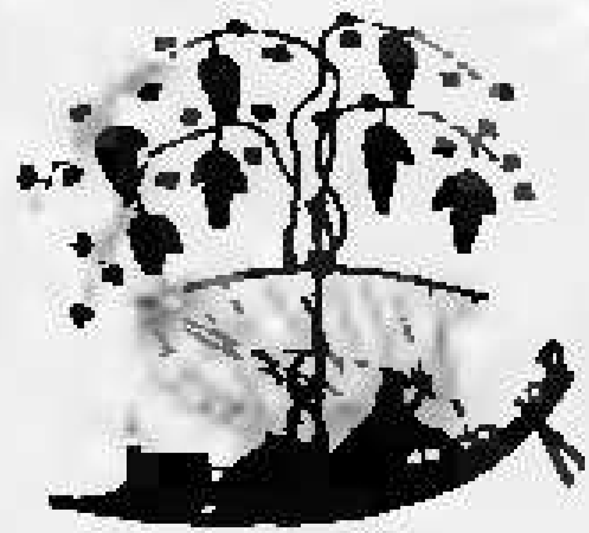
上帝在天大笑
看你这般健美；
那巡行的七曜[①]
也因之而欣慰。

我吻你又叹息，
因我必须承认　10

① 七曜：指日、月、金、木、水、火、土星；或说指昴宿星团的七星。



我将会失去你，
当你长大成人。



爱的叹惋

一个无法诉说的叹惋
深深埋藏在爱的心底：
买卖货物的乡邻伙伴，
天上飘流的朵朵云彩，
劲吹不止的阴湿冷风，
奔流的鼠灰色的泉水
和阴影重重的榛树林
都威胁我所爱的人儿。

爱的悲伤[1]

屋檐下的一只麻雀的聒噪，
皎洁的明月和如水的夜空，
还有树叶精彩和谐的歌调，
遮掩了人类的影像和哭声。

一个红唇凄然的少女[2]浮现，
世界的伟大仿佛浸满泪水，
像奥德修斯[3]船队历尽艰难，
像普里阿摩[4]率部傲然战死。

---

① 此诗作于 1891 年 10 月。
② 指古希腊美女海伦。
③ 古希腊传说英雄，献木马计破特洛伊城，凯旋回国途中历尽艰险，历时十年之久才到家。
④ 特洛伊老王，城破后被希腊人杀死。



浮现，在这喧闹的檐角上，
空旷的天穹里上升的月轮，　　10
还有树叶的一切哀悼悲伤，
只能构成人的影像和哭声。

当你年老时[1]

当你年老，鬓斑，睡意昏沉，
在炉旁打盹时，取下这本书，
慢慢诵读，梦忆从前你双眸
神色柔和，眼波中倒影深深；

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
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
而惟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
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

然后垂下头，在炽燃的炉边，
10　忧伤地低诉：爱神如何逃走，

---

① 此诗作于1891年10月21日。仿法国诗人彼埃尔·德·龙沙(1524—1585)的同名十四行诗。赠给毛德·冈。



在头顶上的群山巅漫步闲游，
把他的面孔隐没在繁星中间。

白　鸟[①]

我但愿我们是，亲爱的，浪尖上的一双白鸟！
流星尚未来得及陨逝，我们已厌倦它的闪耀；
低悬在天边之上，暮色里的那颗蓝星[②]的幽光
唤醒了你我心中，亲爱的，一缕不死的忧伤。

一丝倦意来自那些露湿的梦者：玫瑰[③]和百合；
啊，别梦想，亲爱的，那飞逝的流星的闪烁，
或者那低悬在露滴中滞留不去的蓝星的耀熠：
因为我但愿我们化作浪尖上的白鸟：我和你！

我心头萦绕着无数岛屿，和许多妲娜的海滨，

---

① 叶芝解释说："仙境的鸟像雪一样白。'妲娜的海滨'当然是'青春永驻之邦'，或仙境。"（1892，《校刊本》799页）
② 蓝星：指金星，西方以爱神维纳斯之名称之。蓝色则是悲伤之色。
② 玫瑰：女性的象征；百合：男性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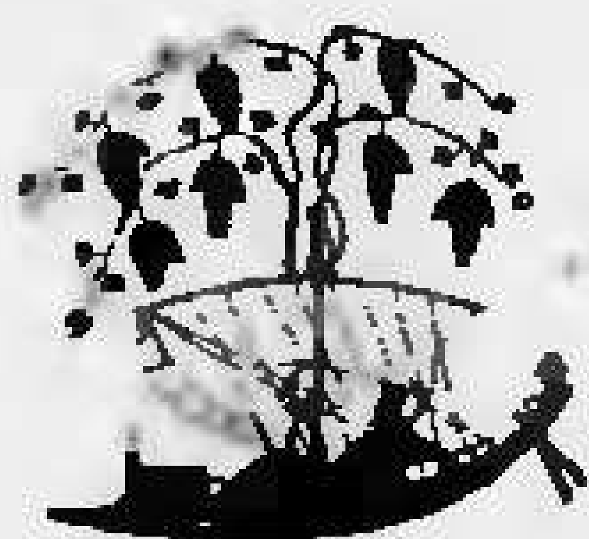


在那里时光肯定会遗忘我们，悲伤不再来临；　　10
很快我们就会远离玫瑰、百合和星光的侵蚀，
只要我们是双白鸟，亲爱的，出没在浪花里！

梦　死[1]

我梦见有一人死在一个陌生地方，
身边无故又无亲；
他们钉起几块木板遮盖她的面庞，
那些当地的农民
好奇地把她安置在那荒郊野地里，
又在她的坟顶上
把一具两根木头做的十字架竖起，
四周种柏树成行；
从此把她留给头顶上冷漠的星辉
10　直到我刻下此话：
她从前比你初恋的爱人还要美丽，
如今却睡在地下。

① 此诗原题“墓志铭”。



女伯爵凯瑟琳在天堂[1]

所有沉重的日子都已过完；
留下那躯体的斑斓装饰
在那杂芜丛生的蒿草下面，
还有那双脚并放在一起。

浸浴在炽燃的责任之泉里，
她并不要求高贵的服装；
搬走那一切惨凄凄的美丽
塞进那馥郁的橡木衣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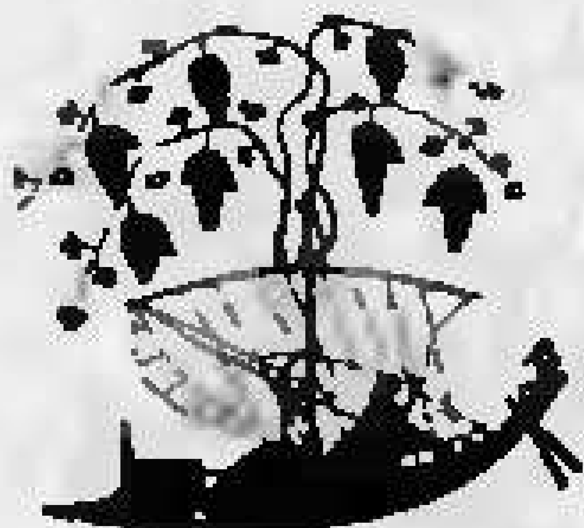
圣母马利亚的亲吻可曾否
使她的脸上荡漾起音乐？　　10
但她依然小心地款款移步，

---

① 此诗原为叶芝剧作《女伯爵凯瑟琳》1892年版第五幕中的一首歌。

优雅中透着尘世的羞怯。

在那七大天使的脚步中间，
一位舞者何等飘忽闪烁！
诸天的众神齐向上帝礼赞，
光焰交射，羽翼相衔接。



谁跟佛格斯同去[①]

现在谁愿跟佛格斯乘车同走，
穿透那幽深树林密织的网，
在平坦的海岸上跳舞？
小伙子，扬起你棕红的眉头，
抬起你柔和的眼皮，姑娘，
别再寻思希望和恐惧。

别再转向一边思寻
爱情的苦涩的神秘；
因为佛格斯驾驭着黄铜战车，
统治着那森林的浓阴， 10
那茫茫大海的雪白胸臆，
和乱发纷披的流浪的星火。

---

① 见"佛格斯与祭司"一诗55页注①，是叶芝《女伯爵凯瑟琳》中的一首歌。

梦想仙境的人

他伫立在竺玛海尔[1]的一群人中：
他曾全心系挂着一件丝绸裙衫，
在大地给予他石硬的关怀之前，
他终于懂得了些许的蜜意柔情；
但是当一人把鱼儿倒成一堆时，
仿佛鱼儿都抬起银色的小脑袋，
歌唱金色的清晨或黄昏洒落在
一座编织的世外海岛上的东西，
在那里人们相爱在纷乱的海边；
在那树枝编结的不变的屋顶下　　10
时光永远无法毁坏恋人的誓约：
这歌唱很快把他重又撼人不安。

---

① 竺玛海尔：利隆姆郡一乡村。



他在利萨代尔庄园[①]的湖滨漫游：
他曾一心患得患失地想着金钱，
在岁月在山脚给他堆成坟墓前，
他终于懂得了一些节俭的年头；
但是当他走过一处湿地的时候，
一只沙鹬张着灰色的沾泥的嘴
歌唱北方或西方或南方的某地
有着一个快乐狂放温和的民族　　20
居住在金色或银色的天空之下；
假如一个舞者停下饥饿的步子，
就仿佛太阳和月亮都结了果实：
听着那歌唱他变得愚蠢又呆傻。

他在斯卡纳文[②]的水井旁边沉思，
思想讥笑他的人们；毫无疑问
他的突然复仇成了乡间的传闻，
当尘世之夜把他的身体吞噬时；
但是池塘边生长的一株两耳草

---

① 利萨代尔庄园：叶芝的朋友康思坦丝（1868－1927）和伊娃（1870－1926）·郭尔－布斯姐妹的家宅。
② 是斯来沟郡一小镇。

30 用不必要的残忍声音歌唱那里——
古老的静寂命令它的选民欢喜，
无论涨起和落下什么样的浪潮，
风暴的白银怎样侵蚀白昼黄金；
那里深夜将像羊毛把他们围裹，
那里恋人偎着恋人将共享安乐。
这传说驱散了他的稀薄的怨忿。

他长眠在卢格纳郭尔山丘[1]之下；
既然大地已接受了万物和人类，
他或许终于懂得了无扰的沉睡
40 在那寒冷的雾气笼罩的山坡下：
难道蠕动在他尸骨周围的蛆虫
不曾以那不倦的尖厉嘶叫宣称
上帝已将他的手指按在了天穹，
朦胧闪烁的夏季流溢出那指缝
把那无梦的海浪边的舞者淹没。
那些无恋人思念的恋人为何要
梦，直到上帝以一吻焚毁创造？
那人在墓中不曾找到一丝慰藉。

---

① 斯来沟郡格伦卡谷地中一小镇，盖尔语义为“异乡人谷地”。



一部爱尔兰小说家作品选集献辞[1]

在她自己的人民治理这悲惨的爱尔[2]的年月，
曾有一根翠绿的树枝悬挂着许多风铃；
从它那喃喃低语的绿阴里，仙女的幽静，
巫者的仁慈，向一切聆听者降落。

商贾听得入迷，不再弄诈售奸；
农夫听得得意，忘却他的牛群；
咆哮的战士听了，静静沉入睡梦；
一时间大家都变得友好和善。

---

① 叶芝在 1924 年评论说："我刚刚重写过的这首诗最初是于 1890 年以原先的形式作为一部爱尔兰小说家选集的献辞发表的。即使经过修改，它也还是一束野燕麦。"（《校刊本》129 页）这本小说集是《爱尔兰小说代表作》（纽约和伦敦：G. P. 普特南之子公司，1891）。

② 见"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54 页注②。

啊，在陆地和海洋上永远漂泊，算计，
10 密谋着，终有一天会给祖传的伤痛
压上一块石头的流亡者们！
我也负有一根满蕴着安宁的风铃枝。

我从被狂风吹撼的翠绿树干上把它折断，
直到那夏天的汁液全都枯竭！
我从爱尔的光秃秃的树干上把它断折，
在那个国土上，一个人可以被如此欺骗；

可以被如此打击、纠缠和毁灭，以致他变成
没有爱的人：欢快的风铃带来笑声朗朗，
震撼着屋椽下一张残破的蜘蛛网；
20 然而最为人所欣赏的却是最悲哀的鸣声。

欢快或悲哀的风铃，它们把你的记忆
带回到已半忘的纯朴而古老的地方：

在康纳玛拉的天空和曼斯特的草场，
我们和我们的苦难不曾流下一丝痕迹。



退休老人的哀伤[1]

虽然我现在躲避雨淋
在一棵断树下面，
但我的座椅也曾紧靠炉火
在每一群高谈
爱情或政治的人们之中，
在时光把我变老之前。

虽然少年人又在制造枪矛，
准备举行反叛，
疯狂的流氓们向人间暴政

---

① 叶芝自注说："这首小诗基本上是韦克娄的一位老农的原话的翻译。"（1895，《校刊本》799页）1908年他又解释说此诗是源自"在双岩山上一个人对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话"（《校刊本》844页）。双岩山在都柏林郡附近；那位朋友是作家乔治·W·拉塞尔（1867—1935）。

10　发泄满腔怒焰；
但我的沉思却专注在
那改变了我的时光上面。

没有一个女人转过脸
回顾一棵断树干，
但我曾经爱过的美人儿们
依然在我记忆里边；
我啐唾在时光的脸上——
它已把我改变。



吉里根神父谣曲[①]

老牧师彼得·吉里根
整日整夜里精神恹恹；
因为他的教徒不是卧病在床，
就是在青草根下长眠。

有一回，他坐在椅上打盹儿，
在傍晚飞蛾出现的时辰，
又一个贫苦人前来请他去，
他不禁黯然伤神。

“我没休息，没快乐，没安宁，
因为人们死了一个又一个；” 10

① 叶芝解释说：“这首谣曲是根据凯瑞郡的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改写的。”（1892，《校刊本》800页）

说完他又喊，“请上帝饶恕！
是我的肉体说的，不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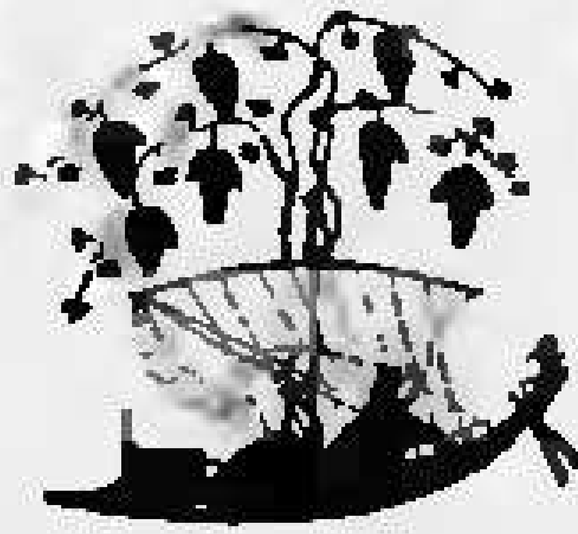
他跪倒，伏靠在椅子上，
祈祷间沉沉睡去；
飞蛾的时辰从田野上退去，
群星开始探头偷觑。

星星渐渐繁衍成千上万，
树叶在风中摇撼；
上帝给尘世笼盖上阴影，
对人类低语喃喃。

20

在飞蛾再次出现，
麻雀啾啾鸣叫的时光，
老牧师彼得·吉里根
直挺挺站在地上。

“糟啦，糟啦！我在椅上
睡着的时候，那人已死去”；
他把他的马从酣睡中拍醒，
慌慌忙忙骑上去。



他从未曾像现在这样狂奔，
驰过石径和沼泽；　　30
那病人的老婆打开门：
“神父！您又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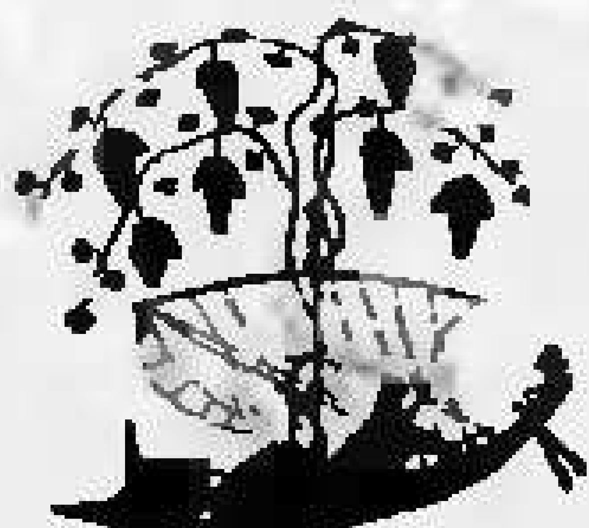
“那可怜人死了吗？”他大喊。
“他去了已有一个时辰。”
老牧师彼得·吉里根
伤心得站立不稳。

“您走后，他翻个身就死了，
快活得像个小鸟。”
老牧师彼得·吉里根
闻此言双膝跪倒。　　40

“为疲倦和流血的灵魂
造就了星辉之夜的主，
他遣下一位伟大的天使
在我需要时给我援助。

“那看护运行的群星，

身披绛红袍的主，
也曾怜悯在椅上熟睡的
最卑微的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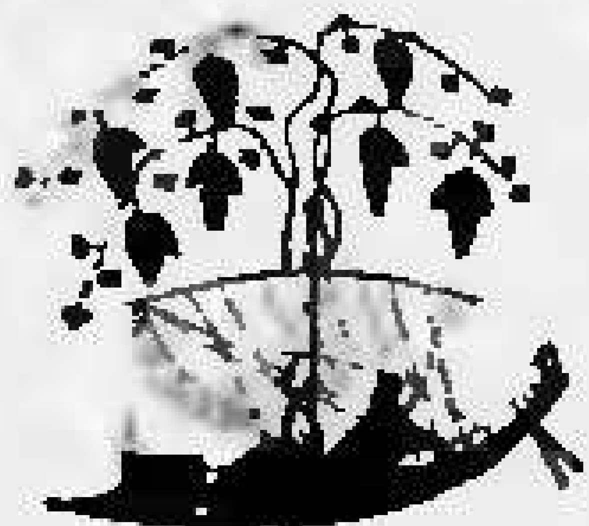


两 棵 树

亲爱的，凝视你自己的心里，
那神圣的树就在那里生长；
从欢乐中生发出神圣的繁枝，
颤巍巍的花朵缀满枝头上。
它那果实变幻的斑斓的色彩
用悦目的光给群星作嫁资；
它那隐蔽着的根须实实在在
已经把寂静栽种在黑夜里；
它那满头的繁叶频频的摇曳
赋予了海浪以澎湃的旋律， 10
也使我的双唇得与音乐结合，
为你低唱一支迷幻的歌曲。
在那里爱神们绕圈翩翩起舞，
把我们的如火的青春环绕，

旋转着，缠绕着，反反复复，
沿着树叶覆盖的无知大道；
忆想起那一簇长发簌簌抖开
和那有翅的草鞋如何急驰，
你的双眼就充满温柔的关怀：
20 亲爱的，凝视你自己心里。

别再凝视那苦涩惨凄的镜面，
魔鬼们心怀着狡诈的诡计，
高高举起它走过我们的面前，
要么仅仅凝视它片刻一时；
因为那里长着一个致命影像，
它享受着风暴之夜的款待，
根须在积雪下半显露半埋藏，
枝干都断折，叶子已焦黑。
因为万物都变得不育而贫瘠
30 在那群魔高擎的昏暗镜中，
那属于外部世界烦恼的镜子
是在远古上帝沉睡时造成。
那里，在那断残的枝桠中间
穿行着不安思绪的黑乌鸦；
飞翔着，啼叫着，往往返返，



饥饿的喉咙，凶残的脚爪，
要么它们就抖动蓬乱的羽翼，
兀立着嗤笑那狂风；老天！
你温柔的眼睛变得冷酷无比：
别再凝视苦涩凄惨的镜面。　　40

致曾与我拥火而谈的人

在我制作出这些断续的妲娜[1]诗句时，
我的心就会洋溢着对往昔的梦忆，
那时我们俯身围拥着那将熄的炭火，
谈论那些像枯树中的蝙蝠，生活
在热情的人们的灵魂里的蒙昧人民；
谈论那些固执倔强的远古的族群，
他们的叹息之中混合着满足和悲哀，
因为他们像繁花般盛开的梦从来
不曾在那善与恶的果实下折腰屈躬；
10 谈论那列阵备战光辉耀眼的大众[2]，
他们齐飞举，羽翼交叠，光焰万道，

① 或妲奴，是古爱尔兰传说中的诸神之母，后来有学问的基督徒即用"妲娜之民"称呼爱尔兰早期居民。
② 指众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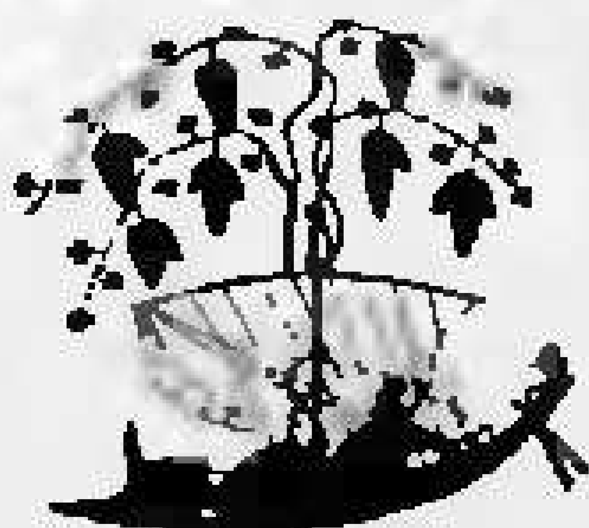


声如雷鸣，高呼那不可道的名号[①]，
用他们的刀剑的铿锵撞击声合奏出
一曲狂喜的乐章，直到晨光绽露，
白色的寂静终止一切，除了他们那
长翼的轰鸣，他们那素足的光华。

① 指上帝的名号。

致未来时代的爱尔兰

知道吧，我愿被视为
一个群体中的真兄弟，
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
大伙把谣曲民歌唱诵；
而不愿比他们差毫分，
因为她那红玫瑰镶边的长裙
拖曳过每一页文字：
她的历史早已开始
在上帝创造天使的家族之前。
10 在时光开始喧嚣愤怒的时候，
她的如飞舞步的律动
使爱尔兰的心脏开始跳动；
时光吩咐他所有的蜡烛
闪耀，处处照亮一个舞步；



但愿关于爱尔兰的思想
停在一片律动的宁静之上。

但愿我也不被看得不如
戴维斯、曼根、佛格森，[①]
因为，对于善于深思者，
我的诗句比他们的韵文更多地　　20
道出海洋深处发现的东西，
在那里静卧长眠的惟有尸体。
因为自然元素的创造物
在我桌子周围来来去去，
它们从混乱的脑海急急冲出
去洪水和大风中喧闹愤怒；
而那按着韵律跳舞踏步者
必定会以凝视换得凝视。
人类永远与它们一道前进，
追随着那红玫瑰镶边的长裙。　　30
啊，在明月下舞蹈的仙女，
一个巫者的国土，巫者的乐曲！

---

① 托马斯·戴维斯(1814—1845)：爱尔兰政治领袖兼作家；詹姆斯·克莱伦斯·曼根(1803—1849)：爱尔兰诗人；塞缪尔·佛格森爵士(1810—1886)：爱尔兰诗人。

只要还能够，我就为你抒写
我所体验的爱，我所知道的梦。
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
不过是一眨眼的时光；
而我们、我们的歌唱和爱情、
度量者“时光”在上方点亮的星星
和在我桌子周围来来去去，
40　在黑夜里来临的万物，
都在不断地流逝到那里：
在真理渐衰的狂喜里，
全无爱情和梦想容身之地；
因为上帝走过，留下白色足迹。
我把我的心铸入我的诗，
好让你，在渺茫的未来时代，
会了解我的心是如何曾与它们
一道追随那红玫瑰镶边的长裙。

苇丛中的风[1]

1899

[1] 1899年以单行本形式问世，共收诗37首。叶芝原注说："在写这些诗的时候，我凝神沉思那些写《谣曲和抒情诗》（译按：即《十字路口》）、《玫瑰》和《乌辛漫游记》时光临我的意象和其他来自爱尔兰民俗的意象，以至于它们变成了真正的象征。有时在醒着的时候，但更经常是在睡着的时候，我有片刻的幻视，一种与做梦非常不同的状态，其时这些意象自己获得一种类似独立生命的东西，变成一种神秘语言的一部分；这种语言似乎永远会给我带来某种奇异的启示。因可能被认为是轻率的晦涩而不安，我遂试图以冗长的注释自我解释，在其中我放入了我所有的一点点学问，以及我现在认为不太合适的任意幻想，虽然在我看来最神秘的事物仍然是最真实的。"（1908，《校刊本》800页）





希神的出征[1]

大军正从克瑙克纳瑞奔驰而来，

① 此诗作于1893年8月29日，最初发表于《国民观察家》(1893年10月7日)时题为“仙军”。叶芝自注说：“富贵人过去把古爱尔兰诸神称为图阿莎·德·妲南，即妲奴女神的部族，而贫苦人过去，有时现在也仍然，把它们称为希，源于诶·希或斯路阿·希，意即仙山之人。‘希’也是盖尔语中的风，当然希与风有许多关联。它们乘旋风而行，那旋风在中世纪被称为海若迪亚斯的女儿之舞——海若迪亚斯无疑取代了某个古代女神的地位。当乡民们看见树叶在路上旋转时，他们就祝福自己，因为他们认为希正在经过。它们据说总是不戴头巾，而任头发飘泻如瀑；它们有尊卑之分，尊者多半骑马。如果有人对它们过于感兴趣，过多地看见它们，他就会对普通事物失去一切兴趣。……古代的伟大人物都出自妲奴的部族，是它们中间的王和后。奎尔塔是费安的战友；……尼娅芙是妲奴部族中的美女，她曾把乌辛诱引到她们的国度‘青春之乡’；我在《乌辛漫游记》中写到了她；最终，他又回到苦难和厌倦之中。克瑙克纳瑞山在斯来沟，乡民说，西部的希的伟大女王梅娃就葬在山上的石冢中。我在《凯尔特的曙光》中写到过科露什纳芭尔。她‘走遍全世界，寻找一个足够深的湖，以溺毙她的仙躯，她已厌倦了神仙生活；她从一个山丘跃到另一个山丘，在所到之处建立一个个石冢；终于，她在斯来沟，乌山之巅的小伊阿湖找到了世界上最深的水。’……科露什纳芭尔又为芭尔的老妇人……她出现在许多地方的传说中。”(1899。《校刊本》800—802页)

跨越科露什纳芭尔的坟墓；
奎尔塔摇摆着他那燃烧的头发，
尼娅芙呼喊着：来呀，一起去吧；
倒空你心中的凡俗的梦。
长风已觉醒，树叶在飞旋，
我们的面颊白皙，我们的头发披散，
我们的胸膛起伏，我们的眼睛晶莹，
我们的臂膀挥舞，我们的嘴唇张开；
10 如果有谁注视我们急行的队伍，
我们就来到他与他手中的事业之间，
我们就来到他与他心中的希望之间。
大军急匆匆穿行于日与夜之间，
哪里有像这样美好的希望和事业？
奎尔塔摇摆着他那燃烧的头发，
尼娅芙呼喊着：来呀，一起去吧。



不绝的话音[1]

呵，甜美的不绝的话音，静一静；
去找那些护卫天国的羊栏的看守，
命他们遵从你们的意愿漫游巡行，
光焰叠光焰，直到时间不再存在；
难道不曾听说你们在摇颤的枝头，
在群鸟之中，在岸上的潮水之中，
在山风中召唤的我们的心已老迈？
呵，甜美的不绝的话音，静一静。

---

① 此诗作于1895年8月29日。"话音"：仙人的话音。

情　绪

时光腐朽滴零，
似蜡烛燃尽，
而群山和森林
郁葱葱，郁葱葱；
在这一大群
火生的情绪之中
哪个已经消殒？



恋人述说他心中的玫瑰[1]

丑陋残缺的万物,破损陈旧的万物,
路边孩童的啼哭,笨重大车的尖响,
抛撒着冬季肥土的耕夫的沉重脚步,
都在伤害着你的影像:一朵玫瑰在我心底开放。

那些丑恶的东西犯下了弥天的大过;
我渴望重造它们,然后远坐绿坡上,
守着新铸的天地海洋,像一只金盒
盛着我梦中你的影像:一朵玫瑰在我心底开放。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国民观察家》(1892 年 11 月 12 日)时题为"我心中的玫瑰"。

空中的魔军[1]

欧椎斯寇一曲高歌
响彻沉闷的鹿鸣湖[2]，
自那高高的芦花丛中
惊起对对水鸭野鹜。

他眼看苇丛渐渐变暗，
随着夜潮的升涨，
遂把他的新娘卜丽洁

① 此诗作于1893年10月1日，原题"被偷走的新娘"。叶芝原注说："此诗是根据斯来沟郡巴利索代尔乡一妇人所唱并为我翻译的一首古盖尔语谣曲改写的；但在谣曲中，丈夫回到家时，发现哭丧者在哭悼他的妻子。有些作家对斯路阿·高伊什，即空中之军和斯路阿·希，即希神之军有所区别，而把空中之军描写为具有特殊的邪恶。乔伊斯博士说：'在各类妖魔中……人们最怕的是空中的魔鬼。它们住在云里、雾里、岩石里，以极端的恶毒仇恨人类。'……据说它们有时兴一阵狂风，偷取刚刚成婚的新娘。"（1899，《校刊本》803－804页）

② 斯莱沟郡一小湖。



那朦胧的长发梦想。

在歌与梦之间他听见
一笛手吹笛远去，　　10
从未有笛声如此凄惨，
从未有笛声如此欢娱。

他看见少男少女们
在一片平地上起舞，
其中有他的新娘卜丽洁
面带凄惨和欢娱。

舞蹈的人们把他围绕，
甜蜜的话儿说了不少，
一个小伙端来红葡萄酒，
一个姑娘拿来白面包。　　20

可是卜丽洁牵着他衣袖
离开欢闹的成群伙伴，
来到玩牌戏的老人跟前，
他们苍老的手疾如闪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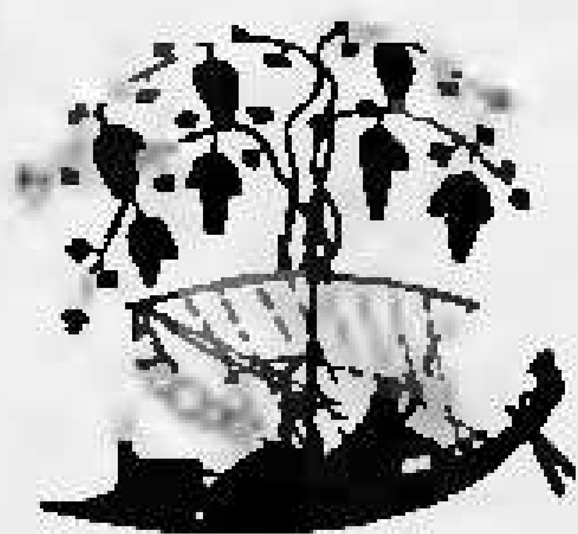
面包和酒里藏有厄运，
因为这些是空中的魔军；
他坐下玩起来，心中
梦想着她长发的朦胧。

他与快乐的老人们玩着，
30 想不到有厄运临头，
直到有人把他的新娘卜丽洁
从快乐的舞蹈中劫走。

他把她抱在怀里劫走——
那里最英俊的小伙子，
他的脖子、胸脯和双臂
都淹没在她朦胧的长发里。

欧椎斯寇把纸牌抛下，
从他的梦中惊醒：
老人和少男少女们
40 逝如轻烟无踪影；

但是他听见高空中
一笛手吹笛远去，



从未有笛声如此凄惨，
从未有笛声如此欢娱。

鱼[1]

尽管晓月西沉后你隐匿
在那灰白的落潮深处，
来日里的人们也将知悉
我是怎样把鱼网抛出，
而你又是怎样无数次地
跃过那些细细的银索，
他们会认为你薄情寡义，
并且狠狠地把你斥责。

---

① 此诗赠毛德·冈。最初发表于《康瓦尔杂志》(1898年12月)时题为"渔夫布莱塞尔"。



无法平息的大军[1]

姐娜[2]的孩子们在纯金制造的摇篮中大笑，
拍合着他们的手掌，半闭着他们的眼睛，
因为他们将驰往北方，当那秃鹰[3]扇动
沉重的白翼和一颗冷却了的心飞起之时：
我亲吻我啼哭的孩子，把他贴在我前胸，
听见那些狭窄的墓穴呼唤我的孩子和我。
那在漫流的大海之上呼啸的凄凉的风；
那在燃烧的西方翱翔的凄凉的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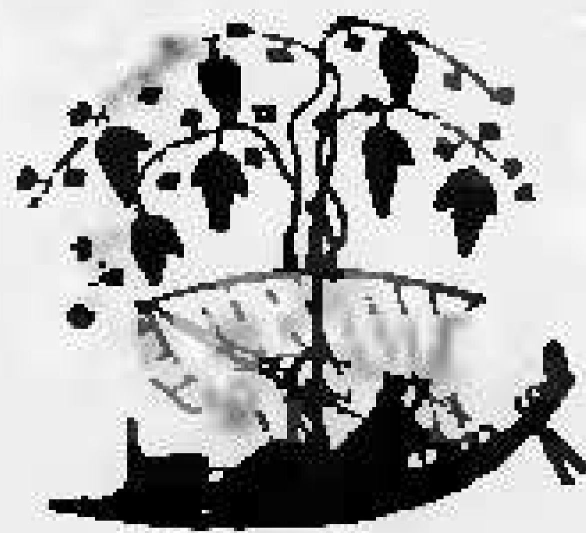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萨沃伊》(1896年4月)时与“黑猪谷”一诗合题为“两首有关农民的幻视的诗”；收入《苇丛中的风》时题为“摇篮曲”。叶芝在为此诗和“恋人因心绪无常而请求宽恕”一诗所作的注释中说：“我把风用作一种模糊的欲望和希望的象征，不仅因为希神在风中，或者因为风任意吹拂，而且因为风与魂灵和模糊的欲望一直处处相联系着。一位高地学者告诉我，他的乡亲们在他们的谈话和诗语中，一如我在我的诗里，使用风。”(1899，《校刊本》806页)

② 即妲奴。见“希神的出征”一诗111页注①。

③ 在《旧约·利未记》和《旧约·申命记》中被描写为不洁净的一种鸟。

那敲击天堂之门，敲击地狱之门，
10 在那里抽打众多呜咽的鬼魂的凄凉的风；
呵，被风撼动的心，那无法平息的大军[①]
比圣母马利亚脚前的烛光更美丽。

① 大军：指御风而行的众希神。见“希神的出征”一诗111页注①。



到曙光里来[1]

衰残的心，在一个衰残的时代，
来呀，摆脱那是是非非的罗网；
大笑吧，心，又见灰白的曙光，
叹息吧，心，又见清晨的露滴。

你的母亲爱尔[2]她永远年轻不老，
露滴永远晶莹，曙光永远灰白；
虽然希望离你而去，爱情衰败，
在一条毁谤之舌的毒焰中焚烧。

来吧，心，到这层峦叠嶂之地：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国民观察家》(1893 年 7 月 29 日)时题为"凯尔特的曙光"，收入《凯尔特的曙光》一书中时改为现题。
② 盖尔语，即爱尔兰。

10

因为太阳和月亮，山谷和森林，
大川和小溪的神秘的兄弟亲情
在这里将努力实现它们的意志；

上帝伫立着吹响他孤独的号角，
时光和世界永远都在匆匆飞逝；
爱情不比灰白的曙光那样仁慈，
希望不比清晨的露滴那样亲切。



漫游的安格斯之歌[1]

我出门来到榛树[2]林里，
因为头中燃着一团火，
砍下一段榛枝削成杆，
在一根线端钩挂浆果；
在粉白蛾子展翅飞舞，
粉蛾似的星星闪现时，
我把浆果投到溪水里，
钓起一条小小的银鱼。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速写》(1897年8月4日)，题为“疯歌”。叶芝解释说：“妲奴女神的部族能够随意变化，那些居住在水里的常常化身为鱼……在别的时候它们则是美丽的女人……此诗是受一首希腊民歌所启发的，但是希腊的民间信仰与爱尔兰的非常相似。在写作此诗时，我当然想到的是爱尔兰以及爱尔兰的那些精灵……”(1899，《校刊本》806页)关于安格斯，叶芝说他是“青春、美和诗歌之神。他统治着青春之邦”(1895，《校刊本》7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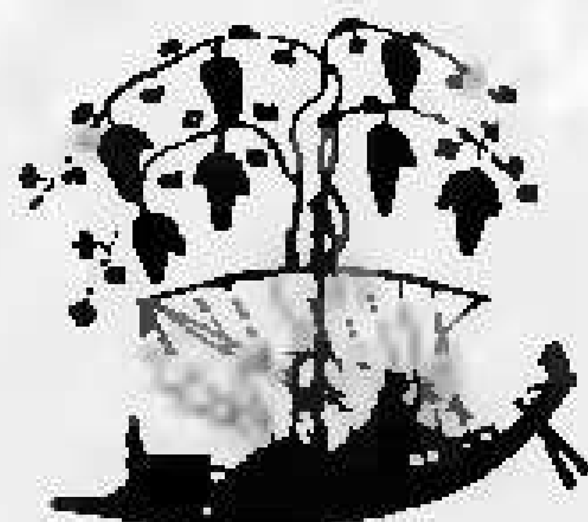
② 在爱尔兰被视为神圣的生命之树。

我把它放在了地面上，
10 然后去把火苗儿吹起，
可是地面上沙沙作响，
有谁在呼唤我的名字；
它变成一个晶莹少女，
鬓边簪插着苹果花儿；
她叫我名字然后跑开，
消失在渐亮的空气里。

虽然走遍了深谷高山，
我已经变得衰弱老朽，
但是我仍然要找到她，
20 吻她的嘴唇牵她的手；
走在斑驳的深草丛中，
采撷太阳的金色苹果，
采撷月亮的银色苹果[①]，
直到时光都不再流过。

---

① 22—23行 指日光、月光透过树阴洒在地面上的圆形光斑，采撷它们喻不可能的事情。



老母之歌

我黎明即起，跪地吹火
直到炉中火种熠熠闪烁；
然后做饭擦地清扫房间
直到晚星开始眨眼偷看；
年轻人在床上久睡梦想
胸饰和头饰是否正相当，
她们的日子逍遥又安逸，
风吹发丝她们也要叹息：
而我得劳作因为我老了，
火种已变得微弱冰凉了。　10

女人的心[1]

呵，何用那小小房间
洋溢着祈祷和安宁；
他叫我出门潜入夜暗，
我的胸紧贴他的胸。

呵，何用母亲的关怀
和安全温暖的家居；
我浓密的头发如花开，
将蔽护我们躲风雨。

呵，头发浓密眼晶莹，
10　从此不再顾虑死生，

---

① 此诗作于1894年，用于短篇小说集《隐秘的玫瑰》(1897)中的一篇故事"生活在风暴中的人"(后改题"幻影玫瑰")中时无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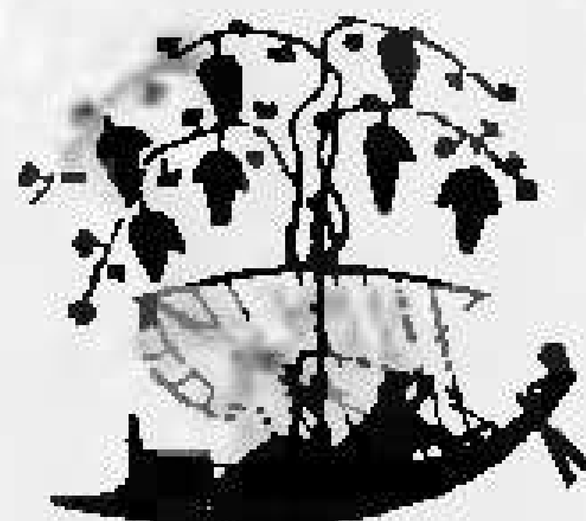
我的心紧贴着他的心，
我的气息与他相通。

恋人伤悼失恋[1]

额白发浓双手安详，
我有个美丽的女友[2]，
遂梦想旧日的绝望[3]
终将在爱情中结束：
一天她窥入我心底
见那里有你[4]的影像；
她哭泣着从此离去。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穹顶》(1898 年 5 月)，与“他听见蒲苇的呼喊”和“他想起那些曾恶语中伤他的爱人的人们”二诗合题为“伊夫致黛克托拉：三首歌”。
② 指奥莉维娅·莎士比亚(1867－1938)。1894 年，正当叶芝陷于对毛德·冈的无望的爱情旋涡中时，诗友莱奥内尔·约翰生把表妹奥莉维娅介绍给了他。叶芝与她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只因她丈夫不肯离婚而未能与她结合。
③ 叶芝自 1889 年结识毛德·冈后屡次向她求婚均遭拒绝。
④ 你：指毛德·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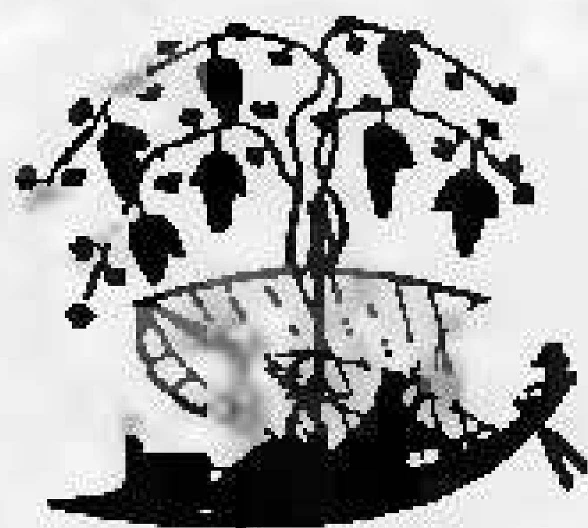
他伤叹他和爱人所遭遇的变故并渴望世界末日来临[1]

难道你没有听见我在呼唤，无角的白鹿？

---

① 此诗作于1897年6月，发表于《穹顶》时题为“男人和女人的欲望”，收入《苇丛中的风》时题为“蒙根伤悼他和爱人所遭遇的变故并渴望世界末日的来临”，参见“他想起前世作为天上星宿之一的伟大”一诗166页注①。叶芝原注说：“我的鹿和猎犬恰当地与亚瑟王传奇的各种说法中闪入闪出，引导不同骑士历险的鹿和猎犬有关，也与所有关于乌辛的青春之乡之旅的说法开头部分中的猎犬和无角鹿有关。这猎犬当然与安温或哈得斯的猎犬有关——它们是白色的，长着红耳朵；威尔士农民过去，也许现在仍然听见它们在夜风中追赶某种飞行物；很可能也与爱尔兰乡民所认为的，如果你过于大声或过早地哀悼死者，就会叫醒并抓走其灵魂的那些猎犬有关……我是从一首上个世纪的关于乌辛的青春之乡之旅的盖尔语诗中得到我的猎犬和鹿的。在对无角鹿的追猎把他引到那海滩上之后，在他与尼娅芙一同驰骋在海面上之时，他在波涛中看见——我手头没有那首盖尔语诗，仅凭记忆描述——一个少年追逐着一个手持金苹果的少女，后来又见一条有一只红耳朵的猎犬追逐着一头无角鹿。这条猎犬和这头鹿似乎是‘为了女人的’欲望和‘为了男人的欲望的女人的欲望’以及所有类似的欲望的单纯意象……我诗中的持榛木杖的人原本是爱神安格斯；我使无鬃的野猪来自西方，因为在爱尔兰，一如在其他国家，日落之处过去是象征性的黑暗和死亡之地。”(1899)安温，威尔士传说中的地狱。关于男女欲望的引语出自塞缪尔·柯尔律治的《桌边谈话》。

我已被变成一条猎犬，长着一只红耳朵；
我已处身于那荆棘的丛林和石头的小路，
因为曾有人把仇恨、希冀、欲望和畏怯
藏在了我脚下，好让它们日夜把你追逐。
一个手持榛木杖的人曾悄无声息地前来；
他突然把我变了形；我正扭头看着别处；
现在我的呼唤只不过是一条猎犬的狂吠；
而时光和诞生和变化正在匆匆地流过去。
10 我但愿，那无鬃的野猪已经从西方来到，
把太阳和月亮和星星都连根拱到天外去，
然后躺倒在黑暗里，哼哼着，翻身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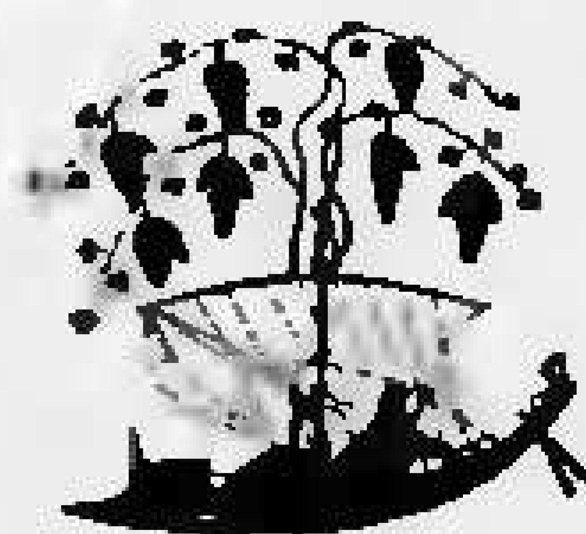
他叫爱人平静下来[1]

我听见那幻影的群马，它们的长鬣抖颤，
它们的铁蹄沉重杂沓，它们的眼睛白光闪烁；
北方在它们头顶上展开匍匐紧贴的夜色，

---

① 此诗作于1895年9月24日，是赠给奥莉维娅·莎士比亚的；最初发表于《萨沃伊》(1896年1月)时题为"麦克尔·罗巴蒂斯让爱人平静下来"。叶芝原注说："十一月，旧时的冬季之始，或佛魔罗，亦即死亡、阴郁、寒冷、黑暗之力量的得胜之始，是被爱尔兰人与马形的普卡——它们现在是顽皮的精灵，但曾经是佛魔罗神祇——相联系的。我想它们也许与曼南南的群马有某种联系，曼南南统治着死者之国，而佛魔罗的特什拉也统治着那里。曼南南的群马常常与海浪相关联，虽然它们也能同样轻易地跑过陆地。某位新柏拉图主义者——我忘了是谁——把大海描写成生命的漂浮不定的苦难，而我相信，在许多爱尔兰关于航行去魔岛的传说中含有类似的象征，或者在形成这些故事的神话学中多少含有一些。我大体仿效爱尔兰和其他神话学以及巫术传统，把北方与夜晚和睡眠相联系，把日出之处东方与希望相联系，把日盛之处南方与热情和欲望相联系，把日落之处西方与衰亡和梦幻事物相联系。"(1899，《校刊本》808页)佛魔罗：见"郭尔王之癫狂"一诗25页注①。普卡：爱尔兰传说中的"孤独精灵"之一，形状多变，时而为马，时而为驴，时而为牛，时而为鹰。特什拉：佛魔罗之王。曼南南：属于"妲奴之部族"，为海神。

东方则把她在晨光破晓前的隐匿的欢乐铺展，
西方饮泣在苍白的露水中，叹息着飘逝，
南方纷纷扬扬倾撒着暗红的火焰的玫瑰花瓣：
呵，睡眠、希冀、梦想、无尽欲望的虚幻，
那灾难的群马都投身进入那沉重的凡胎肉体：
亲爱的，让你的双眼半闭起，让你的心
在我的心上跳荡，让你的柔发在我胸上泻落，　　10
把爱的孤寂时刻淹没于休憩的深沉暮色，
把它们飞扬的长鬣和它们杂沓的蹄声都蔽隐。



他怨责麻鹬[1]

麻鹬呵，别在空中叫啦，
要么去向西方大海啼唤；
因为你的叫声使我忆起
朦胧秋波和沉重的长发
曾在我胸上颤抖着披散：
风声里已有足够的恶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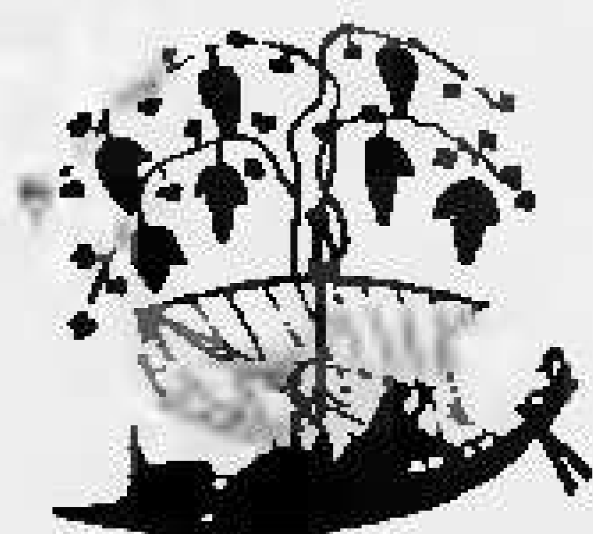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萨沃伊》(1896年11月)，题为“欧萨利文·鲁阿致麻鹬”；收入《苇丛中的风》时题为“罕拉汉怨责麻鹬”。

他记起遗忘了的美[1]

当我的双臂环抱住你时，我即
把我的心贴在那久已
从这人世上消逝了的可爱美丽；
王师溃逃后，君王们丢弃
在阴暗水坑里的珠宝王冠；
好梦想的贵妇们用丝线
刺绣在喂肥了恶毒飞蛾的
绒布上的爱情传说；
古时贵妇们编织在
她们头发里的玫瑰；　　10
贵妇们簪戴着穿行于许多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萨沃伊》(1896 年 7 月)，题为"欧萨利文·鲁阿致玛丽·拉沃尔"；收入《苇丛中的风》时题为"麦克尔·罗巴蒂斯记起遗忘了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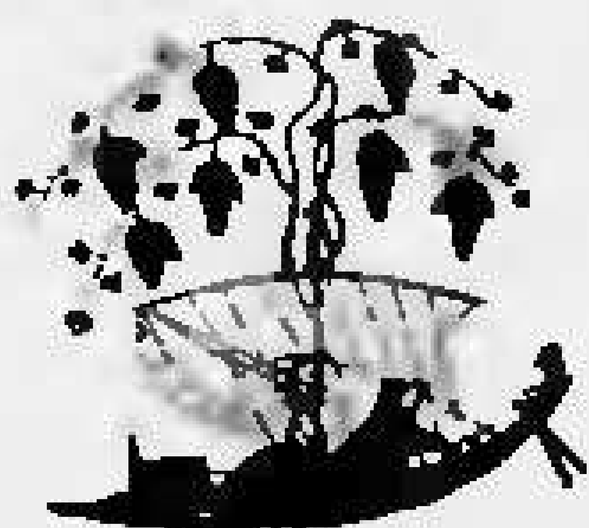


神圣长廊的露珠般寒冷的百合，
在那里香烟的灰云浓浓升起，
惟有上帝的眼睛不被迷闭：
因为那白皙的胸房和滞留的手掌
来自一个比此地幻梦更重的地方，
一个比此时幻梦更重的时辰；
当你在亲吻间不断叹息的时分，
我听见素白的美神也在叹息，
为着那样的时刻：一切必似露水消逝，　　20
除了火焰上的火焰，大海上的大海，
王位上的王位，在那里半醒半睡，
它们的长剑横放在它们的铁膝上，
她的高贵而孤寂的神秘在沉思默想。

诗人致所爱[1]

犹如潮水销蚀鸽灰的沙滩，
那被情热销蚀的白皙女人，
我带给你我无数梦的结集——
以虔诚恭敬的双手和比起
那由于时光的苍白的火焰
而饱满的弯月更古老的心：
拥有无数的梦的白皙女人，
我带给你我的热情的诗韵。

① 此诗作于1895年，最初发表于《参议院》(1896年3月)时题为"红发欧萨利文欧玛丽·拉沃尔之二"。



他赠给爱人一些诗句[1]

用金卡别紧你的头发，
束起每一绺松散发卷；
我命我心把拙诗制作：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
它从古代的战争里面
造就出一曲美丽哀歌。

你只需举起一只玉手，
拢起长发，叹息一声；
人人的心必燃烧狂跳；
朦胧沙滩上白浪似烛， 10
滴露天空中群星高升，
只为照亮你过路的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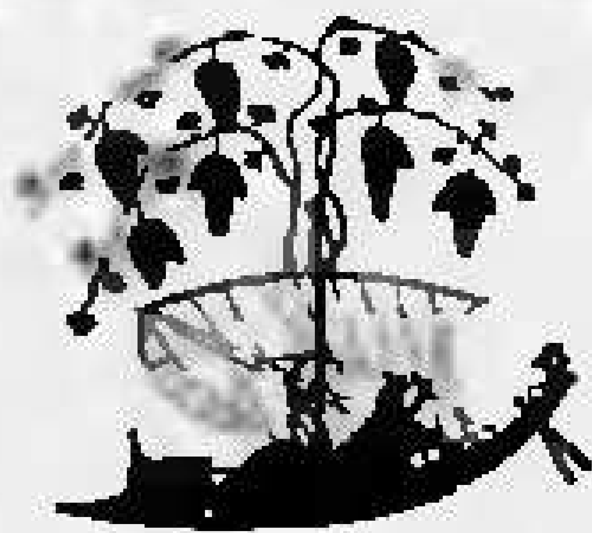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895年，最初用于短篇小说“束发”中，无题；收入《苇丛中的风》时题为“伊夫赠给爱人一些诗句”。

致他的心，让它不要惧怕[1]

安静，安静，悸颤的心；
记住那古代的至理名言：
谁要是面对大火和洪水，
面对吹过星空的风抖颤，
就让长风、大火和洪水
把他埋葬，因为他不能
属于那孤独雄伟的一群。[2]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萨沃伊》(1896 年 11 月)，题为“出自古老的日子”。
② 3—7 行 “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入会仪式用语。



饰铃帽[1]

弄臣[2]在花园里徘徊：
花园里暮色深寂；
他命灵魂出窍高飞
到她窗台上站立。

在鸥枭初啼的时分，
它蓝衣笔挺飞起：
想着一声轻悄足音，

---

① 此诗作于1893年。叶芝原注："我梦见这故事，完全如我所写，随后又做了另一个长梦，试图想出它的意思，以及我将用散文还是用诗写它。第一个梦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幻视，因为它美丽而一贯，给我以人们得自幻景的启示和升华，而第二个梦则混乱而无意义。此诗对于我总有丰富的含义，虽然作为象征性的诗，它不是总是意味相同。布雷克会说：'作者们在永恒之中，'我肯定他们只有在梦中才能被怀疑。"（1899，《叶芝诗集新编》591页）饰铃帽：马戏团丑角所戴的饰有铃铛的尖帽。
② 宫廷中服务的伶人，通常扮演丑角以博国王一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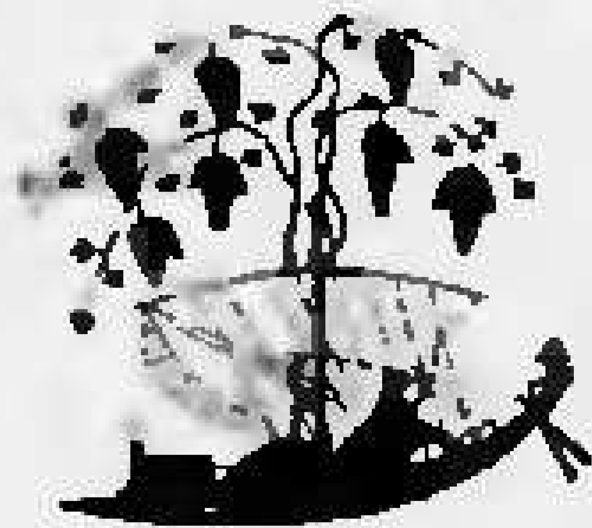
它口齿顿变伶俐；

年轻王后却不愿听，
10 披着白睡衣起身，
伸手关闭沉重窗棂，
把道道窗闩插紧。

在鸥枭不再啼之时，
他命心向她飞去；
它身穿抖颤的红衣，
隔着门对她唱曲。

梦着一绺如花发卷，
它歌喉顿变甜蜜；
但她从桌上拿起扇，
20 把它拂到半空里。

"我有饰铃帽，"他想，
"送给她我就去死"；
留在她经过的地方，
在晨光大白之时。



她把铃帽贴在胸上，
用如云浓发遮盖，
红唇对它把情歌唱
直到群星飞天外。

她打开前门和后窗，
那心和灵魂飞进；　　　　30
红的降在她右手上，
蓝的落入左手心。

它们闲聊聪颖甜蜜，
似蟋蟀唧唧和鸣；
她头发如花瓣合起，
脚下是爱的宁静。

黑猪谷[1]

露水缓缓滴沥，梦景叠聚：数不清的标枪
猛然间在我梦醒的眼前呼啸飞舞，
接着是落马骑士的铿锵声和无数
渐渐消亡的大军的呐喊声在我耳边震荡。
傍着海滩上的石栅，山丘上灰色的石冢，
我们依然劳作，当白昼沉没于露水中时，
由于厌倦了这尘世的帝国，而躬身向你，

---

[1] 叶芝自注说："在全爱尔兰流传有关于爱尔兰的敌人将在某个黑猪谷中溃败的预言，而这些预言现在，一如在芬尼亚时代，无疑是一种政治力量……在我出世前几年，一位住在斯来沟利撒德尔的老人常常晕倒，在昏迷状态下叙说关于那场大战的景象；斯来沟还有一个人曾告诉我说，那将是一场极惨烈的大战，战马将踏着没蹄的鲜血驰走；战斗结束后，马肚带将慢慢朽烂，从马腹上掉落，因为没有一只手去为它们解开。如果读一读桑斯爱弗雷泽《金枝》的启发所写的《凯尔特异教国》，把其中关于杀死狄阿来德的野猪和其他古凯尔特有关公猪母猪的传说放在一起，就会看出那战役是神话性质的，而那以之命名的猪则一定是寒冷的冬季与夏季战斗，或死亡与生命战斗的象征。"(1899—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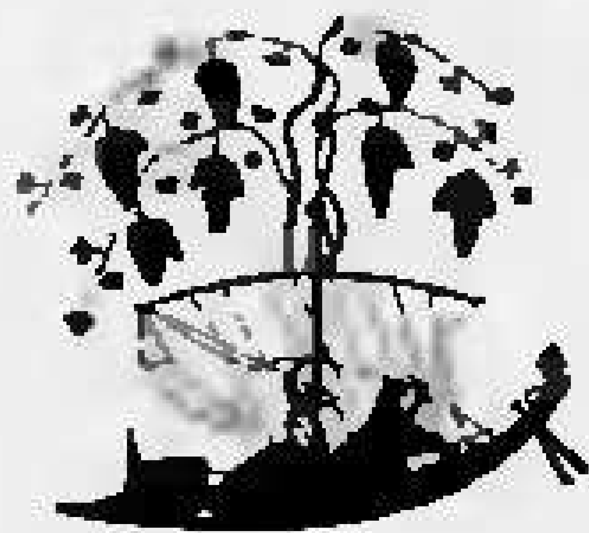
静寂的群星和那喷火的大门的主人[1]，致敬。

① “主人”：指上帝。

恋人因心绪无常而请求宽恕[1]

假如这纠缠的心用轻于空气的言语，
或那忽闪忽灭，仅仅只
希望的希望，搅扰你的宁静安居，
那就揉皱你头发里的玫瑰，
用馥郁的暮色掩住你的双唇，说：
“呵，风吹烈焰的众心！
呵，比昼夜的更替更古老的风，
喃喃低语着带着渴望来自
鸽灰色的仙境中那喧响着古代手鼓声，
10 大理石筑成的众城的风；
来自王后们用光泽晶莹的双手制成，

① 此诗作于1895年8月23日，最初发表于《星期六评论》(1895年11月2日)，题为“宽恕的曙光”，改题“麦克尔·罗巴蒂斯因心绪无常而请求宽恕”。见“无法平息的大军”一诗121页注①。



褶皱层叠的猩红战旗的风；
看见过年轻的尼娅芙[①]面带相思之苦，
翱翔在徘徊的浪潮之上的风；
曾经盘桓在最后的不死鸟[②]就死之处，
那隐蔽而荒凉的地方，
把火焰围裹在它神圣的头颅上的风；
如今依然低语和渴望——
呵，可怜的众心，不断变更，直到变更
死亡在一曲喧闹的歌里——的风"： 20
用你朦胧而沉重的长发覆盖起
你酥胸的淡白花朵，
用一声为渴望休息的万物而发的叹息
搅扰那里的馥郁的暮色。

① 叶芝解释说："尼娅芙是妲奴部族的美女，她曾把乌辛诱引到青春之乡。"(1899,《校刊本》801页)乌辛是爱尔兰传说中的勇士和诗人，是芬尼亚英雄首领芬的侄儿。

② 在古埃及神话中，不死鸟每活五百年即自焚一次，然后从灰烬中再生。

他描述一个满是恋人的山谷[1]

我梦见我站在一个山谷中，在一片叹息声里，
因为一对对幸福的恋人联翩走过我站立之处；
我梦见我失去的爱人从那树林里悄悄地溜出，
她朦胧似梦的眼眸上低垂着洁白如云的眼皮：
我在梦中高喊：啊，女人，让小伙子们把头
枕在你们膝上，用你们的长发淹没他们的眼，
否则忆起她的脸，他们会觉得别无美好容颜，
直到这世上所有的山谷都渐渐消失不复存留。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星期六评论》(1897 年 1 月 9 日)，题为“恋人的山谷”；收入《苇丛中的风》时改题为“伊夫描述一个满是恋人的山谷”。



他谈论绝色美人①

呵，洁白如云的眼皮，朦胧似梦的眼眸，
诗人们终日辛苦劳作，想要
用诗韵塑造一个绝色的美人，
却被一个女人的凝睇击倒，
被天国的悠闲的群雏征服；
因此，在露水滴沥着睡意的时辰，
我的心将磬折，在那悠闲的群星
和你面前，直到上帝把时间耗尽。

---

① 此诗作于1895年12月，最初发表于《参议院》（1896年3月）时题为"红发欧萨利文致玛丽·拉沃尔之一"；收入《苇丛中的风》时改题为"伊夫谈论绝色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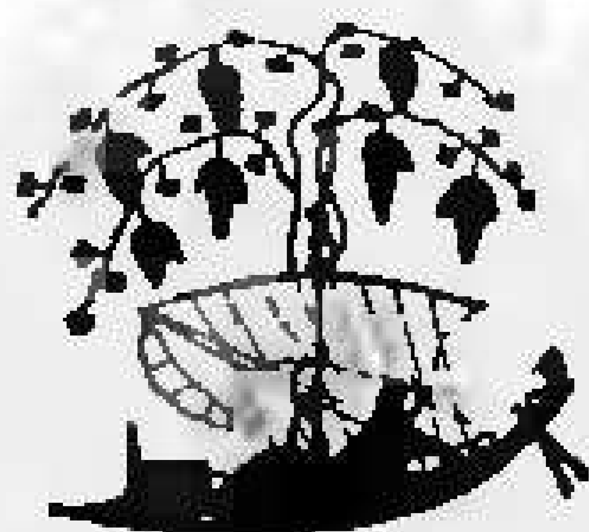
他听见蒲苇的呼喊

我信步漫游
在这荒凉湖畔——
风在苇丛中嘶吼：
直到那天轴折断，
群星不再转动；[1]
人手把东方和西方
那些旗帜扔进大海；[2]
那光的环带[3]被放松，
你才会与你的爱
同眠，胸膛挨着胸膛。 10

① 叶芝解释说："……因为这些星座围绕着天轴——许多国家古时候的生命树，并常常与神话学中的生命之树相联系——旋转。……我在'伊夫听见蒲苇的呼喊'（译按：此诗的旧题）中使它成为一棵轴树，因为这是另一种再现它的古老方式。"（《校刊本》811页）

② "东方和西方那些旗帜"指日、月，与"金色黎明"入会仪式有关。

③ 指黄道带。



他想起那些曾恶语中伤他的爱人的人们

半闭起你的眼帘，松散开你的头发，
梦想那些大人物，以及他们的骄傲；
他们曾经到处说你的坏话，
可是把这歌与大人物及他们的骄傲相比较；
我用了一口空气制造出它，
他们的孩子的孩子将会说他们曾经说谎了。

有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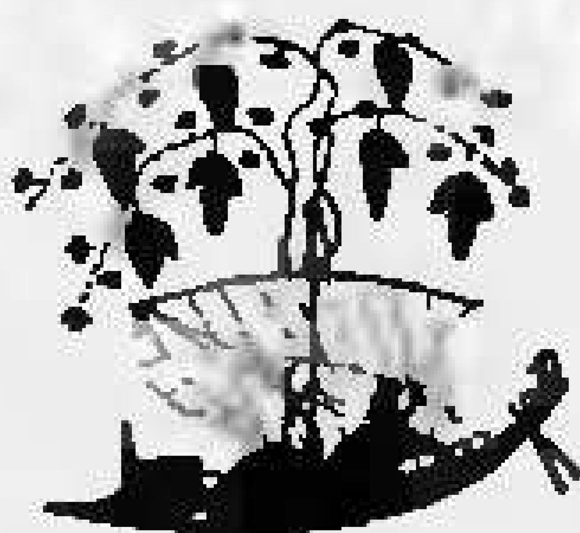
库玛尔[1]高声呼唤，垂首恭候，
直到达希[2]在洞口出现，
双目中清光一闪，站立在
山风和森林之间。

库玛尔双膝跪倒，说道：
"我经由多风的道路而来到，
为获取您一半的福祉
和在您祈祷时学习祈祷。

"我能为您捕来溪流里的鲑鱼，

---

① 此诗初版作"国王库玛尔"。显然与传说中的吟游诗人库玛尔无关。
② 此诗初版作"有福者达希"，显然与历史上的爱尔兰王达希(405—485)无关。



捉来天空中的鹭鸶。”　　10
可是达希双手交叠微微含笑，
眼睛里闪烁着上帝的秘密。

库玛尔看见种种有福的灵魂——
女人和儿童，读书的青年，
还有持牧杖披祭衣的老者——
都好似一股飘动的轻烟。

“赞美上帝和圣母，”达希说，
“因为上帝和圣母派遣
最有福的灵魂在世上行走，
以慰藉充填你的心间。”　　20

“在人人都美好的地方，”库玛尔说，
“谁又是最有福的人呢？
是否那些手持金色香炉
在森林周围吟唱的人呢？”

“我的眼睛忽闪着，”达希说，
“由于上帝的秘密的炫耀而半盲，
但是我能看见风往何处去，

能遵循风的路途方向；

“风往何处去，福祉便往何处去，
30 一旦福祉逝去，我们即死去；
我看见那世上最有福的灵魂，
他醉醺醺地点着头颅。

“呵，福祉在夜晚也在白天来临，
智慧的心知道它去往哪里；
有人曾经在美酒的红色中看见
那不可败坏的玫瑰，

“它慵懒地向他身上抛撒
褪色的花瓣和欲望的甜蜜，
当时光和世界正渐渐消逝
40 在露水和火的暮色中之时。”



隐秘的玫瑰[①]

遥远的、最隐秘的、不可侵犯的玫瑰，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萨沃伊》(1896年9月)，题为"欧萨利文·鲁阿致隐秘的玫瑰"。叶芝原注说："我觉得我无意识地改动了关于康纳哈之死的古老故事。他不是在幻觉中看见，而是听说基督受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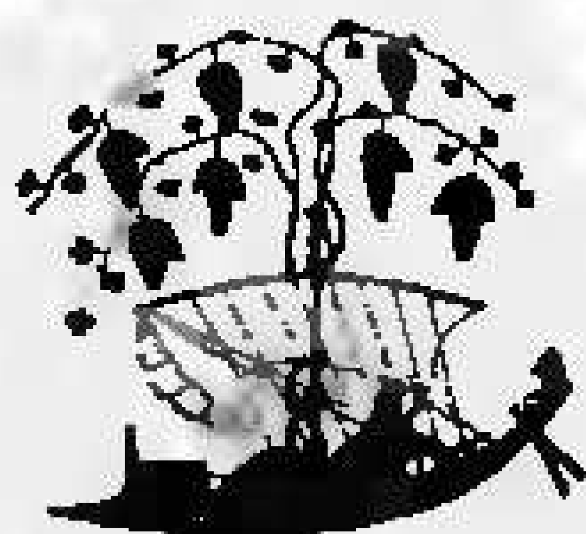
"我想像了库胡林遇见芳德'漫步在闪耀的露珠中间。'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我们古老传说中最美丽者之一。……库胡林去了众神之国，与芳德相爱了一个月，约定在一个叫'海岸尽头的紫杉'的地方与她相会，然后回到了地上。他的凡间的妻子埃玛重又赢得了他的爱，而曼南南来到'海岸尽头的紫杉'带走了芳德。当库胡林看见她被带走时，他对她的爱情复苏了，于是他疯狂了，不吃不喝，流浪在群山之间，直到最终被一个巫师的遗忘之饮治愈。

"我根据拉曼先生的《爱尔兰西部民间故事》中的一个故事'红马驹'的一些情节写'那卖掉收成、房子和杂物'的人。一个年轻人'在大路上看见一束光。他走近前去，见路上有一个敞开的盒子，里面透出一束光亮。他捡起盒子，里面盛着一束卷发。此时他为生计正不得不去做国王的奴仆。共有十一个小伙子。他们在晚上十点外出去马厩的时候，除他之外每个人都拿着一盏灯。他们分别到各自的马厩去。他到了他的马厩里之后便打开那盒子，把它放在墙上的一个洞孔里。那光非常亮，比其他马厩里的光亮一倍。'国王听说了，命他拿出那盒子给他看。国王说：'你必须去给我把这头发所属的女人找来。'最终，是那年轻人，而不是国王，娶了那女人。"(1899，《校刊本》812—814页)

请把我裹起在我最好的时刻里；在那里
那些曾经在圣墓[1]中或酒桶里
寻求你的人们安居着，远离
溃散的幻梦的骚乱；深处在
白皙的眼皮中间，带着人们称之为
美的沉重睡意。你那硕大的花瓣裹起
那古老的须髯，那头戴王冠的三博士[2]
满盛在头盔里的宝石和黄金；那目睹过
10　那被钉穿的双手和接骨木十字架
在祭司的烟雾中升起，使火把变得昏黄，
直到徒劳的狂乱觉醒而死去的国王；
那在从无风吹的灰色海岸边
遇见芳德漫步在闪耀的露珠中间，
为了一吻而失去了人世和埃玛的汉子；
那把诸神逐出他们的堡垒[3]，
宴饮，哭悼他的死者之坟
直到一百个黎明盛开鲜红的人；
那抛却王冠和忧愁，招呼着吟唱乐人

---

① 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墓。
② 古波斯祆教教士称号；在基督教传统中，特指来自东方朝见新生基督的三贤人。
③ 古爱尔兰人认为有些小山丘是超自然生灵居住的堡垒。



和弄臣，去居住在深林中，与满身　　20
酒污的流浪汉们共处的骄傲而多梦的国王；
那卖掉了耕地、房子和杂物，
在陆地和海岛寻求了无数年头，
直到伴着大笑和泪水，找到一个女人——
她如此光艳照人，竟至于人们
借她的发丝，一小绺偷来的发丝的光亮
在半夜打谷——的人。我，也盼望
你的爱与恨的大风吹起的时刻。
何时群星将被吹散到天穹四处，
就像锻铁炉中迸出的火花，然后熄灭？　　30
你的时刻肯定到来了，你的大风可吹起，
遥远的、最隐秘的、不可侵犯的玫瑰？

宁静姑娘[①]

宁静姑娘何处去，
摇着她的黄头巾？
唤醒群星的晨风
吹得我热血沸腾。
当她起身离去时，
我怎能如此平静？
呼唤闪电的话语
此刻撞穿我的心。

① 此诗最初用于短篇小说《拧绳子》中，无题，发表于《国民观察家》(1892年12月24日)；改题为“红发欧萨利文论他的流浪”、“罕拉汉因他的流浪而伤悼”、“恋人因他的流浪而伤悼”以及现题。宁静姑娘：爱尔兰传说中的和平女神。



受难之苦[1]

当那光焰四射琴瑟齐鸣的天使之门开敞；
一股不朽的激情呼吸在必朽的泥土里面；
我们的心忍受着鞭笞、荆棘冠冕、挤满
愁苦面孔的道路、手掌和腰胁处的创伤、
浸满醋液的海绵、基仲溪[2]畔的野花之时，
我们将躬身俯首，披散开长发把你遮护，
让发丝滴沥淡淡幽香，沉甸甸沾满甘露，
死白的希望之百合，激情的梦想之玫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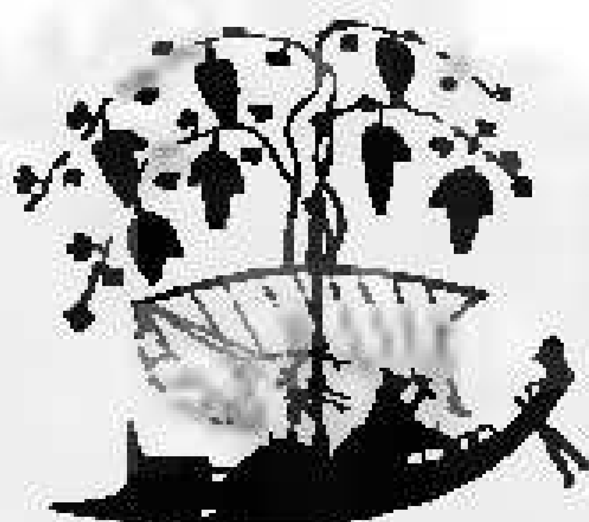
① 此诗是写给奥莉维娅·莎士比亚的。以耶稣受难故事为意象，是克丽斯蒂娜·罗塞蒂风格。

② "圣经"中经常提到的一条流经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的小溪。

恋人替旧友们恳求女友[①]

虽然你正当闪光年华，
群众和新交的噪音
都忙于把你赞夸，
但不要薄情或骄矜，
而应最多地想念旧友：
时光的苦涩洪水将泛起，
除了在这些眼里，在所有
眼里，你的美都将消失。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星期六评论》(1897 年 7 月 24 日)，题为"诗人替旧友们恳求女友"。



恋人对他的歌的未来听众说[1]

呵，从此长跪于你们的祭坛围栏前的女人们，
在我为我的爱人编织的歌掩盖了祈祷的音义，
从这已死的心散发出的烟飘流过紫色的空气
把焚烧的没药和乳香的馥郁烟气遮蔽的时分，
请俯下身来为我编织在歌里的所有罪孽祈请，
直到那迷失灵魂的代言者[2]发出她甜蜜的喊声，
远远地把我和我的爱人召唤："不要再飞行
在那盘旋的、可怜的、苦行赎罪的众生之中。"

① 此诗作于1895年11月，最初无题，用于短篇小说"红发欧萨利文的幻视"中，发表于《新评论》(1896年4月)；收入《苇丛中的风》时题为"罕拉汉恋人对他的歌的未来听众说"。

② 指圣母马利亚。

诗人祈求四大之力[①]

没有生灵知道其名称和形状的威力
摧折了那不朽的玫瑰；
尽管那七星[②]在舞蹈间曾躬身而哭泣，
那天轴之龙照旧沉睡，
它沉重的环节绵延在波光粼粼的海洋中：
何时它会从酣眠中觉醒？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书人》(1892年10月)，题为"致四大的主人来迦勒、加百列和拉斐尔的神秘祈祷"；收入《苇丛中的风》时题为"伊夫祈求四大之力"。"四大"：古人所谓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即地、水、火、风。

② 2—4行　叶芝自注说："我让大熊座的七星哀悼那玫瑰的失窃，我还让天龙座的巨龙充当玫瑰的守护者，因为这些星座围绕着天轴——许多国家古时候的生命树，常常与神话学中的生命树相联系——旋转。我就是把这生命树以其常见的作为榛树的爱尔兰形式放进了'蒙根之歌'(译按：'他想起前世作为天上星宿之一的伟大'的旧题)一诗；因为它有时以星星为果实，所以我给它挂上'弯曲的犁铧'和'导航者'星——操盖尔语的爱尔兰人对大熊星和北极星的称谓。"(《校刊本》811－8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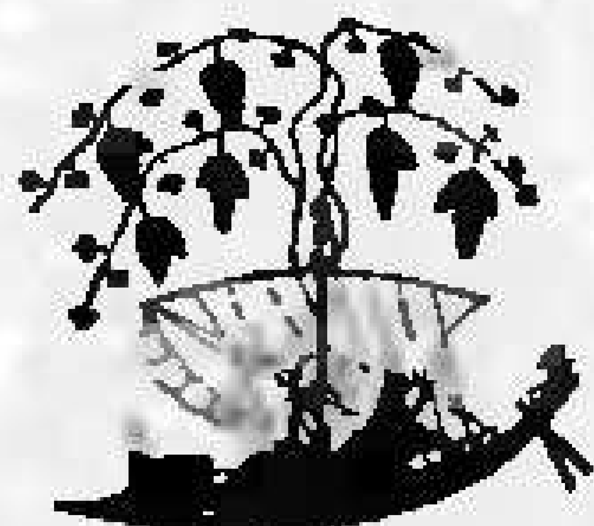


巨浪、狂风和大火的伟大力量，
用你们和谐的合唱
环绕我所爱的她，把她哄入安宁，
以使我衰老的忧虑消停；　　10
展开你们闪耀的翅膀，把昼夜的罗网
严严实实地覆盖遮挡。

昏沉思绪的微弱力量，让她别再
像那大海的白色酒杯，
当八风汇聚，日、月暗淡地燃烧在
它那云雾蒸腾的边沿时；
而让一片用音乐织成的柔和寂静流往
她的脚步走去的方向。

他愿所爱已死

假如你只是躺着，冰冷死透，
三光正朝着西天外暗淡消亡，
你就会来这里，低下你的头，
我就会把我的头枕在你胸上；
你就会喃喃低语温柔的话语，
把我宽恕，因为你已经死去：
纵然你有着野雀一般的心志，
你也就不会起身，匆匆离去，
而是会明白你的长发被缚系
10 缠绕在星星月亮和太阳上头：
呵，亲爱的人，但愿你躺在
那羊蹄草叶覆盖下的土地里，
当三光一一暗淡消逝的时候。



他冀求天国的锦缎

假如我有天国的锦绣绸缎，
那用金色银色的光线织就，
黑夜、白天、黎明和傍晚，
湛蓝、灰暗和漆黑的锦绣，
我就把那锦缎铺在你脚下：
可我，一贫如洗，只有梦；
我把我的梦铺在了你脚下：
轻点，因为你踏着我的梦。

他想起前世作为天上星宿之一的伟大[①]

我曾经在青春之乡[②]把仙酿畅饮，
如今却因洞知一切而涕泪涟涟：
在无法追忆的遥远年代，我曾经
是一棵榛树[③]，他们在我的枝叶间
悬挂着导航者之星和弯曲的犁铧[④]：
我变成了马蹄践踏的小草一株：
我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恨风者，
知道一个人，在万物之中，惟独

---

① 此诗原题为“蒙根之歌”；“蒙根想起他前世的伟大”。叶芝原注：“在凯尔特古诗中，蒙根是著名的巫师兼国王。他记得他的前生。”（《穹顶》1898年10月号）

② 叶芝自注说：“‘青春之乡’是凯尔特诗歌中诸神及快乐的死者所居地名。”

③ 叶芝原注：“榛树是爱尔兰的生命树或知识树，在爱尔兰一如在其他地方，无疑是天国之树。”（1898，《校刊本》177页）

④ “导航者之星”即北极星；“弯曲的犁铧”指大熊座，即我国所谓北斗七星。参见“诗人祈求四大之力”一诗162页注②。



他的头不会枕上他所爱女人的酥胸，
嘴唇也不会贴上那秀发，直到死去。 10
呵，荒野中的走兽，天空里的飞禽，
难道我必须忍受你们多情的鸣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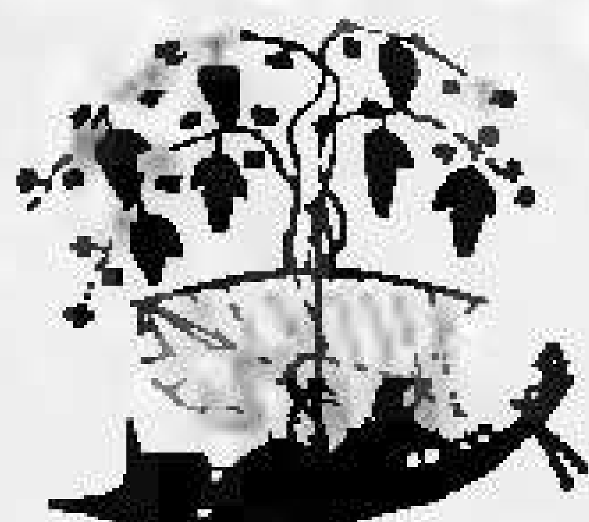
都尼的提琴手[①]

在都尼当我把琴弦一拉响，
乡亲们便起舞像海浪；
我表兄在基尔瓦内[②]当牧师，
在莫卡拉比[③]是我兄长。

我顺路拜访我的两位老兄：
他们埋头念诵祈祷书；
我捧着我从斯来沟[④]市场上
买来的歌本潜心攻读。

---

① 此诗作于1892年11月。都尼岩位于斯来沟郡吉尔湖畔。
② 斯来沟郡巴里那卡罗村附近的一个小镇。
③ 斯来沟镇西南郊马格拉波依乡镇。
④ 斯来沟郡斯来沟镇位于爱尔兰西北部，是叶芝外祖父母家所在地，叶芝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



如果在世界末日我们来到
使徒彼得[1]的座位跟前，　　10
他会对三个老鬼魂微微笑，
却最先叫我跨进门槛；

因为好人们总是快快乐乐，
除非碰上意外的烦恼，
快乐的人们喜欢琴声悠扬，
快乐的人们喜欢舞蹈：

在那里的人们一旦看见我，
他们都会来到我身旁，
欢呼"都尼的提琴手来了！"
一同跳起舞来像海浪。　　20

---

① 在基督教传统中，圣彼得被描绘为天堂的守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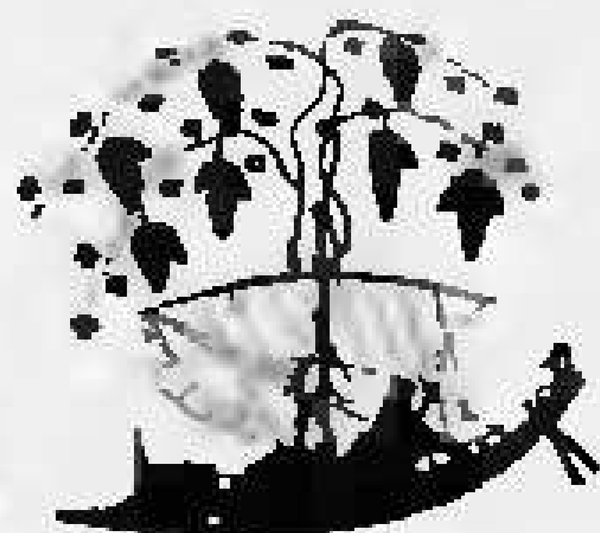
在那七片树林里[1]

1904

---

[1] 1903 年初版时还包括叙事诗“梅娃女王的暮年”和“波伊拉与艾琳”，以及诗剧《在波伊拉的海滩上》。1906 年增补 3 首诗（后又删去一首）；1908 年增补 2 首诗；现共收诗 14 首。在爱尔兰戈尔韦郡郭特乡格雷戈里夫人的庄园背后库勒湖周围环绕有七片树林，分别名为珊瓦拉、凯尔多莎、凯尔纳诺、派克纳利、派尔克纳卡莱戈、派尔克纳塔拉夫、因奇伍德。叶芝原注说：“在 1903 年的大风吹倒那么多树木，搅得野兽们不安，改变事物的面貌之前，我在那七片树林间散步的时候作出了其中一些诗……”（1903，《校刊本》814 页）





在那七片树林里[①]

我听见那七片树林中的野鸽
造出隐隐雷声，花园里的蜜蜂
在菩提树花丛中低吟；抛开了
使心变得空虚的徒劳的哭喊
和旧日的苦痛。我暂时忘却了
被根绝了的塔拉[②]，以及王位上的
新凡庸和大街上四处的叫喊，
一根根柱子上悬挂的纸花[③]，
因为万物中惟有它是快乐的。

---

① 叶芝好友、作家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在戈尔韦郡的库勒庄园包括库勒湖及环湖的七片森林。叶芝常在那里小住写作。
② 山名，在米阿斯郡境内，是古爱尔兰尤伊内尔王朝历代君王加冕之地和王国首都所在地。
③ 为庆祝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都柏林大街上结彩装饰。

10 我心满意足，因为我知道静女[1]
在鸽子和蜜蜂中间漫游，大笑着，
吞食着她那狂野的心，而那伟大射手[2]
只等发射的时刻到来，依然把一只
乌云般的箭囊悬挂在派克纳利[3]上空。

1902.8

---

① 爱尔兰神话中的和平女神的名字。
② 指人马宫射手座。
③ 盖尔语，义为“牛犊的田野”，是七片森林之一。



箭[1]

过去我一想起你的美丽，这枚箭镞[2]——
一个狂乱的念头铸就——就钉入我髓骨。
如今再没有一个男人会殷勤注目，没有，
不像她青春少女初长成的时候，
颀长而高贵，胸房和面颊
却像苹果花一样色泽淡雅。
这一位美人更柔媚，然而为了一个缘故，
我不禁想要痛哭，那旧日的美人已迟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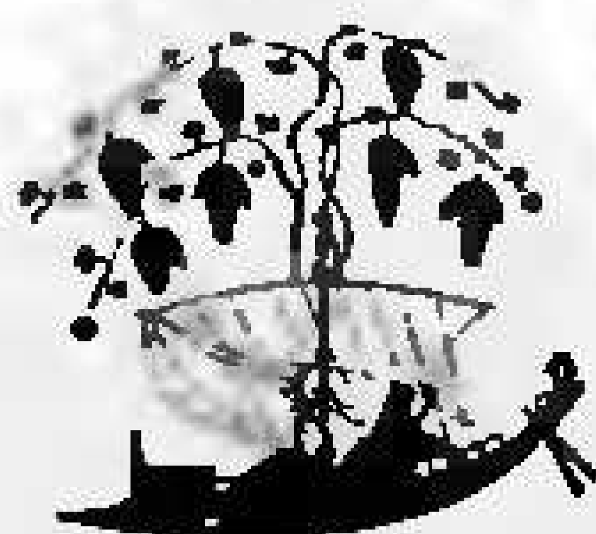
---

① 此诗作于1901年，写叶芝对于1889年与毛德·冈初识的回忆。
② 象征情欲。

听人安慰的愚蠢[1]

一个永远和善的人[2]昨天说：
“你的爱人的头发有了灰色，
她的眼睛周围几乎没了阴影；
时间只能使人更容易变聪明，
尽管现在似乎不可能，所以
你所需要的只是耐心。”
心哭喊：“不，
我没有一丝安慰，没有一毫。
时间只能把她的美重新塑造：
由于她那杰出的高贵的风范，
10 她稍有举动，周围跳动的火焰
就燃烧得更鲜明。呵，她可没有这般风姿，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发言者》(1902年1月11日)。
② 可能指格雷戈里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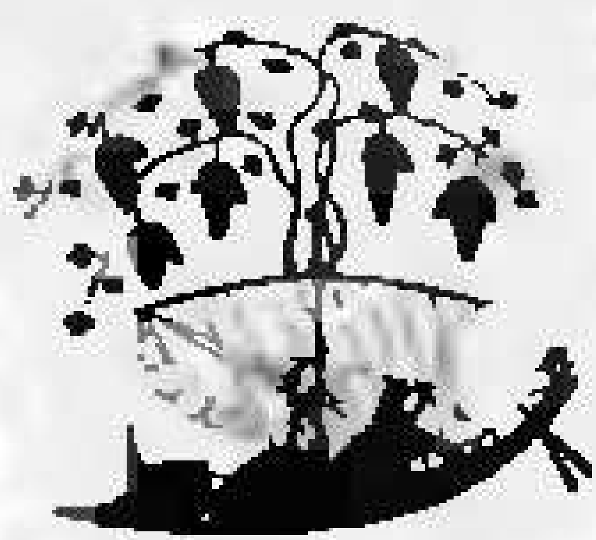
当整个狂野的夏季都在把她注视之时。”

心啊！心啊！只要她愿转回身，
你就会知道听人安慰有多愚蠢。

旧　忆[①]

呵，思绪，当白昼的结尾唤醒一个
旧时的记忆时，飞到她那里去，说：
"你的力量，如此高尚、勇猛、仁慈——
它也许能唤起一个新时代，令人想起
那些很久以前就被人想像出来的女神——
却只有一半属于你：经过漫长的青春
岁月，他揉在那面团里，谁又曾想到
那一切，和多于那一切的，会化为乌有，
而亲昵的话语也毫无意义？"可是够了，
因为我们一旦指责过风，就能把爱指责；　　10
或者，如果需要说更多，就什么也别说，
这对走了歪路的孩子们会是一种苛责。

① 此诗作于1903年12月。



切勿把心全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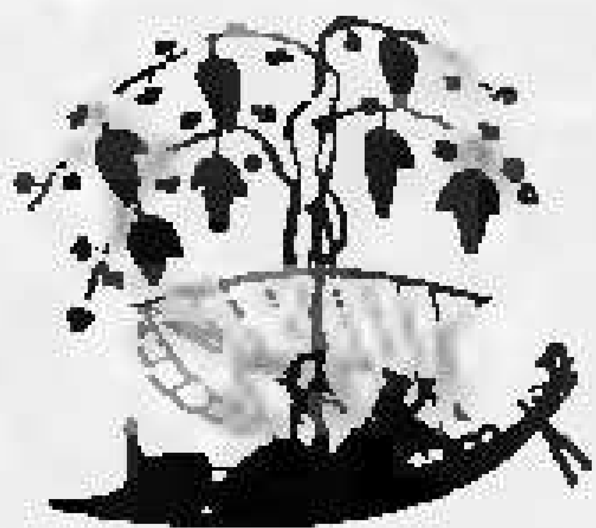
切勿把心全交出，因为爱情
只要似乎确定，它对于热情
如火的女人们便似乎用不着
一想，她们永远也梦想不到
它从一次次亲吻间渐渐消逝；
因为美好可爱的一切不过是
一种短暂、虚幻如梦的愉快。
呵，切勿把心彻底地交出来，
因为所有滑腻的嘴唇都会说，
她们把心都已交给了那游戏。　　10
如果爱到聩聋、喑哑、盲目，
有谁又能做到玩得恰到好处？
作此诗的人他知道全部代价，
因为他把心全交出又输掉啦。

树枝的枯萎

当月亮对群鸟喃喃低语的时候我大叫：
“让田凫啼唤麻鹬鸣叫在它们愿意的地方，
我渴望你的愉快、温和、悲悯的语调，
因为道路无穷，没有给我心灵的位置。”
蜂蜜般莹白的月亮低悬在瞌睡的山丘上，
我在溪流纵横的寂寞的埃赫蒂[①]山上入梦。
没有一根枝条由于严冬的寒风而枯萎；
枝条枯萎是因为我对它们讲述了我的梦。

我知道女巫们走的那些树叶覆盖的小路，
10 她们带着她们的珠冠和纺羊毛的纺锤，
和她们神秘的微笑，来自湖底的深处；

① 据传说是“妲奴部族”中的一员，亦即一女神。埃赫蒂山在戈尔韦和克莱尔郡境内。



我知道朦胧的月亮在何处漂浮，妲奴[①]之辈
在何处交缠分解她们的脚步，舞蹈在
白浪闪耀之处，当月光在海岛空地上变冷。
没有一根枝条由于严冬的寒风而枯萎；
枝条枯萎是因为我对它们讲述了我的梦。

我知道那寂静的国度，那里天鹅盘旋，[②]
它们且飞且歌，被金色链条拴在一起。
一位国王和王后[③]在那里漫游，那歌声
使他们如此快乐而绝望，盲瞽而聋聩，　　20
没了智慧，竟至于漫游到岁月全都流逝；
我知道，埃赫蒂山上的麻鹬和田凫也知情。
没有一根枝条由于严冬的寒风而枯萎；
枝条枯萎是因为我对它们讲述了我的梦。

---

① 妲奴：见“希神的出征”一诗111页注①。

② 初版的《在那七片树林里》(1903)收有叙事诗《波伊拉与艾琳》，叶芝对该诗的原注说：“……在安格斯头顶上飞翔的鸟儿是他用他的吻造出的四只天鹅；当波伊拉和艾琳变成被金链拴在一起的天鹅时，他们采取古老故事中中了魔法的恋人们所采取的形体。弥迪尔是仙境之民，即希神的一个国王；他的妻子艾阆被一个妒忌的女人所逐，一度与安格斯一起在一座玻璃房子里避难……”(《叶芝诗集新编》686页)

③ 国王和王后：波伊拉和艾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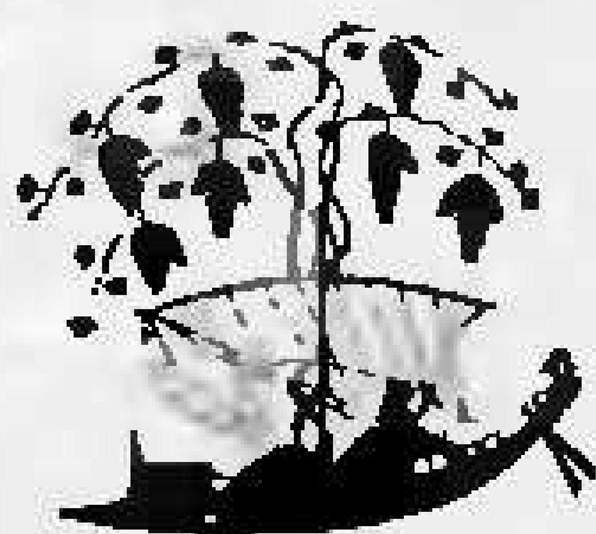
亚当所受的诅咒[1]

有一年夏末我们聚坐在一起，
你的密友[2]，那美丽温柔的女子，
还有你和我，共把诗艺谈论。
我说："一行诗须花几个时辰，
而假如不像是瞬间的灵感，
我们缀了又拆也都属枉然。
那你还不如屈膝跪地，
把厨房地板擦洗；或像个老丐
去敲砸石块，无论天气好坏；
10　因为连缀妙音绝响的工作要比

---

① 此诗作于1902年11月20日，赠给毛德·冈。上帝因亚当偷吃禁果而把他逐出伊甸园并诅咒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旧约·创世记》第3章第17—19节）

② 你：指毛德·冈；密友：指毛德·冈之妹凯瑟琳·皮尔彻太太。



这些都困难，却还要被
聒噪的钱商、教员和牧师之辈——
殉道者所谓的世俗之人——
认做是游手好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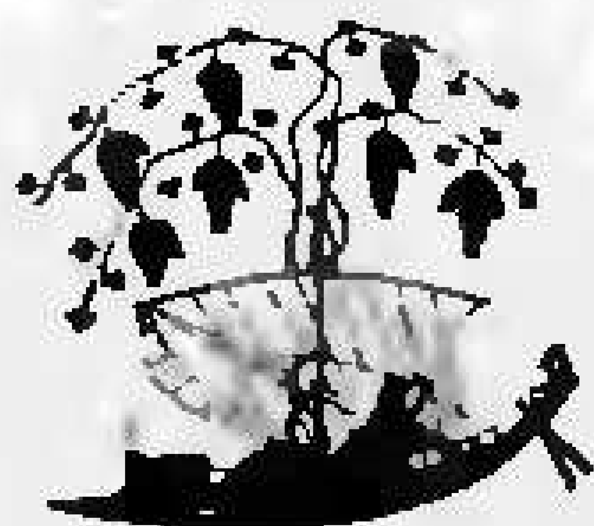
　　　　　　　　　接下来
答言的是那美丽温柔的女子：
听见她嗓音低沉甜美，
许多人都会感到心中隐痛：
“虽说学校里没有这门课程，
但生为女人就理应知晓：
为求美好我们必须辛劳。”　　20

我说：“无疑，自从亚当堕落以来，
没有美好的东西不需耗费大量精力。
曾有不少恋人认为，爱情应该
配合有十足高贵的礼仪；
他们常常摆出博学的面孔，
叹息着从古籍中博引旁征；
但如今那不过像是无聊的交易。”

提到爱情我们便沉默不语；

看夕阳最后一缕金辉燃尽；
30 在苍穹瑟瑟抖颤的碧色中，
一瓣残月，岁岁年年，
似空贝浮沉在群星之间，
任时光的潮水磨损蚀裂。

我有一个念头，只能对你说：
你美丽动人，我也尽心竭力
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热爱：
那似曾很幸福，然而我们已经
像那空洞的残月一样心灰意冷。



红发罕拉汉关于爱尔兰的歌[①]

在从左手方向吹来的一阵酷烈黑风的肆虐下；
那褐色的老荆棘树在凯门海滨[②]上空断为两截，
我们的勇气像棵老树在一阵黑风中断折而死，
但是我们把出自那双眼的火焰藏在我们心里——
胡里汉的女儿凯瑟琳[③]的双眼。

那狂风在克瑙克纳瑞之上的高空卷起云朵，
把霹雳摔打在乱石上，不管梅娃会怎么说。
好像喧闹的乌云似的愤怒使我们的心激跳；
但是我们都躬身低俯，亲吻那平静的双脚——
胡里汉的女儿凯瑟琳的双脚。　　10

---

① 红发罕拉汉是叶芝早期短篇小说里虚构的人物。至于克瑙克纳瑞、梅娃、科露什纳芑尔（此处为山名），见“希神的出征”一诗111页注①。
② 在斯来沟郡境内。
③ 叶芝剧作《凯瑟琳·尼·胡里汉》中爱尔兰的拟人形象。

那黄色的水塘泛滥在科露什纳芭尔高处，
因为潮湿的风正透过黏乎乎的空气吹出；
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血液像汹涌的洪水；
但是比圣十字架前的高蜡烛更纯洁的是
胡里汉的女儿凯瑟琳。



水中自我欣赏的老人[①]

我听很老的老人说：
“万物都变易，
我们也一个个凋落。”
他们手如雀爪，双膝
似水边的老荆棘树枝，
扭扭歪歪。
我听很老的老人语：
“美好的一切终逝去，
就像这流水。”

① 此诗作于1902年11月20日。

月 下

梦想着布莱西林德[1]，或那碧草如茵的山谷
阿瓦垄[2]，或有人看见朗斯洛在那里发疯
和暂时藏身的欢乐岛；或当奈希迎着风
扬起了篷帆之时的尤拉德[3]；或那些仿佛
过于朦胧而无法成为心上的负担的国度：
那里有七个老姐妹用日月之光纺绩长生者
纱线的“浪下之国”[4]，安格斯[5]在那里撞开
大门的“高塔之国”和其中有人在黎明的时候
杀死一头公牛，却在夜暮降临时发现它被放在

---

① 亚瑟王传奇中的森林，在布列塔尼，是亚瑟的巫师墨林的家。
② 在亚瑟王传奇中，阿瓦垄是一海岛，亚瑟曾在那里养伤。欢乐岛是佩雷斯王赠给其女爱莲娜与亚瑟王圆桌骑士之一朗斯洛的住处。
③ 即北爱尔兰王国厄尔斯特。
④ 盖尔语传说中一远古时因受魔咒而沉降到海底的美丽国家。
⑤ 见“漫游的安格斯之歌”一诗125页注①。“高塔之国”：指托瑞岛，爱尔兰神话中佛魔罗王之一科南的玻璃塔的所在地。



一具金色棺架上的“奇迹之林”[①]，我并不快乐。　　10
在那里有许多王后，像布兰雯和桂内维尔，[②]
和能变化成水獭或小鹿的尼娅芙、拉班、芳德，[③]
还有她的恋人被变做了蓝眼鹰隼的那林中女郎[④]；
无论是在梦中经过林地，或堡垒，或海滩，
还是由众多国王操桨航行在无人的波涛上，
我都听见琴弦赞美她们，或听见她们悲伤的交谈。

由于在高悬在昼夜之间的猎手的月亮
那饥饿的弯角之下所道出的什么事情，
梦想那些女人——她们的美被包裹在沮丧中，
甚至在古老的故事中——是一种重负不堪承当。　　20

---

① 爱尔兰传说故事“挪威王于女历险记”中主人公考德在“奇迹之林”中杀死了一头公牛。后来他看见一群美女向他走来，其中四人抬着一副金色棺架。领头的女于对他说，少时他转来，她们要送他一头公牛，就放在这棺架上。

② 布兰雯：威尔士传说中爱尔兰王玛索尔赫之妻，李尔之女，曼南南·麦克·李尔之妹；桂内维尔：亚瑟王之妻。

③ 尼娅芙：见“希神的出征”一诗111页注①；芳德：见“隐秘的玫瑰”一诗155页注①；拉班：芳德之妹，拉布雷德之妻，曾负责管理一口魔井，因心不在焉而被井水淹溺，变成一只水獭。

④ 考德进入“奇迹之林”之前，遇见一女子。她告诉他说，她的爱人被希腊王的女儿变成了一只蓝眼鹰隼。

蓬茸的树林

哦，快到那树林间的溪水边，那里，
步态优雅的牡鹿和他的夫人直叹息，
当他们只不过审视着自己的倒影时——
但愿谁也不曾爱过，除了我和你！

或者你可曾听见那脚穿银鞋滑行的、
白皙的、银妆灿烂的空中神女[①]的声息，
当太阳从金色的风帽中向外窥视时？
呵，但愿谁也不曾爱过，除了我和你！

哦，快到那蓬茸的树林去，在那里
10 我要把那些恋人都逐出，且大喝——

① 指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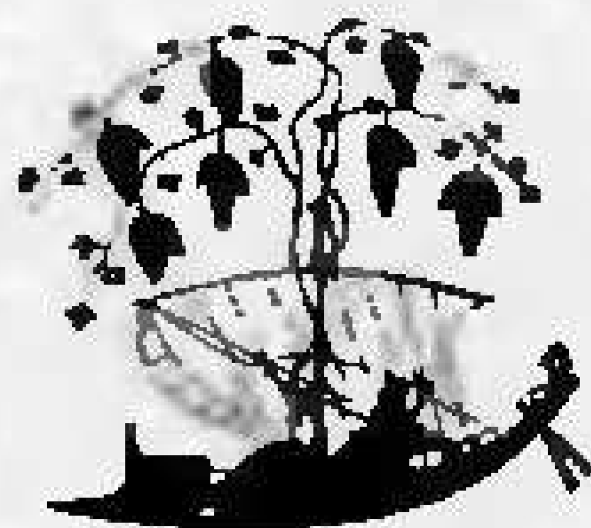
呵，我的一份世界，呵，金黄的发丝！
没有谁曾经爱过，除了你和我。

呵，别爱得太久

心肝哟，别爱得太久：
我曾久久地爱过，
但结果华年流逝，
像一首过时的歌。

在全部青春岁月里，
我们谁也分不清
彼此纠缠的思绪；
我们简直像一人。

可是呵，她一下变了——
呵，别爱得太久，　　10
不然你华年流逝，
像一支过时的曲。



乐手们为八弦琴和他们自己祈福

三个声音[齐]:快祝福那弹奏的手,
那说话的口,那音调和琴弦,
那闪光的城市的主人们①呵!
呵! 把那刺耳的小号放下,
尽管你迷醉于那颤抖
在城头和塔顶的旗帜,
迷醉于你双翼的扑扇。

第一个声音:也许他们在路上逗留。
一个拎起他的绛红袍子;
一个倚在墙上嘀咕抱怨——　　10
他惧怕致命时刻的压力。

① "主人们"、"三位一体的隶属们":指七大天使,象征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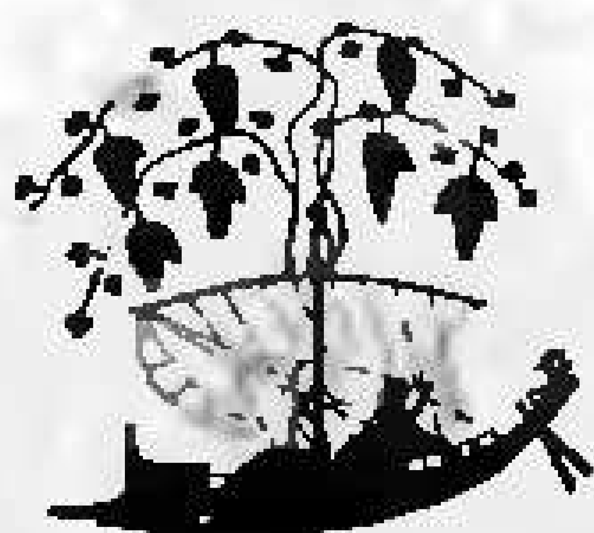
第二个声音:哦不！哦不！他们匆匆跑下去，
就像鸫鸟听见了呼唤。

第三个声音:三位一体的亲属们[①]呵，
呵，亲属们，请祝福那弹奏的手。
在这一切沉重的历史结束之后，
它们唤醒的音调将继续存留；
我们的手，我们的手必将消逝。

三个声音[齐]:骄傲而无心的音调继续存留，
20　　但请祝福必将消逝的我们的手。

---

① 同193页①。



快乐的乡镇[1]

有许多健壮的农夫，
假如能够看见
我们正骑马前去的乡镇[2]，
心就会破裂成两半；
那里一年四季
花果都挂满枝头；
河流中充溢着
红色和褐色的醇酒；
一个老人演奏风笛
在金银色的树林中；　　10
女神们成群起舞，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评论周刊》(1903 年 6 月 4 日)，题为“来自北方的骑者”。叶芝晚年(1932 年)在一次广播谈话中说，此诗象征对不可能之理想的追求。
② 指隐藏在可见世界表象背后的乐园。

她们眼碧如冰。

那小狐狸[1]他低声说：
“哦，世界的祸根怎么了？”
太阳在甜蜜地大笑，
月亮拉着我的缰绳；
但是那小红狐狸低声说：
“哦，别拉他的缰绳，
他正骑马去那乡镇，
20　那就是世界的祸根。”

当他们情绪如此高涨
竟至于动起手来的时候，
他们摘下沉重的剑，
从金色银色的枝头；
但是阵亡的所有人
都重又复活苏醒。
幸运的是他们的故事
并不为众人所知情，

---

① 小狐狸可能源自一首盖尔语歌曲“小红狐狸”，象征与物质世界为敌的同盟者。



因为呵，健壮的农夫
会让铁锹赋闲，　　30
他们的心会像一只杯，
已被别人饮干。

那小狐狸他低声说：
“哦，世界的祸根怎么了？”
太阳在甜蜜地大笑，
月亮拉着我的缰绳；
但是那小红狐狸低声说：
“哦，别拉他的缰绳，
他正骑马去那乡镇，
那就是世界的祸根。”　　40

当晚餐摆好的时候，
米迦勒[1]将从头顶上的枝头
摘下他的喇叭，
把一些噪音来吹奏。
加百列[2]将摆动着鱼尾巴

---

① 为基督教传说中的大天使。
② 同上。

从水里出来，谈起
在人们行走的湿漉漉的
路上所发生的奇迹，
并举起一只古老的
50 镶银的角觥痛饮，
直到他酣然入睡
在那星光灿烂的河滨。

那小狐狸他低声说：
“哦，世界的祸根怎么了？”
太阳在甜蜜地大笑，
月亮拉着我的缰绳；
但是那小红狐狸低声说：
“哦，别拉他的缰绳，
他正骑马去那乡镇，
60 那就是世界的祸根。”

绿盔及其他[1]

1910

① 1910年夸拉出版社初版。1912年麦克米兰版增补6首诗(其中4首后来转入《责任》)。两个版本均包括诗剧《绿盔》。现共收抒情诗21首。





他的梦[①]

我在那华美的船尾
摇着一支橹的把柄，
看我从何处能避开
海岸上的一大群人。

尽管我本该使人群
安静，但无人不说，
“那漂亮床上的尸衾
裹着的形体是什么？”

---

① 叶芝自注说：“几天前我梦见我驾驶着一条非常华丽精美的大船航行在某处狭窄的水道，两岸有许多人，船中央有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人形。人们指点着那形体，疑问着；在梦中我唱过一些歌，醒来时淡忘了，只剩下这片断的思想：‘它的肢体如此威严，我们称之以死神的美名。’我据我的梦和梦中的情感写出我的诗，几乎可以像布雷克所说，‘作者是在永恒之中’。”（1908，《校刊本》253页）

沿着岸边奔跑一番，
10 又朝着下面那东西——
它的肢体如此威严——
大喊出死神的名字。

虽然将手指唇上按，
我怎能不编这支歌？
奔跑的人群和花船
大声呼喊了一整夜，

在粼粼的海中呼喊，
狂热地叫着它的名，
因为它有如此威严，
20 美妙的名字叫死神。



荷马歌颂的女人[①]

在我年轻之时，
假如有哪个男人走近，
我就想："他对她有意，"
就又恨又怕直战栗。
可是哟！若是他无动于衷
从她身边走过，
那就十恶不赦。

于是我开始著述，
到如今，鬓发斑白，
我梦想已把我的思绪　　10
提升到如此高度，

① 此诗作于1910年4月5—15日。荷马是古希腊盲诗人；女人指特洛伊的海伦，象征毛德·冈。

以至于未来可以说：
“他在一面镜子里
描绘了她的身姿。”

因为在我年轻的当年，
她有着如火的热情，
步态那么骄傲而翩然
就仿佛踩在云端，
一个荷马歌颂的女人，
使生活和文字都变成　　20
不过是一场英雄的梦。



文　字[1]

不久前我曾经这样思想：
“我的爱人怕不能理解
在这盲目苦难的土地上
我做过或将要做什么。”

于是我对太阳渐生倦意
直到我思绪重新清晰，
忆想起我最优良的行为
就是曾经诚实地坦白；

每年我都曾哭诉：“终于
我爱人理解了这一切，　　10
因为我已经把力量攒足，

[1] 此诗作于1908年1月22日。

文字也听从我的驱策”；

假如她理解了谁又能说
筛子中会漏下些什么？
我也许把蹩脚文字抛却，
心满意足地去过生活。



没有第二个特洛伊[1]

我何必怪她，说她使我的日子
充满了不幸，或者说她近来会
教给无知群众极端狂暴的方式，
或煽动小百姓去与大人物作对，[2]
只要他们有着大如欲望的勇气？
什么又能使她安静？既然生就
被高贵锻炼得单纯如火的心地，
长得有如满弓似的美貌，具有
高傲、孤独和极其严肃的品格，
在这样的时代里显得很不谐调。 10
嗨，她就这样，又能做出什么？
难道还有一个特洛伊供她焚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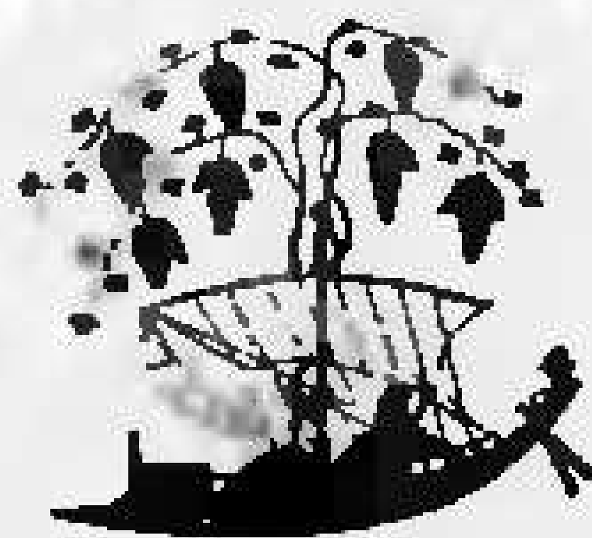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08年12月。据希腊神话，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走斯巴达王后海伦，引起十年战争，最终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焚毁。叶芝此处以海伦比毛德·冈。
② 毛德·冈在爱尔兰政治活动中鼓吹暴力革命，叶芝对此持不赞同态度。

和 解[1]

有的人也许会责怪你，说是你夺走了
那些能够在那一天感动他们的诗歌，
当时，霹雳把双耳震聋[2]，闪电把两眼
耀盲，你离我而去，于是我寻不见
可以制作一首诗歌的素材，除了君主、
头盔和刀剑，以及半已遗忘的事物——
仿佛是关于你的记忆——但此时此际
我们将退出，因世人生活一如往昔；
我们将在阵阵发作的大笑、大哭之中，
10 把头盔、王冠和刀剑统统扔进深坑。
可是，亲爱的，抱紧我；自从你走后，
我的贫瘠的思想已寒彻了我的骨头。

---

① 此诗作于1908年9月。
② 1903年，叶芝在都柏林正要做讲演时，听说了毛德·冈在法国结婚的消息。他做了讲演，但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王与非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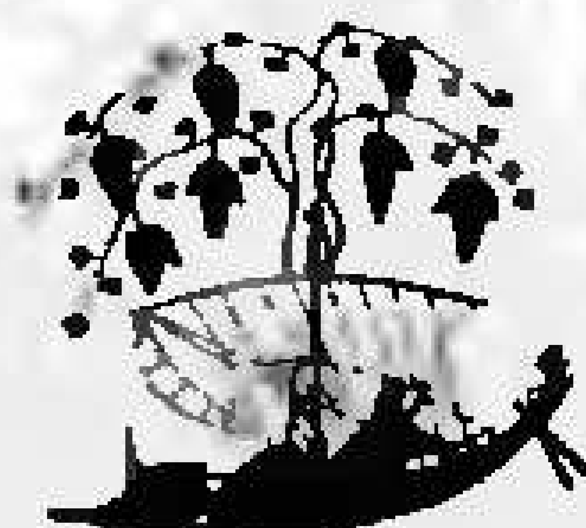
“但愿那决不仅仅是人的声音!”
那非王大喊,然后他便成了王,
因为他不曾听见与词语相当
但又不仅是喧嚣的任何声音;
然而古老的传奇好意,让他得胜,
我忘却了是以何方式或在何处,
虽然他只有大炮——而拥有一如
传说般美妙的思想可发现的我们
已被很久以前你在暂时的愤怒中
发下的那个誓言[2]击败打倒; 10

---

① 此诗作于1909年12月7日。第一行取自英国剧作家弗朗西斯·鲍蒙特(1584—1616)与约翰·弗莱彻(1579—1625)合作的剧本《王与非王》(1611年上演,1619年出版)。其中阿尔巴契斯王爱上了他的妹妹潘西娅,但后来发现他是前国王的养子,原本“非王”,故得以娶潘西娅而成王。
② 毛德·冈曾发誓不结婚。

我没有你的信仰[1]，怎会知道
我们在那坟墓之外的耀眼光亮中
将找到像所失去者一样好的事物？
一时的亲善，一天的传闻，
哪个跟哪个的惯常内容，
可是灵魂和肉体都还不曾接触。

① 毛德·冈结婚前成为天主教徒。



和　平[1]

啊，但愿时光能够描绘一个体形，
能够显示荷马时代所孕育、
一位英雄所得的酬报是何等尤物。
“假如她的一生不仅仅是暴雨狂风，
难道画家们就画不出一个线条
如此高雅的体形，”我说，
“一个如此优美高贵的头颅，
妩媚中透出的那十分冷峭，
坚强中透出的那十分甜美？”
啊，只有时光把她的体形描绘，　　10
那最终将来的和平才会来到。

① 此诗作于1910年5月。

反对无价值的称颂[1]

心啊，平静吧，因为
无赖和白痴都无法打破
并非令他们喝彩的东西，
那是为一个女人[2]而作。
够了，假如辛劳已显然——
她就这样使你的力量复元——
像是荒野发出大吼之前
一头狮子所做的梦，
一个在你们两人之间，
10　骄傲者与骄傲者之间的秘密。

什么，你仍然要他们的称颂！

---

① 此诗作于1910年5月11日。
② 指毛德·冈。



但这儿有一篇更崇高的颂歌：
她的生活的迷宫
被自己的陌生所迷惑；
她在梦中所给予的东西
如何从同一无赖和白痴那里
赢得恶语中伤、忘恩负义；
对，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恶行。
然而她，在她的路上唱着歌子，
半像狮子、半像童子，平平静静。　20

对困难之事的强烈爱好[①]

对困难之事的强烈爱好
已使我血脉中的元气干枯，
把自发的欢乐和自然的满足
攫出我的心。有事使我们的马儿[②]烦恼，
它，似乎不曾具有神圣的血统，
也不曾在奥林匹斯山上踏云奔腾，
却必须在鞭打下发抖、挣扎、流汗和惊跳，
好像拉着铺路的碎石。我诅咒
那些必须以五十种方式排演的戏剧，
诅咒整天与每个无赖和白痴进行的争吵， 10
剧院的事务，人员的辖管。

① 1899—1910 年间叶芝忙于艾贝剧院事务和写作剧本，很少写诗。
② 指希腊神话中的飞马珀伽索斯。它的蹄踏之处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得灵感。



我发誓在黎明再度转回之前
我将找到那马厩，把门闩拉掉。

祝酒歌[①]

美酒口中饮，
爱情眼角传；
我们所知惟此真，
在老死之前。
举杯至双唇，
眼望你，我轻叹。

---

① 此诗作于1910年2月17日，是为格雷戈里夫人根据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的《女店主》改写的剧本《米兰朵丽娜》所作的女主人公的一段唱词。叶芝称此诗和"面具"一诗的灵感得自梅波尔·狄金生。



智慧随时间到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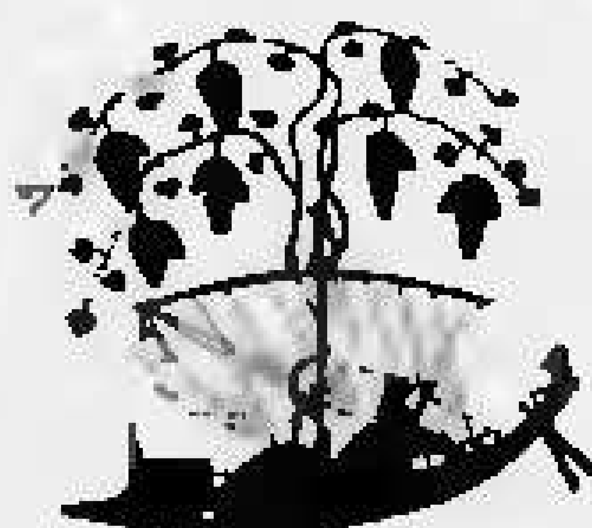
叶子虽然繁多，根茎却只一条；
在青年时代说谎的日子里，
我把我的花和叶在阳光里招摇；
现在，我不妨凋萎成真理。

① 此诗作于1909年3月22日，原题"青年与老年"。

听说我们的新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反对不道德文学的骚动[1]

除了这里，哪里，哪里有真理和尊严，
渴望出卖自己以换取酬报，
去对限制无所顾忌的中年的青年
恶意地捧腹大笑？

① 此诗作于1912年4月3日。都柏林大学学院建立于1854年，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大学，其新是相对于建立于1591年的都柏林三一学院而言的。



致一位诗人，他想让我赞扬某些摹仿他和我的坏诗人[1]

你说，正如我曾经常常出借舌头
赞扬别的人所说或所唱的东西，
赞扬这些人的仿制品也算是明智；
但可曾有赞扬它身上跳蚤的狗？

① 此诗作于1909年4月23—26日间，原题"致AE(乔治·拉塞尔)，他想让我赞扬他的圈子里某些摹仿我的诗人"。

面　具[1]

“摘下那眼窝镶嵌翡翠
闪耀的黄金面具。”
“哦不，亲爱的，你如此冒昧
想要知道心儿是否狂野而睿智，
却又不冷不灰。”

“我只要知道应该知道的，
是爱还是欺骗。”
“正是这面具占据着你的头脑，
后来又拨动你的心弦，
而不是它后面的真貌。”　10

---

① 此诗作于1910年8月至1911年5月间，是剧本《演员女王》中男女对白的一首抒情诗。



“可是以免你我成为仇敌，
我一定要求你照办。”
“哦不，亲爱的，让一切如此；
只要有一团火在你我心中烧燃，
这样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一幢被土改运动摇撼的房子[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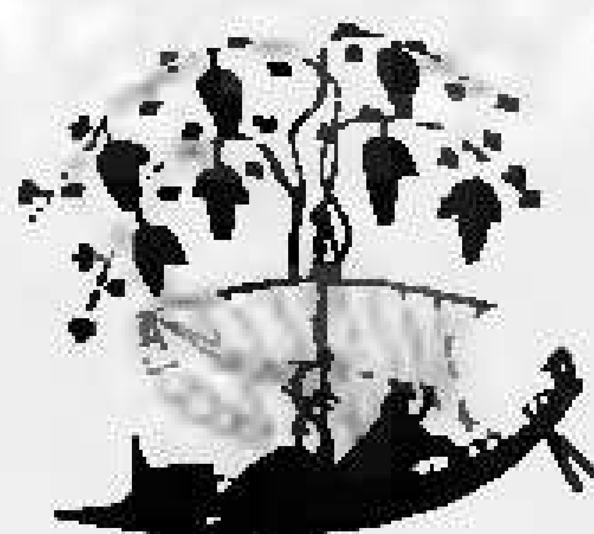
假如这幢房子[2]——在这里很久以往
激情和规矩曾经是一体——变得过于
颓败，而无法孕育那热爱太阳的
无帘的眼睛[3]，那在翅膀忆着翅膀之处
成长的欢畅大笑的鹰一般的思想，
以及从最好的编结到最好的编结的
一切，这世界又怎会更幸运？尽管
中间的栋梁较结实，支撑着房子未倒，
它们的运气又怎会高升得足以触及

---

① 此诗作于1910年8月7日，最初发表于《麦克吕尔杂志》(1910年12月)，题为"致一座在变革时代的乡间大宅"，收入《绿盔及其他》中题为"关于一幢受威胁的房子"。叶芝在日记中解释说："我听说法庭判决减租的结果时写了此诗。"

② 指库勒庄园。

③ 据说只有鹰能够直视太阳而不瞬。



那统治人们的天赋神赐，然后抵达 10
渐逝的时光的最后赠礼，一篇以
大笑、愉快和安闲构成的书面讲话？

在艾贝剧院[1]

（仿龙沙）

亲爱的克瑞伊文·伊文[2]，请来调查我们的案件。
当我们高高浮在空中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说
如果我们保持那飞翔，他们就要离开那个地点，
而在另一天，因为我们用普通事物创造我们的
艺术，那相同的成百上千人又那么无情地嘲弄，
以至于你可能会梦见他们终其一生
都渴望仔细观察某种翅膀的滑行。
你曾经娇惯他们，用书本知识喂养他们，
对他们深知人骨；请传授给我们——
10 我们将保守秘密——一种新的讨好的伎俩。

---

① 此诗作于1911年5月。艾贝剧院是由叶芝等人于1905年在都柏林创建的。彼埃尔·德·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叶芝此诗与龙沙《情诗二集·玛丽之爱》中第一首十四行诗很近似。

② 盖尔语，义为"令人愉悦的灌木丛"，爱尔兰盖尔语学者、作家、第一任总统道格拉斯·海德(1862—1949)的笔名。



有没有一副笼头给这位普洛透斯[1]神？
他就像他那透气的海洋一样变幻无常。
或者，最受欢迎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
不是当他们嘲笑我们时我们又报以嘲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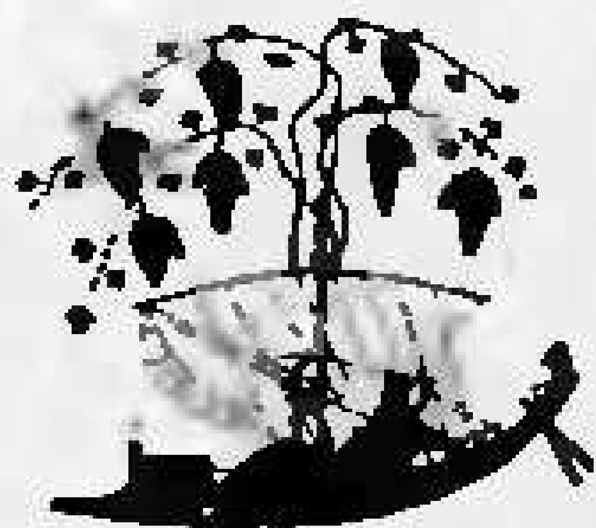
① 希腊神话中的善于变化的海神，波塞冬和忒提斯之子。

这些是云翳[①]

这些是落日——那闭起他燃烧的
眼睛的君王——周围的云翳：
弱者攫夺强者创造的成果，
直到那被高高举起的重重落地，
和谐之后紧跟着不和谐，
万物都处于同一平庸的层次。
所以，朋友，假如跑完伟大的赛程，
而遇到这些事情，你反而
更因此与伟大结成了伴侣，
10 尽管你叹息是为了孩子：
这些是落日——那闭起他燃烧的
眼睛的君王——周围的云翳。

---

① 此诗作于1910年5月，赠格雷戈里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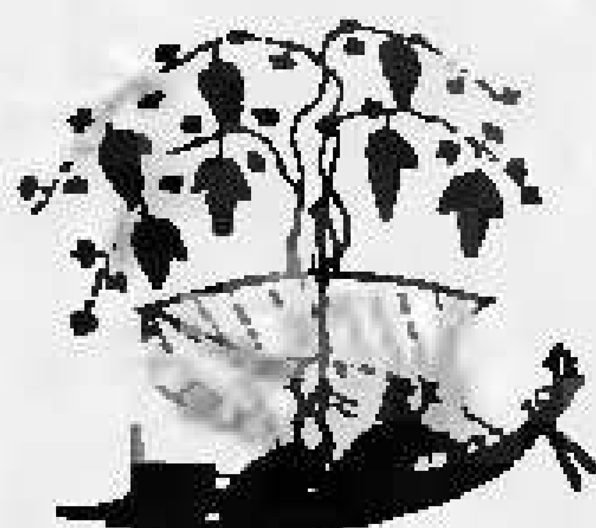
在戈尔韦赛马会上[1]

在赛马场所在之处，
嗜好使众人心意相同，
奔驰的骏马上的骑手，
后面围拢来的群众：
我们曾经也拥有嘉宾，
作品的聆听者和鼓励者；
对，有骑手们做良朋，
在商贾和职员对这世界
呼出怯懦的气息之前。
唱下去：在某处某个新月时辰； 10
聆听着整个大地把曲调改变——
它的众生狂野，它又重新
像这赛马场一样高呼大喊——

① 此诗作于1908年夏。戈尔韦赛马会每年夏季举行。

我们将获悉睡眠不是死灭，
将在骑马的人们中间
找到鼓励者。





一位朋友的疾病[1]

疾病带给我这种
想法：在他那天平中，
虽然世界仿佛一块煤炭，
烈火已把它焚尽，
我又何须灰心？
既然我看到一个灵魂
与它轻重一般。

① 1909年格雷戈里夫人患重病，几乎死去。

凡事都能诱使我[1]

凡事都能诱使我抛开这诗歌艺术：
从前是一女人的脸[2]，或更其不如——
我那傻瓜治理的国土貌似的需要[3]；
如今什么也不比这已习惯的辛劳[4]
来得更得心应手。在我年轻之时，
我从来不曾花一分钱听一支歌子，
除非那诗人是以那样的曲调歌唱，
能令人相信他有一把剑藏在楼上；
可是现在，只要我能够随心所欲，
我宁愿又冷又聋又哑甚于一条鱼。　10

---

① 此诗作于1908年夏，最初发表于《英格兰评论》（1909年2月）时题为“分心”。
② 暗示对毛德·冈的迷恋。
③ 暗示对政治运动的热衷。
④ 暗示剧院事务的经营管理。



铜分币[1]

我喃喃自语:“我太年轻,”
转念又想:“我已不算小”;
为此我抛起一枚分币
占卜恋爱是否还嫌早。
“去爱,去爱,小伙子,
如果姑娘年轻又美好。”
啊,分币,铜分币,铜分币,
我陷入了她的卷发圈套。
那分币面对着我唱起来:
“没有谁聪明绝顶, 10
足以窥透其中的奥秘,
那陷人她卷发圈套的人
得把爱情久久思寻.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绿盔及其他》时题为“青年人的歌”。

直到时光线圈不再缠绕。”①
啊，分币，铜分币，铜分币，
开始恋爱怎么都不嫌早。

① 9—14行　另本作："啊，爱情是个曲折的东西。/没有谁聪明绝顶/足以窥透其中的奥秘，/他得把爱情久久思寻，/直到群星都已飞逝，/阴影把明月吞噬掉。"